



第二號

# 矛盾香月刊

2

一九三九年  
五月二十五日



把砲口對準。  
他媽的，  
就這一砲，  
要炸這些狗，  
連一個都不准。  
燒成灰燼，

# 矛盾月刊第二期目錄

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壇總結算<sup>上</sup>.....辛 予

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鄭振鐸

長人.....劉祖澄

洗臉巾.....肇 齡

詩 夜戰.....王平陵

別.....沈紫曼

薄暮的景色.....金素兮

選 我怎能平下心去.....趙景深

鉄蹄下的蠕動.....袁牧之

失.....	李孟平
盜用公款的人.....	林忍
累.....	柳竹人
結婚與聖誕 <small>(屠思托夫新著)</small> .....	左晨
張大帥的故事.....	潘子農
三雙絲襪 <small>——四(津曼諾夫著)</small> .....	維明
國際文壇情報.....	
「白倫姆戲院」寫出之經過.....	時甫
在歐洲譯出的幾本中國小說.....	時甫
矛盾陣營.....	

七、	所謂民衆戲劇……………	予展
八、	說風涼話者……………	右謙
九、	摸屁股文學大發賣……………	予展
〇、	論一國三都……………	予展
一、	請廣開審查之門……………	予展
	從編輯部播送……………	潘子農

## 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壇總結(上)

辛 予

序 一 整個中國文壇的鳥瞰

追隨着世界形態的動亂，一九三一年中國社會的一般現象是毫無兩樣地陷落於動亂之中。而整個中國的文壇，也由於這洪流的衝激，開始在牠本身廣大的領域內建築了一座「思想與意識」的分水嶺起來，這，便是左翼的普羅利塔利亞特文藝，與右翼的民族主義文藝的對峙局面之釀成。

如果我們把自己位置在第三者的立場，以純粹的客觀眼光來觀察這兩大派別在這一

年中勢力之消長，及其讀者大衆之把握的數量，立刻就可以使我們明白時代是在需要一點什麼？而且在另一面，也同時很準確地指示出我們今後所應該走的途徑。

承襲着創造社這一系提倡「革命文學」的主張，經過第三國際羽翼下的中國共產黨的眷養而吶喊着「普羅利塔利亞特」口號的左翼聯盟這一羣，在其初始發動之際，似乎也有過一番很澎湃的景況；當時上海的出版界是整個地被他們盤據着，所有各書局的定期出版物，也由於環境的威脅與牽制，多半被利用爲機關的宣傳品。因之一般本來徬徨在歧途中的青年讀者，惑於眼前新奇的熱鬧的變幻而跟着盲目地附和起來了。依照真理來批判：若果普羅利塔利亞特文藝運動確實是誠意的爲了勞苦大衆底解放；而並不希望藉此來完成幾個野心者個人的利慾，則其存在性是絕難否認的。無奈這一羣所謂中國左翼作家，過去多半是沉淪於重份的「羅曼蒂克」底氣霧裏邊；他們的口頭雖然很堂皇的叫出了這嶄新的口號，但是本身的實際生活却依然迷戀着舊的頹廢底骸骨。他們不僅沒有挺身到勞苦大衆的隊伍中去體驗；甚至連一個浮面的概念都不會觀照清楚，於是這一種欺騙了勞苦大衆的賣買——純粹出於個人主義底理想的，虛設的口號文藝，終於在一瞬的時



間中爲青年讀者們所識破而整個奔潰下來了。

在同一時期的另一場合，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也是猛烈地進展着，他們所把握着的羣衆，並不稍減於左翼方面的數量，其原因當然是很明顯的：——第一，文藝這東西是本來屬於民族的，一個作家體驗了人生而表現出來的作品，其內質也就包含着這作家所處身的某民族某時代某環境的特性。再如近期各國的作家，都很注意於地方色彩（Local Colour）的描寫，將這種地方色彩廣義的解釋或運用起來，即是民族性的表現。所以民族主義文藝是比較地容易被一般讀者所接受的。第二，近年來中國的大衆是被壓迫於白色和赤色帝國主義的兩重壁壘之下，每個人都同樣地感受着重份的痛苦，他們眼看到國家的垂危，民族的貧弱，他們要吶喊，要鬥爭，要從鐵蹄下掙扎出來，爲這，民族主義文藝是那樣適合於時代的需要而被熱烈地擁護着了。

雖然，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是如此造基於廣大的羣衆而生存着，但試一檢討其陣容，總覺得還缺少一種一貫的中心意識（Central thought）之建樹，這一點，只要看他們所有刊物底各種不同的理論，就可證明。由於這原因，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到了現在，作

算沒有像普羅利塔利亞特文藝那樣的奔潰，至少也在逐漸消沉下去了。

在這裏，我們要縮小範圍，回頭過來展望一下一九三一年的南京文壇。這個陰森的古城，在過去的歷史上是簡直連一點兒文藝的影蹤都找不出來的。到了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奔向長江領域而中國國民黨建都於此之後，由於社會組織的逐漸形成，文藝也適應環境的需要，開始萌發出幼稚的嫩芽，如此醞釀到第五個年頭，終於爆發了空前的蓬勃景象，開拓了南京文壇底第一頁紀錄。這樣不偶然的突進，自然是很值得我們加予注意和考究的。

爲着檢討過去的工作成績，以及決定今後努力的方向，後遊將開始這短短一年間的總結算。

中國文藝社——組成份子的檢討——月刊與週刊——「茶花女」之演出

中國文藝社，這是一個創辦得最早而且規模也最大的文藝社團，成立的時期大概是一九三〇年的七月間。其組織的系統與經濟之來源，完全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有直接的關係。爲這，過去會有許多批評者以此來詬病該社，說得非常之難堪。其實，這一般批

評者的態度，在我們看來是不大適當的。一個政黨用文藝政策來幫助其主義之完成，這方法在原則上是應該許可的；因為文藝不僅是反映了時代，且還負着推進與啓開時代的使命。只要這些運用文藝政策者的本身並不會離開時代的需要，即使被取作工具，對於文藝也是沒有什麼傷害的。所以在這裏，我們先得糾正那些淺見的批評者之謬誤。

由於前面所述及的這一點政治上的關係，一般的直覺全都以為這組合必定是竭力在提倡「三民主義文藝」的。實在呢，事實倒並不如此；他們不僅是沒有明顯地給自己劃下一條應走底路線與準確的目標，甚至否認了文藝與時代的連繫而以極端模稜極端灰色的態度，主張藝術至上主義者那種爲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論調。在「文藝月刊」創刊號那篇「達賴滿的聲音」裏邊，他們是這樣公開的明示給讀者們：——

憑我們那種淺薄的視覺，就向來沒有看見歷史上的，現代的，一切古往今來的文藝創作家，是爲着某一個時代而創造文藝，爲着某一個階級而寫作文藝。我要問問易卜生，你是不是早就預存着一個社會問題，婦女問題的成見，而後纔去寫你的「傀儡的家庭」？我要問問王爾德，你是不是早就打好了反宗教的腹稿，而後才去

寫你的「莎樂美」？……

……文藝是人性自發的最天真的衝動，爲愉快而創造，爲創造而愉快。文藝家是時代的預言者，是靈魂的冒險者。……

是多麼堅決的肯定啊！他們是這樣輕輕地拋棄了自己這組合的作用與意義，套上這副死灰的紳士臉幕。他們只要做一個叛離現實的虛偽的「時代的預言者」，却不願意去做時代的工作者。所以到了後來，他們便詩人一般的謳歌文藝起來：——

……你是人的內心的大海，你是根深蒂固的靈魂……你是利害的世界之外的你自身就是一個世界，你有你的太陽，你有你的法則。……

從這種語氣裏邊，我們可以知道這組合中的人們是十分頑固地將自己脫出了社會的核心，退落到時代的水平線之最下層去了。這樣的態度，從他們所有出版物的內質上看來，直到眼前還是保存着，甚且有增無減的。所以，如果單就思想方面講，這組合是顯然落伍的。

中國文藝社的組成份子，其比較最重要而又爲一般所注目的是：王平陵，左恭，鐘

天心，繆崇羣等四人。據我所知道，努力於文藝的歷史是王平陵最早，他曾經出版過好幾個單行本，現在是在編輯中央日報的附刊「大道」。從他歷來的理論文字來觀察，他是主張「民族主義文藝」的，他認為文藝根本就是一種工具，是一種武器，用這工具與武器來喚醒大眾的民族意識，這是眼前必要的工作，且不容有絲毫懷疑之存在。他的見解和其他幾個人自然是絕端不同，因此之故，只編過幾期的月刊，就因為思想衝突而被奪去了，以後也少看見他的作品在月刊上發表，這是很可惜的。

左恭與鐘天心兩人的名字，我們似乎很不熟諳，前者曾以「徐子」這個筆名在月刊上登過一篇中篇小說「金魚」，故事很平淡，行文的技巧也不見得高妙，文藝月刊自第二卷起是改由他編的。後者鐘天心，實在是一個政治舞台上的活動者，對於文藝，知道的極有限，從他那些半古半今，非驢非馬的抒情詩看來，簡直是淺薄得不成樣子，這人在文藝上的成績，似乎遠不及他在政治方面底活動能力來得可觀。

繆崇羣在思想上，也是主張「為文藝而文藝」的。他的散文寫得非常美麗，頗具日本作風。以前曾經在「小說月報」及趙景深主編的「現代文學」上發表過幾篇作品，是

很得到過讀者們讚賞的，但同時也有人罵他過份的頹廢，不過他的身體不很健康，患着很沉重的肺病，而他的環境與遭遇，聽說也是非常苦痛的，對此，我們似乎應該給他一點原諒，不宜過份苛刻的責備。從左恭離開南京後，月刊由他編輯，直到現在。

在南京所有的定期刊物之中，文藝月刊的內容是應該站在第一位。從每期的目錄裏邊，我們可以看見隨處堆滿着那些爲一般讀者所熟識的大作家作品，考其所以能夠將內容弄得如此充實的理由，第一是有豐富的稿費；成名的大作家對於「錢」這個字所抱的態度是並不和世間的庸俗之流有所區別，有到三元至五元一千字的稿費，縱使你不去找他，他們也會非常謙和地來「毛錐自荐」的。而文藝月刊那種模稜灰黯的態度，尙可以使一些老成持重的大作家不致有左右爲難的苦痛，名著巨作之能夠源源而來，這也許就是理由的第二點。

不過在另一種見解上，我們對於這本內容豐富的刊物，却又不能不有所非難。誰都知道：中國文藝社迺是一羣文藝作者與愛好者之集團，出版定期刊，其目的當然是要表演他們這一羣的智識與才能；是屬於「同人雜誌」這一類的，性質應該完全和書局爲了

營業而出版的刊物絕對兩樣。如果書局的刊物去拉攏幾位偶像作家來裝幌子；藉以企圖謀利是可以容許的。若是一個文藝社團的「同人雜誌」也這樣辦法，則未免太失去了這社團存在的意義了。試翻遍十多期的文藝月刊，幾乎找不出幾篇是他們社員的作品，這現象，若非編輯者之過份崇拜偶像，則一定是刊物本身之側重於商業化。然而，以一本同人雜誌而如果染上了這兩種傾向之一，也已經是很可怕的病態了。

就文藝月刊的外形而論，也有着一點不甚使人滿意之處；編排太覺呆滯，而封面的式樣則始終輾轉於模仿的路上，起初是學「小說月報」，後來是學「新月」，此雖小節，但也足以顯示這刊物的缺少創造能力。

文藝週刊是附隨於中央日報出版的。前數期的編者也是王平陵，後來則由繆崇羣主幹。態度也同月刊一式一樣，是從來不曾提及一點什麼主義的。在這小小的篇幅之中，總算是發表了一些社員的作品，然而這也是很有限制的；事實上儘有許多社員底值得一讀的稿子，是格於思想與感情的成見而被擯棄的，這也是不大妥當的事情。

在一九三一年的六月初，中國文藝社會以空前的經濟力量，出演了 Dumas Ale-

André 的「茶花女」。這大規模的演劇是着實騷動了陰森的古城，使戲劇界原來死寂的空氣爲之一變。而且從這次相當成功的結果之中，更爲南京的舞台上發見了幾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在這樣的時代裏選擇了這樣的劇本來上演，除掉是充份表現了中國文藝社那種一貫的「爲藝術而藝術」的態度而外，別的意義却找不出來。

總之：以中國文藝社那樣完備的組織，及其充足的財力，至少在南京的文壇上是應該開拓一點光榮的歷史出來的。然而卒因思想之沒落，態度之模稜的原故，給予大眾的一切實在是太少了。這是缺憾；是很足以惋惜的缺憾！

開展文藝社的傾向——份子及其出版物之剖視——內部的分化——最後的瓦解

適巧與中國文藝社相反，在同一時期中樹立起「民族主義文藝」的旗幟來的是開展文藝社。這組合與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領袖團體——上海的前鋒社是有到極密切的聯繫，爲此，在他們成立的宣言中，就有着下面這樣的表示：——

民族主義文學，以水到渠成之勢，無疑的成爲支配中國文壇的一種新的勢力了。



我們應該幫同來開展着，給中國的文學開展一條新的路徑，建設起一種文學的革命的底文學來。……

既如此堅決地站定了自己的立場，他們對於敵對的普羅利塔利亞特文藝是不能不開始猛烈的戰鬥行爲了：——

……我們確認文學是革命的前驅，但不要離開革命的時間，空間，理論，方式和實證太遠，如鼓動階級鬥爭的普羅文學一樣，成爲荒誕的夢囈的文學。……從這率直的，坦白的，而且露骨的态度中來剖視，這集團思想上的傾向，誠如他們自己所說：已經「奠定了這永固的基石」了。實在的，自發動以至最後瓦解的時候，開展社是始終很勇敢地站立在民族主義文藝底陣營中的，這一點是很夠欽佩的了。

開展社的構成份子，全是一些年青人，他們對於集團的努力是十分真誠的。最初發起的重心人物是：潘子農，曹劍萍。此外還有卜少夫這人，迺是後來加入而同樣爲一般所注目的。三人之中，潘子農是最活動的一員，他起初曾經參加過創造社的下級工作，其後與「幻洲」，「現代小說」等刊物，也有相當的關係。在十六年國民黨清黨分共的

時候，他爲了在泰東書局出版的短篇創作集「還鄉道上」某一段文字之故，竟受了兩個多月的監禁。出獄後很少寫作，直到一九三〇年春間來京後，始繼續他以前的生涯，他努力的方向是側重於短篇小說，寫一點隨筆之類的小品，比較是他最擅長的。說到他的思想，過去彷彿是很左的，但在最近四五年間，他却是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中非常努力的一員。

曹劍萍是一個頗具有創作天才的青年，他不過是兩三年之內纔開始寫作的，然因他刻苦努力，進步得異常迅速。在他的作品裏是充滿着很柔媚的情詞，修辭的手法則以過份描摹日本小說的風格而覺得晦澀一些，所取創作的題材也太單純，這或許是他本身的實生活缺少多方面去體驗的原故。且限於學識的程度，思想也很糊模的。

在南京方面，卜少夫是很早就努力於文藝的。以前曾經組織過一個「雪花社」，三年前一度去日本究研戲劇。他的散文和詩，都很美麗，尤其是字句的構造，是有到一種很新穎的風格，可惜他對於寫作太疏懶，否則是成績一定很可觀的。他的思想範圍似乎很雜亂，常常可以發見他「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在循環不絕地交戰，這恐怕也是

使他減少寫作能力的一大原因！

定期刊先後共出三種，是：開展月刊，開展週刊，青年文藝。另外尚有一種「民俗」週刊，適是由杭州鐘敬文等組織之「民俗學會」撰稿，而開展社負責編輯和出版的。

開展月刊總共出了十二期，編輯起首是曹劍萍，那時的月刊是三十二開本的篇幅，內容完全側重於創作；翻譯的東西是不大多見的。而創作的題材則又多半側重於民族意識之喚醒，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確有過相當的收穫；如「回國」，「決鬥」，「血」，「印捕之死」等篇，都是能夠充份表現出被壓迫民族的苦痛而啓示讀者們一種鬥爭情緒的完善作品，不過，他們在理論方面的建設却非常失敗，所有的幾篇，觀念既不準確，見解也很膚淺，這是很大的損失。而且到了第四期之後，編輯者彷彿漸漸失掉了原有的統制力量；使刊物的精神異常散漫，於是在第六七期的合刊裏邊，竟充滿了兩性的「爛調」，顯然把他們先前的主張遺棄一旁而墮入頹廢的深陷中去了。

爲了挽救這腐化的傾向，自第八期起，月刊改由潘子農負責，在這一階段裏，這刊物開始進展了一層；外形方面是篇幅的放大，以及編排的改革，而內容也較之以前要充

實得多，同時在態度上，編者也放棄了過去的吶喊口號而趨於沉着。並且，在開展的一羣中，此時却突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作者——劉祖澄，在他所作「掙扎在泥沼裏的靈魂」「刹那的互裹」兩篇小說裏，是如何深刻地描寫着在麵包線下掙扎的人們之苦痛，寫作的技巧也很圓熟，真是不可多得的作品。此外十與十一期合刊的「民俗學專號」，也是開中國出版界之新紀元而得到讀者大眾熱烈歡迎的，這可以算作開展月刊的中興時期了。

然而不幸得很，開展社的內部忽然起了分化，月刊又重復由曹劍萍主編，最後一冊的十二期，以積欠印刷費之故，雖然印好了，却始終為印刷公司扣留而未曾發賣。

開展週刊是借用新京日報副刊的地位出版的，由卜少夫主編。因限於篇幅，裏面全刊登一些短小精悍的創作，以及辛辣的隨筆。在此，這位編者是曾經儘量貢獻了他底一切的。直出到三十多期，亦因內部的糾紛而停頓。

「青年文藝」也是週刊，是在月刊改革之後由曹劍萍創辦的。附隨着中央日報出版。這是一個純粹刊載短篇創作的刊物，態度則有些近似中國文藝社那種「為藝術而藝術」的高調了。

總觀開展社所有的刊物，其始終不拉攏偶像來裝幌子這一點是值得稱誦的。他們富有極強的自信力，他們也很清楚的認識出版這些刊物底目的是在表現自己底一羣的力量。在月刊的發刊詞裏，他們曾經這樣「英雄」地宣示過：——

……所謂中國文學界的諸先進，非陷於頹廢，即淪於醜惡，我們對他們已無希望，也無裁判。我們不問自己如何的幼稚，如何的淺薄，但以青春的勇決和毅力，鞭策着自己前進。

多麼慷慨激傲的氣焰啊！一個年青的文藝工作者是應該如此的。

至於開展月刊也有兩種很好的特色，應該特別提出來的，第一是封面畫的逐期更換，作者洪正倫在每一幀裏邊都是盡力發揮了他偉大的天才，這是公認的。其次是「開展綫下」這一欄的明鎗快刀，這裏是把握着廣大的讀者，但也遍受了多方面的非難，不過在客觀的我們看來，實在是乾脆而且痛快的。

開展社內部分化的原因，據我所知道的有兩種：——（一）由於月刊編輯權的突然移轉及移轉後的勃興，很使曹劍萍這一方面難堪。（二）社內的經濟保管者王某盜用公

款，潘子農主張澈查，曹則因某種緣故而袒護之，兩方相持不下。從這兩重誤會出發，雙方顯然有了派別之分，直到潘子農因事去滬之時，曹劍萍與王某召集一次不足人數的社員大會，竟開除了潘的社籍。大部份社員對此事均不甚滿意，於是重要份子如卜少夫，洪正倫，翟開明，劉祖澄等均相繼退出，這樣一來，開展文藝社便瓦解了。

據說該社戲劇組原擬於今年一月間公演「怒吼吧！中國。」一切全籌備就緒，卒因內部分裂之故，隨致力量潰散而停頓了。

——本節完，全文待續——

## 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

鄭振鐸

相同的神話，故事，與傳說，每在各地流行着。譬如印度有一則故事，在歐洲也有着；歐洲中世紀的傳說，在波斯也流行着；中國的一段神話，在西伯利亞也被人發見。在十九世紀以前，極少人注意到這件事實。自比較神話家出來，取了各地相同的傳說，神話，故事而加以比較的研究之後，乃發見他們是如此的相同，竟難使人不相信他們不是同出於一源的。因此他們便提倡着「故事的阿利安來源說」。換言之，即說，一切歐洲的神話與傳說，其源皆出印度，或出於阿利安民族未分家之前。後來，專門研究民間

故事的人，便根據了這種的理論，用精細的考察手段，去證明許多歐洲中世紀的許多傳說，寓言，故事，皆係從印度的來源轉變而來。W. A. Clouston 的兩大冊的「Popular Tales and Fictions」，便是這個研究的集大成者。「轉變」說在歐洲至少風行半個世紀，甚至影響到中小學的教科書裏。

然而這個學說果有根深柢固，顛扑不破的理論麼？沒有的！他們的論真是站在十分脆弱的基礎上的，是經不起打擊的。自從最近半世紀，對於人類與史前文化及生活，以及野蠻人的生活與文化研究大為發達之後，一切學問幾乎都換了一副眼光。人類學家使運用了他們尖的兵器，向比較神話學者進攻。自人類學派的巨子 A. Lang 和比較神話學派的巨子 Max Müller 打了幾次筆仗之後，Müller 幾乎無以自圓其說。因此似若攔斷了神話與故事比較研究的 Müller 派從此便失去了他們的信仰，一蹶不復再振。開口閉口「阿利安來源」的笨話，再也無人提過。試想，今有一個故事，流行於歐洲，也流於美洲土人之間，這還是一個轉變麼？當然是決不可能的。

如今正是人類學派的故事與神話研究者的專斷時代。他們說的很好；自古隔絕不通



的地域，所以會發生相同的神話與故事者，其原因乃在於人類同一文化階級之中者，每能發生出同一的神話與傳說，正如他們之能產出同一的石斧石刀一樣。而文明社會之所以尚有與野蠻民族相同的故事與神話，却是祖先的野蠻時代的遺留物，未隨時代的逝去而俱逝者。

他們的話，完全不錯，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明白：神話與故事往往有很顯著的線索可證明其為同出一源，或係由某一源轉變而來者。所以轉變說並不是什麼完全無根據的理論。所以 F. A. Macwlloch 的「The Childhood of Gilgamesh」便很公允並採了變遷說與人類學家的必然的巧合說。

以上不過是一個引子。本文的目的却要使大家依據了兩個理論去猜一兩個謎。底下有兩對的故事，或一對的謎請大家猜猜看，這兩對的故事或謎，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第一個謎是所羅門與包拯。所羅門是古猶太的一位最敏明能斷案的王；包拯是中國

宋代最精細的法官。關於所羅門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所羅門遇到一件不易解決的案件。有兩個婦人同居在一處，他們各有一個幼子。某一晚，甲婦不小心壓死了她的兒子。第二天起來，她却爭奪着乙婦的活孩子以爲是她的。乙婦當然不肯讓與。二人便扭控到所羅門處去。所羅門想了一會，便想出一個計來。他命武士取了一柄明燭的刀來，說道：『將孩子中剖爲二，每個婦人各取一半去。』甲婦聞判默默不言。乙婦却大哭起來，自己聲明敗訴，情願將活孩整個的送給甲婦。所羅門至比乃判明活孩是乙婦的，而治甲婦以誣控之罪。

關於包拯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包拯正坐在開封府的堂上。有兩個歷審未能判決其是非的婦人又來控訴了。她們中，一個是妾，一個是婦。妾生了一子，自幼被大婦抱去撫養。到了丈夫死後，大婦却霸占着財產與兒子，欲逐妾出門。妾自然不服而去控告。但大婦卻賄了鄰居與收生婆，命他們證明這個兒子是她自己生的。這案件到了包拯的手中，

他假設了一計。他命人在地上用灰畫了一個圈，將孩子立於圈中。他命兩個婦人道：『誰能將孩子奪出圈外者即為真正的孩子的母親。』她們用力的奪。孩子哭了，要受傷了。妾心裏不忍，只好放了手；哭道：『送給她了吧，不要害苦了我的孩子！』包拯立即認出了真的母親來，便將這孩子判歸了妾，而罪於大婦及那些僞證人。（此事見於元曲「灰圈記」，却不在「七十二件無頭案」或「包公案」裏。）

大家看，這兩個故事不太相同了麼？中國的故事：與古猶太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第二個謎是真友誼與殺狗勸夫。真友誼的故事，見於歐洲中世紀的有名故事集，「羅馬人的行蹟（Cesta Romanowin）」中。殺狗勸夫的故事，則初見有元人蕭德祥的「楊氏女殺狗勸夫新誌」中，再見於明初人徐仲由的「殺狗記傳奇」中。蕭徐二氏所述的本事，大致相同。先述真友誼的故事：

某王有一個獨子，甚為鍾愛。這位太子意欲旅行各地，得了他父親允許之後便

動身了。七年之後，他歸來了。他父親問他這七年之中有結識什麼朋友沒有。兒子說道：『有三個，第一個我愛他過於愛自己，第二個我愛他和自己一樣，第三個我不大愛他，或不當他什麼密友看待。』

他父親答道：『但在你需要他們的幫助之前，最好先去試試他們。你去殺一隻豬，將牠放進布袋中。在黑夜裏到你所最愛的那位朋友家去，對他說，我不幸誤殺了一個人。如果這屍身被人發見，我便將被處極刑。你懇求他，如果他愛你，便要在这次危難中幫助你。』兒子照他的話辦去。那位朋友却答道：『你殺了人，自然要償命。但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將送你一二丈布疋以包裹你的屍身。』

少年很不高興的又到第二個朋友那裏去求助。他像第一個朋友似的對待他，說道：『你以為我瘋了，要讓我自己去冒這個危險麼！不過，我會當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伴送你到十字架去，沿途竭力的安慰你。』

太子不高興聽下去，便到第三朋友那裏對他說道：『我不幸誤殺了一個人了，』那位朋友答道：『我的朋友，我將以自己的生命來保護你。如果你真死在十字架上

，則我必爲你而死，或和你同死。」於是經此一試，真的朋友却被他發見了。關於殺狗勸夫的故事是這樣的：——

孫大有一個兄弟，名叫孫二，孫大富而孫二窮。孫大不肯容他兄弟入門。他自己另外有兩個好朋友在着。這兩友天天引他喝酒閒遊，吃他的，喝他的。他唯他們的話是聽。孫二受了不少的磨折。孫大的妻楊氏看不過，便設了一計，買了一隻黑狗殺了，裝入一只麻袋中，假裝是人屍去嚇他酒醉的丈夫。他果然害怕起來，向他兩位朋友求計，要幫同滅屍，他們却同口一聲的拒絕着。他又去求他的兄弟孫二。孫二却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二人共同埋了此屍。自此，孫大與孫二和好如初。孫大不再理會他的兩位好友。二人因此壞恨，去告孫大殺人滅屍。官吏去掘屍時，原來却是一隻狗屍。於是二人乃被責。

這兩個故事，又不是十分的相同麼？中國中世紀的故事與歐洲中世紀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大家將如何的解答此謎呢？

### 辛木隨筆

一三

線在窗裏的蒼蠅老想飛到外邊溫和的陽光底下去，無奈隔着一層玻璃，沒辦法；只得亂撞亂碰。雖則牠明知道自己的力量絕難通過這障礙物，然而牠依舊企望萬一能夠在玻璃上撞見一個小洞。

一四

丁先生的頭髮有兩個多月不曾修剪了，於是大家知道他不久將開始寫詩。

# 長人

劉祖澄

「長人，長得邪的長人你瞧見過嗎？」

自從那個所謂「長人」的在本城發現以來，無論在街衙間或茶樓上，大人或孩子們  
的嘴裏。隨時隨地在不經意中你們可以聽到些關於那長人的消息。是的，這長人，在本  
城裏已變成一種頗有趣味性而帶有稀罕意義的談資了。一個人，人而如是之長；如是之  
魁梧其偉，這，好像就是無異議地近乎有些怪。那末這怪，在同樣是所謂人的心田裏像

煞就會很容易地展開着一幅值得使自己稀奇和玩味的意像來。人這樣東西，普遍生就這樣一種酷忍的心理，爲此，這長人之所以給本城裏人們當作餘暇時談話的中心者，在別一方面說起來，並不是一件意外的事。

假使你亦願意見一見那長人的話，那末你祇須破鈔幾毛錢的代價，估一輛馬車或是人力車。趁着這玄湖剛剛上嫵媚春光の時節，跑到青草瀰漫着的×公園去，那兒，在往常遊客所慣蟻集的茶廳旁的一株老柳樹下，你便會看到你所需要瞻仰的長人了。他是非鎮靜閑暇地躺在一張特製的高大藤榻上面，他的臉容老是保持着一種對現實生活安逸和滿足的愉樂狀態。他，像似非凡歡迎着人們來玩賞他常引以爲自豪的昂壯的體態。

入春來的×公園，遊人向來是特別擁擠的。因爲那邊有很幽靜的湖水；帶有鄉村氣味的田園，在夕陽西斜的湖光裏，可以蕩漾着富有詩意的遊艇。綠蔭叢下，喝喝清馨的茶水，剝剝本湖出產的嫩鮮菱角和紅甜的櫻桃。這些，生活在充塞着塵埃和混濁空氣裏的本城人們，當然會把牠當作非常適合優遊的消閒所的，然而，這煉淘在世故裏的園主



，他爲更希望吸引多量的遊客起見，他便智巧地利用了這長人。園主供給他大量生活的費用，而所需要他擔任的任務只是要他靜靜地坐着，坐在那株老柳樹底下，叫他做些奇特的動作來迎合一般遊客們的心裏。或者，使遊客們多少在他畸形的體格上找到些意外的趣味來。

因此，這長人，很自然地變成了×公園裏一種消遣的目標。人們，來這×公園遊覽的人們，當他們盪完了遊艇，或者在茶廳上舒適地啜過茶以後，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抱着一顆好奇的心到那柳樹底下去看長人，於是，這長人，祇要天不下雨，他的周圍時刻總是繞着一大羣的游客，大家都向他投射着驚詫奇異的目光。爲了這人生得過份出常的高大，甚至有時使一般膽怯的姑娘孩子們會吃驚起來。

長人永遠是現着一副滿意自負的笑容，但是，因爲他臉部的輪廓生來就是如是的古怪，即使，他時常翻泛着和藹的笑絲，無奈何反映到人們的心裏就會體味着一種慷慨和惡感。長人的頭並沒有和他身子成正比例那麼蠢大，僅僅是像普通人的一般大小；一個長軀幹闊肩背上按置着這麼一顆並不十分大的頭顱，這該是會顯得多麼的不調和啊。

據說，長人曾一度當過時下某將軍的衛隊，大概是爲的要顯示他過去的光榮，和襯托出他身格更加英雄奇偉的緣故吧，套在他身上的始終是套油膩膩的灰布軍裝，這，無異議的好像會使他體味到自己確是個氣概不凡的人物了。時常，他像似故意的在一羣人裏面格外挺出他的胸部。神氣顯現得非凡的得意，且因近期生活的安逸與營養上的富足，他更有一付精神飽滿的面相來幫襯他那健偉的體格，這種特出的體格，是一般普通人所沒有的，這一切是值得長人自豪的，於是他常常挺直他的胸部，當一般遊客們向他投射好奇目光的時候，他總是很樂意地微笑地接受了這些對自己的熱烈的歡迎。長人覺得自己確實是值得人們這般地來崇仰的，像這樣體格發育到頂點健全的自己。

基於自己一種幻想得意的傾向，因之，長人對於一般人向自己提出的要求，也就有點不甚好意思去隨便拒絕了。同時，在他所謂迎合一般遊客們興趣的職務範圍上，或可說是十分盡了他的責份。

「喂！你姓什麼？」

「俺麼？俺姓常，無常的常。」

『今年貴庚？』

『二十六。』

『府上那裏？』

『河南開封府，×將軍是俺的老鄉。』

『家裏還有什麼人？』

『有，老子，娘，媳婦兒子一大串哩……』

『誰養你的家？』

『俺管不了許多，俺一天要吃二斗大米，自己管不住自己……』

『……？』

『……』

這一類的問話，是遊客們對長人的一種普通的討教，長人呢，常常是帶用十足的河南口音，拿一種很純熟的口腔回覆他們，回覆得非常自然，非常圓滿，好像是一個賣笑的女郎儘量取歡於主僱的一般地給他們一種暢意的消遣。

「喂，握一握手好麼？」應着他們的要求，長人就會毫不疑遲的伸出他像芭蕉扇似的手掌來給大家作好奇心的玩賞，普通人的一張手掌，放在長人的手握裏，恰如平常的成人抓住孩子的小手一般的富裕，即由於這一點上，長人很體味到自己的不平凡，這不平凡是值得欣喜的，故而長人常常由發于內心的得意，而對這些具有比自己手掌渺小得可憐的人們發笑，然而，長人亦覺得他們這般人老是對自己諛笑，而且笑得更加的起勁，更加的利害，以致使長人無意識的不得不跟着他們更加熱烈地笑着，去附和這像煞是非常快樂的場合。

很許多人買了多量的菜雜送給這長人，爲了這長人會報答他們以一種吃食技術的表演，當場，長人一口可以容納一個拳頭大的饅首，祇要遊客不吝吝食物的代價，他是總可消受得下足夠使你驚嘆的數量的，吃起甘蔗來像是吃玉蜀黍梗一樣的便快，自然，這些無異樣的會引起人們一種低級的趣味，甚至，那些攜有攝影機的人，就很巧妙地把他利用來作一個照像的背景，祇要你們願意指揮他，他可以在你意志下做着奇異的姿態，扮些古怪的臉相，總之，他是非常會使你滿意。假如有人把印好的照像給他瞧，當他

看到像一坐土山似的聳起在人們背後的自己底身體的時光，照例，長人臉上就會幻起愉快的笑絲來。好像長人天生成是一付慈和的性格，他絕對不因許多人所加於他的麻煩而使他略有暴躁的形色或動作，他總是微微的笑着，諛諛地笑着，爲要顯露對人們的獻媚，他覺得除開把自己的臉上常常刷上一層枯澀的笑容之外，外形上是沒有比較妥善的表示了。

長人因爲身體高度和橫度發達得過份的不調和，同時也許他的腳生來就帶着僵直和不靈便，走起路來活像是在踏高蹺，東一擺，西一搖地放不平穩，遠遠看過去簡直有些像被風吹動着的柳樹枝，這種又是近乎包含着一種滑稽性的動作，也變成了長人身上值得人們玩味的一點，好在，這在長人可算是種習慣了。或者當長人發覺觀客和本人間發生了某種懶倦狀態的當兒，長人每隔相當時間總得略略離開他那老柳樹下的坐位，慢慢地豎起他那驚人的長軀桿來，撥動異常鈍滯的步調，開始他表演式的獨步，常常，有意把步調跨得非常的欠穩，而且將那兩個成了直線的肩頭，尤是不自然地向左右急急地擺動，張開了兩瓣大的手掌不合調地往前後抽蕩。這樣一個怪的反常的姿態，立刻就是

引起一大團圍着的孩子大人女人們的呼笑，鼓掌跳躍，長人看到自己的動作得到了反響，接着就更加做起他的裝腔作勢的形狀來，一直誘引得一般頑皮的孩子擾個不休地抓住他細而長的脚要和他量長短。無意識的男女們不斷地用菓殼和樹葉向他身上揮。大家圍着他，鬧着，鬧着，大家在長人身上找着他們所需要的樂趣，然而長人是並不以為煩擾，他永遠像是這樣柔和地笑着，詔諛地笑着，他好似體味得受許多人的歡迎，而白己又確是如地能引起大眾的興趣，這乃是件光榮慶幸的事情。於是他表現於外形的是更樂意的笑，更諂諛的笑。

被一大羣人圍繞着兜了半過圈子下來，這對於體積資大的長人是件比較苦難的一回事，加之已有相當熱度的春光的曝灼，當長人回到那老柳樹底下藤椅上去休息的時候，他的身體常常已蒸出了若干的汗水來，他就一壁微微地喘着氣，一壁慢慢解開上衣的扣子來，一直把最裏層的襯衣都解了，露出他那老黃色健康的皮膚來，高起的像兩塊鐵板似結實的前胸肌肉，這些，長人好像都是在運用着標榜自己的雄壯，有時，他簡直把上身衣裳都脫了，兩條充滿了筋條的手膀，飽滿的肌肉，壯健的膚色，這偉大的特出的體

格，讓春風吹拂，讓人們痛痛快快的賞鑒着，長人就陶醉在無限的得意裏，他眨動着眼波向自己周圍瞧，他發現那些人都在向自己偉大的體格做着驚服的神色，是的，那些女人，那些女人也都帶着幾分羞意地不肯放過，狠狠的對自己細細的打量，如是，長人立時自以為感覺得有些飄飄然了，但是他沒有可以表示自己的得意，他祇是微微地笑着，諂諛着笑着。他並且忘了汗水給春風吹乾後一種難受的寒意。

這長人，就是如此給×公園裏遊客所歡迎的一個東西，每一天，每一時，祇要天不下雨，氣候不作怪，自早上太陽一出山，×公園的鐵門一開，長人總是吸引了許多人來光顧他，瞻仰他，等到太陽向西爬下去的時候，長人帶着笑，眼送着這班在自己體形上攬得相當興趣滿足的人們往外跑，遊人跑完了，長人暫時收起他無需要了的諂諛的笑容。開始他一日來困乏的休憩，和生活充實的體驗。

## 二

白天過去，遊人們的興緻完了，而且先後都逐漸散了，淡薄的暮色出現在日光退去了的天邊，傍晚習習拂上來的春風已帶有不適膚的寒慄了。那時候，長人算是結束了一

天應盡的職務，而是他另一種享受的時間了。

他在一天強度興奮後而略感受有些空虛的情意中，稍稍整了整衣服，舒泰地在老柳樹葉的撫拂下養了一回神，於是很快地把藤椅朝自己的肩頭一掛，移動似乎有點沉重的脚步，穿過桃花叢間回到他自己的臥室裏去。

竹林間馳過一陣風，竹葉被搖得沙沙擺動，棲在竹葉尖頭上的鳥兒，唱着臨巢的歌聲，在這樣清澄靜謐環境裏的長人，精神上似乎略有些恢復一日來的疲乏而感受到一種暢意的舒泰和興奮。一種深深地體味到這現實生活充實的興奮，是的，長人時常達到這種清幽幻境的時候會體驗着某種滿足的情意。他想到自己的生活過得如此的安逸和輕便，天天有這許多人羣對自己的希罕，以及加於自己的驚奇和嘆服，這些總像是把自己的生程點綴得太光榮太滿意了。這時，長人感得自己近乎值得稱「天之驕子」了；隨着，一縷發自內心愉快的笑絲漸漸掛上了臉來，竹葉上鳥兒叫的聲調深進他的耳鼓像格外變得美麗有趣了，他甚至下意識的思懷着那些鳥兒的叫唱，也許是在替自己作着幸福的頌贊囉，於是，在這樣一個激奮的情趣下，這樣一個清澄的懷抱裏，長人是享受着異常欣



騰的感覺，稀頭吹上來軟棉棉的風，有些像把他的身子帶着飄然騰空的情調了。

鮮紅得像少女身上紅旗袍一般染有幾分誘惑性的夕陽的霞輝，透過一層濃厚的霧翳，射出柔弱淡漠的光幕，送着長人踱進他的居室裏去。這屋子是一架廢毀了的花棚改造的，面積並不大，除掉面面玻璃窗的設置特別多以外，別的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自然，就是這一點，園主就巧妙地利用來作為給遊客參觀長人住處的一種便利。長人對於這一點亦同別的一切一樣，並不覺得使自己不滿意。況且玻璃多，空氣很好，光線透明，而且春天的太陽鋪滿着屋內，早上，曠黃的陽光照顧自己起床，傍晚時，夕陽投在前窗的玻璃上含映着美炫的色彩，這的確還是件使人好感的構造呢，長人有時是這般思想過的。

一大盆滿滿的，白白的，纔出籠尚冒着熱氣的饅饅，兩碗長人慣常所喜歡吃的菜，加上一隻富於滋養料的湯，這是園主特別招呼廚房替長人預備好的晚膳，長人每餐總是現着非常愜意情態去享受牠，當那上白洋麵粉製的光而軟的饅饅，一個個向嘴裏吞的時候，內心是常常反覆地在肯定近來自己的生活實在太好了，同時，他也發現自己手膀子

上的肉是顯得格外有勁兒，格外的粗強起來的狀況。

屋子的右首橫着一隻牀，這牀，自然長得和長人一樣的驚人，牀是定做的，爲了恐怕牀的兩頭距離過份的遠而容易坍下來，所以在中間又加上了兩條腳。像這樣構造得有些畸形的牀，或者也是園主欲多給遊客們獲得些奇異的資料而故意如是設製的，但在長人，祇要躺在上面是很結實很舒服，別的反正他不會去願意到什麼的。

看到這牀，常常使長人回憶起一月前在鍾南醫院裏治病時的那些事，因爲醫院沒有預備下像長人那末長度的鋪位，所以他的臥牀是臨時由三隻鐵牀湊合起來的，那時，長人是剛由極度困難的生計狀況裏被某機關找來預備當一個盛大運動會的收票員，結果這運動會因政局的變化而停開了，長人呢，亦因爲不久過去的生活之下劣，不能再維持身體的健康而病了，於是，由機關當局的惠助而進了醫院。

進醫院去的事跡，竟有許多是使長人不能忘懷的，譬如那些當看護的女子對自己的好感的一類事情，尤其是那些素不相識而借名來探訪他的人特別的多，雖然他們的來是並不會懷有什麼誠意的，長人老覺得是不應該給他們失望，所以，凡是那些似乎毫無名

義可借的人物們來拜訪長人的時候，長人老是搬起笑容來接待他。就在那時起，長人學會了這種諛諛的笑。

長人記得有位要人陪着太太到病院裏去瞧他，這，長人一直到現始終認為是件非常光榮的事情，那位太太的年紀是很輕的，而且很美，在長人的記憶裏是永遠不會消失的；那年輕太太有個圓圓白白的臉，一雙嫵媚的眼睛，一進門見了他就不斷地笑，笑起來的姿勢實在美，兩隻眼睛直是落在他身上瞧，瞧到他這三隻床接起來的鋪位，因被窩過分和他的長度不相稱而致伸露在外面的足足有一尺光景大的腳板，禁不住她的笑，長人祇覺得自己竟然能引起這位太太的笑，這笑是如此的動人，如此的美麗，於是長人亦笑了，諛諛地笑。臨去，這位太太要求親自為長人拍張全身的像，長人不待看護幫助，他自己把被頭掀掉了露出他畸形的身段來，拍完像，那位太太十分滿意地向他告別，長人還是諛諛地笑着送她，那位太太走後不多一刻有位聽差跑來，說那位太太要求長人可否送她一隻鞋子，長人就把一對都送她了。長人還記得，就在那一夜，簡直一通夜不能令他心安定下來睡覺。第二天的下午，那位太太竟飭人送一條十分長大的紅花洋布被頭給

他。所以在出院那天，長人除掉無代價的過了二星期的安逸日子之外，還帶了一條紅花洋布的被窩出來。這條紅得有些刺目的被，現在雖然骯髒得有點程度，但仍舊還攤在這張六條腿的床上，看着這條紅的被頭，常常令長人想起笑得非凡美媚的那位太太……：……這種得意的事，實在太不容易在長人的記憶中消滅了。

盤裏的饅饅已經完了，湯水亦見了碗底，而長人的肚皮也感覺得有相當的充實了。窗外的空間逐漸地由灰濛而變成沉黑，長人燃起壁上的美孚燈來，屋子內的一切又重疊映進他的眼簾，那紅的被頭，睡在上面着實有些舒服的六條腿的床，衣食上的豐足，一切一切，長人照例開始在反覆肯定他自己的命運是什樣的不好。

清亮的月色射入屋子的暗角，在睡之前，長人拖着他的身子踱出屋子來，踱到靜謐的湖邊上，湖水是平且清，月光散播下來，長人的影子就斜斜地異樣清晰地倒映在湖面上，這樣，長人有機會來欣賞他自己偉大魁昂的體態了。你看，橫浮在水面的長人實在是偉大哪。

一陣微風的活動，湖面起着細細的縐紋，長人細長的影子，也就在水裏像銅絲般提

動起來，如此，長人終於又似乎帶着一種滿足的情緒回到他的屋子裏去睡覺。

長人，是這般滿意地在一天一天打發着光陰的過去——

## 三

時間是像水一般的溜滑着，長人的生活也就隨着時間的滾去而圓滿地消逝過去。白天他坐在那老柳樹底下盡了他生活的機能，晚上在那明鏡似的湖面上帶了自己昂壯體格的印像回去結束一天的生程。他依然常常滿足，常常自憊。諛諛的笑絲始終每天刷滿他的臉，在一班人面前扮演怪拙的動作格外是熟練了，進步了。所以來謁訪他的人們總是如此的多，而且都對於長人是如此的滿意。春天就在這種境狀下悄悄地隨着桃花的凋謝而逝去，接着溽暑的夏天也輕快地溜過去了。

然而，就在這夏末的時光，一種新的遭遇闖進了長人的生活 and 意識領域裏來，便是新近公園裏到了一隻奇形的畜類，這東西是怪得這樣使人罕見過，牠有一雙牛似的角，豬似的兩瓣耳朵，象樣的眼，羊樣的蹄子，有一身油光光雪亮亮的粃色的毛，就是人們呼牠所謂「四不像」的那樣東西，更古怪的是那「四不像」還有一種非常特異的生殖器

管，遇到這東西發性起來或是受到某種壓迫和刺激的時光，那生殖器便會像一條帶子似的拖了下來，拖得長長地碰到了地上，這樣，在遠一點望去，就會好像形成了五條腿的怪樣。

這「四不像」是園主在一家小規模的流動動物場裏發見的，他覺得非常有趣，於是耗去了相當高的代價，和他物色長人同一種意義下把這東西買了過來，這樣，這「四不像」那個東西同樣是變了×公園的所有物了，園主把牠供養在一隻木籠裏面，供給遊客們的參觀。世故的園主，他是估計着在這東西的身上又可增加自己園裏的多少收入。

因此，雖然氣節已入了秋，而據有一個長人和一隻「四不像」畜牲這東西來號召的×公園，大量的遊客依然不斷地不息地出入着。簡直把玄湖之秋點撥得毫無蕭殺之氣的情況了。

這是一個太陽照得很旺的秋天。柳樹經過時節的變遷而枯衰了，青青的樹枝已被夏陽和秋風剝得變成了稿死的色調，長人仍然在那枯去了的老柳樹下面坐着，圍着他瞻仰他昂大體魄的人還是不減於從前那麼踴躍。他仍舊能引起那麼多人們的興趣。

可是自從那「四不像」這東西加入了×公園以後的長人，他意識的境界似乎稍稍有些不像以前那末鎮靜和自若了。長人的內心像是漸漸分出一部份苦煩而不能完全保持自足的形態起來，長人的心裏終於微微地起着變化了。最近來，他注意到相當距離外「四不像」的周圍也時常聚簇着多量的遊人，或者這是由於一種獨占性滋長的緣故吧，長人的意慾裏漸漸好像開始參雜進嫉妬的意味，對於現狀有些沒有像從前那般自滿起來了，起先，長人是這樣地對這同樣受着人們歡迎的「四不像」懷起醋味來。

當一大堆的人把長人團團圍繞住的時候，長人實在有些感到不能應付的煩惱了。但他仍儘量拿自己來滿足他們的慾望，他還是把自己諂諛的笑聲去融合在羣衆各種不同的虐狀笑聲裏。

最後，他照例的慢慢地將他身子豎直起來，開始他步行的表演形式了。

長人左一拐右一拐地行經那池畔空場的時候，他是不會放過去注意這關着「四不象」的籠的周圍是否也吸住着很多的遊客，基於某種神意的概念上，於是長人的兩條腿暫時停止牠的拐動，他在離開那「四不像」不多遠的地方站住了。

展開在長人眼前是這樣有趣的一幕；這一個場合的主角當然是屬於「四不像」那東西了。那畜牲是異常急噪慌張地在籠裏撞來撞去的亂轉着，兩隻象樣的眼睛似乎已上了火一般的紅，但是外面手裏拿着竹竿的人們還是不絕加牠以壓逼，每一次竹竿打着那畜牲的時候，牠便會亂叫亂跳地發出一種像鼠子一般細尖得可笑的音調來，有幾個人手裏握了一把吃的東西去搗引牠，然而這食物始終保持着相當距離使牠沒有法子可以吞到，這樣，引得這怪東西的頭祇是想向木樁子外面掙扎，結果呢，依舊給予人們一個饜牠以竹片木梗的便利。於是這畜牲立刻更跳叫得利害，更暴躁了，好像恨不得立刻衝出這木籠似的那麼躡躑着。最後，由於這樣各方面重大激愈的結果，那異樣的生殖器終於應了那班人們的希望而出現了。『五條腿了！五條腿了！』孩子們首先喊了起來，這樣，那怪東西的暴跳亦就逐漸的息止了，人們亦就大家充分地滿足了，接着，大家對着這現着怪態的畜牲無限快意似的笑着，殘虐地笑着。

站在那裏近乎已有些入於蛻化狀態中的長人，對着這眼前歷歷印着的一幕活劇，立即翻起了某種異樣的感覺了。這異樣的感覺，旋轉在自己意念裏慢慢幻出了一種多麼可



怕的影形。這有些可怕得莫名其妙的影形的發現，首先由於自己站在客觀地位對那「四不像」這東西一種憐憫的同情，再由這出於驀然不自覺的憐憫和同情出發，終於還有一些智機轉移到自己的境遇上的情形，去和這東西互相度量的一回事像上去。於是這還有些糊模的可怕的影形是慢慢地向長人的內心上展開了。

一羣人的笑聲還在繼續的延繞着。長人自己亦猜摸不住是出於何種的情意下，他也拐動他的步調向這圍着「四不像」的人羣走去，現在，他臉上掛着諛諛的笑容也好像隱伏掉了，旁邊的人們依然還繼續的要求他給他們做些怪形的動作，然而，這一下他們終於得不着這長人的反應了。

「噢！長人來啦！」這樣一陣驀然的呼聲以後，圍着那「四不像」籠子的人羣立時開出一條缺窿出來。這樣，長人和「四不像」那畜牲是挨在一堆了，這時，長人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受了人們一度殘酷手段捉弄後而現出五條腿怪狀的東西，還在不斷地喘着氣息。牠那狼狽的情形是表現出一種什麼蠢愚的狀態。同時，迴圍的人羣亦就匯集在一處把他們兩個團團地繞着了。由這大羣人叢中播散出來笑聲形成一種更高亢的笑潮。好像



起大量的笑浪，長人的眼簾只看到那些玩弄自己的臉相，由那些臉相表情中所反映着的自己，再回顧到被按排着站在和自己同對象同命運下的「四不像」那東西。是的，是的，長人發覺得向來是這樣地被人們把自己按放在一個什麼樣地位上了，而且那些人們是什麼地在他們和自己中間劃開了界綫。他們下意識中的自己，無異議的是該被羅列於那「四不像」的一羣裏的東西了！然而這是自己的蠢惡，自己無限的蠢惡哪！……一切的疾憤，一切的憤恨，創現於內心間的自答，暴現於外形上自己的醜陋與低卑，一切的一切，像洪水狂浪似的進攻着這長人的心。

『長人！喂，做一套好笑的罷，』

『哦，哦，長人在裝佯了，你看眼睛睜得那麼大，臉裝得那麼的可怕……』

『哈哈……長人這一套真做得不錯哪！』

『再來一次罷，長人，喂，再……』

接着又是一陣狂然的笑雨，『……多出奇，這樣希罕的長人，這樣古怪的畜牲……』由於內心經過這樣變幻和反常，長人是無可能再容許他在這個充滿着猶狎，殘忍的

局面下逗留了，他在他情緒轉到某種高度的時光，變成一種簡直像瘋狂了般的形狀向人圈外面衝。幾個人是給長人這種突然來的動作摔倒，長人並不顧到這些，他繼續懷着這變了質的心神向自己住屋奔去，脚步跨得很快。爲了人體過份長的不靈便，拙劣怪形的動態。仍舊引起了急急地跟在他後背人羣尖厲的笑。

跑進自己的臥屋，他用非常重的手力把門關上了。這樣，笑虐着的人羣是被消極的拒絕了，然而，然而在那透明的玻璃窗上仍是印滿着那些可怕的臉相。最後，長人被逼得跳上床去胡亂地把被窩滿頭一蒙。這樣，長人只覺得眼前祇剩烏漆的一團，混連，糊塗。下意識地他還依稀聽得玻璃窗外笑浪的波音。

## 四

是中秋的時候了，×公園的各處都在飄飛着從梧桐樹上掉下來的黃葉。秋的風颳吹在身上已略帶有些澀澀的冷意了。然而×公園的遊客仍舊保持着不衰的狀況，因爲那池畔木籠裏的「四不像」和老柳樹下的長人，始終還是維持着引起本城人們興趣的魔力。

那老柳樹下的長人，還是天天有這樣多的人去觀光他，和從前一樣。然而所不同的

是在長人的臉上再也找不着詭譎的笑容，同時，也不會再看見他那怪拙的動作了。他一天到晚祇是表現呆呆地坐在那籐榻上的單調動作了。甚至，有時當人們故意去逗弄他的時候，他非但不再回答他們以柔溫的微笑而反代以暴性的呼叱了。並且，逐漸大家在長人身上發現許多一直所未有的意外的動作出來。而且這種動作是顯得這般可怕的，於是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在肯定長人是變了，變得更其怪了。

是的，長人的確是變了。他的生活的基點是完全轉向了。他是陷落在一個和過去生程恰相背反的苦痛深窖裏。他臉上的笑絲永遠是消失了。身上的肌肉也一天天隨着時間而日形消瘦下去。每夜，他也不再到湖面去照映自己的形影而代以一種無端的呻吟和狂叫了。在深夜裏，他的聲調是變得多麼淒沉和可怕啊。而且，他的食量也隨着這古怪形骸的變化而減少下去，終至於送去的食料有時連動都不動地退了轉來。或是胡亂地將全部的食料弄得狼藉不堪，四處亂擲。

總之，長人簡直漸漸由怪而轉變成可怕了。有時，他竟無緣無故地伸出他粗蠻的拳頭打起人來。繼之竟將他自己住屋的玻璃窗一塊一塊的在他任性下被他捶得粉粉碎。可

怕的事情一件件在長人身上出現了。於是大家又在肯定長人是有些人於狂態了。

也許長人是確有點狂態起來，他慢慢地變得喜歡要殺人了。他不會安定地坐在那老柳樹下面沉靜着了。他喜歡跳，喜歡奔，喜歡向湖心中躍。也喜歡拿着任何東西向別人頭上擲。這樣，人們對長人確確實實的有些恐懼起來了。

園主爲要維持園裏的利害起計，他就僱了幾個木匠在那長人居住的房子前豎起堅固的木柵來。這樣，這長人就被當作瘋人而被閉關在這小屋子裏去獨自咆哮着。

消息很快的傳了出去，『長人是瘋了！』大家聽到這樣一個消息之後，都以爲唯其長人是瘋，也許更可在他瘋的狀態中護得些更有趣味的印象吧，因此，在那木條面前站着來觀看瘋了的長人的人們仍然是異常的擁擠着，他們瞧到這長人在柵子裏如何可笑地在打着滾，嘴裏好像在莫明其妙地咒咀着什麼。兩隻眼睛是這樣血紅得驚人地對這羣人們射着可怕的目光。這充滿着恐怖，充滿着憤恨火焰的目光，給了人們一種不可抑止的寒慄。同時也給他們另一種變態的取樂。大家又有開始虛忍的播散出笑聲來。

『啊！這奇怪的長人瘋了。你看，瘋了的長人更是好玩啊。』

而長人還是在現着一副猙獰狠惡的凶相，摧毀着室內的物件，他正在把那條紅花洋布的棉被，那位漂亮的太太送他的那條紅花洋布的棉被，運用他銳利的門齒，一絲一絲，一片一片的在撕碎着，白的棉花像雪花似的在空中飄蕩，鮮紅的布絲握在他手裏舞搖，這樣值得欣賞的一幕，大家都在外面拍着手掌，喊着口彩。把空氣調和得非常快樂，最後，瘋了的長人，他也慘恣地仰天大笑起來了……

五

在一個晚秋的夜晚裏，長人終於逃不了這樣悲慘的歸宿。他是自己用竹片割開了腹部，倒斃在那關「四不像」的木籠旁邊。而那隻「四不象」畜牲也給這長人的恩賜而倒臥於赤色的血泊裏。那長人住室前的木柵被折斷了兩根。

次晨的早上，當大家發現長人自殺了那回事以後，人們的心目中第一個觸着的是這樣一個感想：覺得這樣長大的一個屍首，該要去定做一口長大的棺木哩。

## 辛木隨筆

一五

某君先繼後，決計撲海自殺，乃於某日之晨、從上海搭了火車到吳淞去。但是不到半點鐘，他又很匆忙的坐了原班車回來。據說因為身上那套西裝新做幾三天，打濕了未免可惜，特地回來換一套舊的再去。

一六

一個女工和廠主發生了戀愛。有一次，他們兩人在旅館裏整整玩了一夜。事畢後，女工走出來站在旅館的大門口，雙眸眉、很得意的嘆口氣，說：「他媽的，老娘今晚實行了一次『階級鬥爭』……」。



## 洗 臉 巾

肇 齡

洗臉巾，就是一條洗臉巾。

那條巾，不過是合用：張三李四。巾，兩人用，其理由，自然是跳出那個錢字。爲了錢，兩人用條巾，那也沒有什麼不可。何況，他們又合得來，兄弟樣。

巾，已是用了六個月了，在去年的大除夕夜。

深盡的北風，呼呼叫；刮大點，那沙江上的大粒砂，河中白的浪沫，隨着旋來，鑽進他們的住處，落到他們的臉上；他們，祇用那凍得樣饅頭的手背，極力遮着面前的肉

與身邊的酒；防範砂的落下。但，那紅一塊紫一塊正在發燒的臉上，好像落過陣毛毛雨。可是，這置身其中的水泥桶編成的如營幕似的住處，倒撼得軋軋叫。平日，——五六日以前，人是黑壓壓地，在這時。現在，是歸家去了；而剩下的，則東一堆亂的稻艸，西一堆破的水泥桶，除他二人外。爲度歲，都歸去。不，都因爲是於吃飯掙錢以外還想做的那事，或，比吃飯掙錢更爲需要做的事，在自已有的處與另外的處滿足去了！

張三李四，張三，是個無家可歸的；李四，他有家，却不歸去。

「來呀！何必。」張三舉起酒，嚕啾的喝了一口。

「誰？嘿，來呀！」李四，起先正視着他，微微有點怒；過後，也照樣舉起碗來，喝。

家，是什麼？真難說。要知道，這時才祇李四。李四，也是爲了家，險些子摸柵欄。事情，是在歇工的前兩天，他領同了下工的夥伴，向工頭找賬。找點錢，好過年。

——沒有錢，祇有賬。工頭冷冷的一笑。

他們，於是便看賬，賬上無存無欠，兩清。其實，記得極清楚，每人該找兩元零，

除伙食。要不，他們剛纔在酒店，化錢也不會像撒砂。

——不信，明日要上工，那就把賬算。這時，李四動了火，氣忿忿。次日，他們果然沒有上工去；一會，李四也就被兩個路警抓去了。抓去的理由，是「挾衆罷工」。事情總算做天幸，因為日子近了年，沒有成。晚上回家去，自然沒錢，他的女人接着就噏囉：

——這又不知在什麼地方把錢輸光了，不，這時還能見人來？於是，李四便賭氣，不回去。任張三怎樣勸。

「愁什麼，莫呀。僅客媽，是那樣的！」

「那個愁？真的。不要說，談別的罷。」李四在發愁，誰能證明他不是。看眉毛，也快形成一字式了。愁，雖在心，自然也會到臉上。心，而且有人能知道，豈但是臉！即自己的臉，自己能見不？那除非是鏡子照。然而，張三這時就是一面鏡。

「好，談別的，明日過年，多鬧熱。」

「唔。」

「就是今日，也好玩。我們，何不出去玩玩？」

「好，出去。」

他們，把剩下的酒全飲乾了，又把菜與碗收拾淨了，一同出去，玩。

兩人一路走，走得蹣跚，似散步。李四低着頭，好像在算步數。張三，把眼光四處游移，看到各家與往日大不同：婦女們，忙忙碌碌；小孩，則在自己門前跳；狗，也纏繞在牠主人腳邊，尾巴亂擺動。張三這時用肩膀擠了下李四，意思是教他抬起頭，看看四周的忙亂的過年的現象，不必在發愁。李四仰起了頭，無光的眼睛在他臉上打了一轉，就問：明年，我們還是怎樣，做工不做工？張三，聽了他突然的問話，不禁吃了一驚，同時心裏也就有點微微的顫動；真的，明年做工不？做工，工頭的吃銅與鞭撻，實在受不了；不，到底做什麼！至此，兩人都沒有說什麼，祇是彼此短促的互相交換了一下視線。這時，兩人的臉色，也都為之慘然。

他們，走得不覺的進了城了。

城裏，是街市，景象自然又不同。人，多得有如蠶缸裏的蛆，層密的擠動着；空氣

裏，充滿了一種紛擾與喧囂；每個男女，都攜有一個筐籃，裏面盛着的，不外乎是雞肉魚以及敬神的紙馬，尤為兩旁的店鋪的櫃外，黑壓壓的擁擠了買貨的人；坐頭櫃的胖子同鬍子，沒有平時含着旱烟那末蕭閑了，忙得手腳無措，身邊的貨物，凌亂得不成話；小徒弟，如鼠子，梭來梭去。他們，夾雜在人叢中，邊走邊看。張三，這時看到那些為過年而紛亂的情形，他也就隨需要點這同樣的紛亂就好；可是，把頭向地下一低，望到自己兩隻腳正不停的在走着，於是，就覺得一切都空茫了！心裏，同時也就無形的襲來了點悲涼！

他們回來，順便買洗臉巾。巾，老早稀爛了。原定兩人各買一條，因了錢限制，便祇買了一條來。

日子，像馬跑。他們又算過了一個年了！過了年，仍做工。可是，夥伴倒增添到百幾十個了。

處於同一環境底下生活，且又都是荊棘滿遍的黑黯人生程途中的奔波者，所以，這百幾十個年青的工人，是極其親暱而互相敬愛的。日頭一出土，東方微微紅的時候，每

個就從稻草裏抽出身子，伸下懶腰，打着呵欠，由工頭的引領或聽了他們吩咐，去把自己遍身子的氣力不惜地用出來，同金體的汗液儘量地流。

古舊的河岸，弧形，凸凹不平。岸，用圓的煤渣而築成；岸上，滿是破碎的瓦礫同垃圾，有些地方幾堆集得如小阜；間或也有幾株楊柳，低垂得吻着河面滾滾的流水。總之，這岸是條荒涼頹敗的河岸。現在，這百幾十個工人，正在從事把牠毀壞，創造出另一个新的整齊的河岸。朝中，掘着深溝，埋進水管；再把紅石，依照原岸，砌成半環形；上面，使用泥土和砂石混合的鋪着；兩旁，則是見方的水泥板，排疊着萬字花的行人道了。輕便車，在鐵軌上發出隆隆的聲音來去，那是輸運所遺棄的或需要的材料；十幾個人，彎着腰，拖拉一具笨大的壓路輾子，嘴裏喊着一種不成腔的聲調來復前進；音調極淒涼，好像是他們整日如牛如馬不止息的累乏了後的痛楚呻吟！

太陽，不負他們期望的慢慢向西沉下去了。

太陽落，他們便收工，而以下的時間，自然就是空閑的時間了。時間，在人面前也會劃出不同的各式各樣：有些人，整日整年的閑着，感到了空閑的恐慌，於是使會設想

或做出種種於事體上無裨益的方法與事情來消磨。然而，這年青的工人們，日子全在勞碌中渡過去，而對於目前剩落下的黃昏，仍糟塌。

酒店，茶館，遍了他們的足跡。但，還有上三聖廟關門去的，也不在少數。不過，酒店的較比多，茶館則次之。酒，大概因為能夠澆愁的東西罷！他們，其中略為親近或投機點的，不用照會，不用約下，到了時間，便能在固定的某家酒店先後到來，晤面，他們默默坐下，默默飲着，不說話，神氣頹然。間或，祇有一種酒碗與酒碗無意碰擊着的陶器聲浪發出。酒量好的，便舉起手下的酒，不用普通客套，舉起碗「請」，一碗兩碗的牛飲着；不能喝酒的，把嘴唇湊近碗，半口半口嚥下，好像，這酒的苦辣有如他生活苦辣同一滋味！他們，爲了目前生活太像牛，大家都感到有種厭棄的可能；但，一轉念到今後的渺茫，立刻就凜然。所以這樣，就全把他們變成現在的忍耐與沉默了。他們之間，祇有彼此憐憫着。每個的痛苦，憤恨，壓逼，刺激與咒詛，便是大家深深感受到而同情的。什麼事，不用言語，祇須拿眼睛示下意，或把臉做個相，立時就能在各人的心裏領悟與默契了。飲完了酒，各自散去；會賬祇要誰有錢，就站到櫃台邊掏出來數。

至於，張三李四合用一條巾，算來，實在是件微乎其微的事了。

巾，是老早兩人用了。

當初，買巾的時候，原定各人一條，爲了腰裏無錢，才變更辦法：買一條就一條。到現在這兩個人來合用，自然是買時沒有想到。如今，兩人仍然要好，又仍然處在一塊做工，這他是去年那時不曾想到的事。巾，爛了就不再買過，他不買。錢，更不是沒有，沒有也祇暫時。然而，他們仍不買。

錢，誰有就用誰；何況，僅僅一條巾。

巾，兩人除了固定的洗臉外，還當牙刷，刷牙齒；又當刮舌，擦去舌上的黃的舌苔；現在，時候已到六月，則巾同時也就成爲洗澡巾了。

寥廓荒野的河岸，逐漸的在成爲一條遼闊而又坦然的馬路，這自然是這百幾十個年青工人的偉大處！

六月天，太陽利害，能夠把在田裏的農夫背上晒起紫紫的水泡。可是，這路爲了當道亟於要築成，而且限定了在極短的時間內完畢；於是，這些年青工人便在督促與輾捷



下日夜加工做着；汗，儘量流，流濕了褲子換圍布圍。但，也有發痧的；更有救治不及而至於死的，不算事。

夜了，不收工，仍得做。這，他們樂意否，不知道。可是，這時在誰都孜孜地，勤勞如日上，不倦怠；好像，壯年人有得是氣力！不，他們正是做工換了一個時間，對於這不同的時間與情形下，多少會感到興緻的。日裏做工厭膩了，使人發煩。夜晚，天上有月，高升到當頂；月，在鄉裏每夜都能見到，然而這時却不同：太清白了！舉頭望月，人在底下走，月光也就跟着走。大地上，濕得一片沉寂與冷靜。在這冷寂的周圍中，各自用鋤掘着脚下的土，心裏也會想到許多事；目前的勞苦，那是命運註定，自不會發生悲憤的情緒；而在心頭飄浮的，是種暖融的感覺；所以，便想到家，想到家裏的女人，而女人身上一切一切了！

清幽的夏天的夜，習習涼風，吹開世間許多罪孽的花。然而，我們這些年青工人，却在盡着人類重大的任務了！輕使車，在軌道上推動得發着隆隆的聲音，教人斗然聽來疑心天上在響雷；以外，那就是要使車的前進的不知名的同聲唱喊。唱，有節拍，時高

時低。這，清徹的深夜，也僅祇有這含有無限悲涼的音調，在岑寂的空氣裏迴旋盪漾！

日子一長，路也長。同時，這些年青工人的身上汗血，也不知流了若干了！

汗，混合在泥土裏來築路，那是爲了要路堅固而永久；汗，把來澆着，自己的青春的花，那是不願看到這豔嫩的花朵如此無意義的枯萎下去！

流汗，是能促成人的強健的。有些，體格發育得可怕，臂膀的肌肉，大蔴瓣樣，這誰不是拿汗來換飯吃的朋友？但，也要流之得當。太濫流，不節制，那也將會影響到原有的康健，這也是那個都知道的普通保養身體的常識。這些年青工人，却沒有顧及同注意到。六月天，整日流着汗，那是爲了要飯吃，無法。接着，又把汗來流到另一事上去，這却近於浪費了；而流過後，人是益發感到疲乏同癱軟。這樣，也誰都願意。張三也願。

孤子的張三，經不起同伴的撩撥引誘，終於在一天的收工夜裏，被人帶到濠溝邊的一間破矮的屋子裏，關着門，用着不久曾流了汗的結實身軀，流了一被身大汗了！

張三，對於這，並不是初初第一次；多，有得記不清。可是，這一回，張三却學

了乖。

同張三來的，是四個人。四人把人送到了地方，就走，那才是算盡了義務。然而，他們不走。他們在床上亂打滾，又隨意的在那瘦小的女孩身上摸索着，更逗着她害羞的說出許多於他們自己滿足的話後，才勉強的把張三丟下動身去。

剩落下的張三，客氣來了，不言語，望人望屋。他，是在竭力的抑制着；然而，青春的火，正饒熊熊的在內心狂燒。他，就把那少女摟抱到懷裏了：嗅着，貼着她。過後，又問她每天能接幾多客人。

那少女，伏倒在懷裏，樣子變得柔順可憐，像羊。聽了他話後，不答，把眼睛斜睨着他，微微笑。

這時候，外面凶凶的來了一個女人了。

女人，將近四十，臉上憔悴；看樣子，像她娘。她一進來，那少女就急忙的掙脫起來坐到床沿上去了，振着嘴笑。笑娘來剝「河老」。

張三，是築路的工人，不是撐船的「河老」。然而，也得剝。祇是進門不把四伯錢

向桌上一丟，那就有被剝的理由；這是這地方規矩，連小孩也懂得。張三不懂規矩，自然受剝。女人把桌一拍，兇狠狠：

「你，來此做什麼；」

「你，這兒不是賣——」

「那是隔壁。」

張三拔腳就走，女人攔着門不准。說，這斷黑的時間進到人家的屋子裏來，非姦即盜。你這人就作不是那種人，至少也是個賊。於是，她伸手向張三身上搜檢。張三反抗，不行。終於，被她在袋裏搜出了僅有的兩吊錢了。錢一到了女人手，就哈哈大笑，朝他作了一下媚眼，風快的跑出去，拍的把門反關着了。

張三癡癡站在房中間，發呆。於事情上，全明白：先前同伴對他們的笑，問他有多少錢；待他把錢報明後，同伴就說不賞；將才那少女躲在床頭抿着嘴，也是在笑；他們這些笑，自然是這事的因了。錢，出是應該；錢出於嚇詐，却有些不甘。回頭望那少女，少女仰臥在床的中央了；褲子也褪下，兩隻瘦小的白腿已高……。

張三，一切事，剎那間全忘記了！像瘋子，奔過去。

.....

半邊月形的沿河路，快築成了。地方上化了不少錢，百幾十個工人費去了無數的氣力，日子也半年零，路成，是應當。可是，他們看到路快成功，各人的心底就潛潛地感到一種行將離別的悲哀！百幾十個工人，都年青，如兄弟，處在一齊生活有半年，一旦分手，沒有誰不是依依不捨的樣子，同那心裏一種說不出的悵惘！

其中，有些人，一方粘戀於這相敬相愛的夥伴，而一方又不能忘情那濛濛邊的矮屋裏的溫柔，所以，這時更難過。張三也一樣。張三近來精了，是內行：化去四百錢，還能另外吃碗稀薄的粥；夜晚，就再無須喝酒了。即或喝，至少也能省一碗。張三李四，仍然要好。李四與自己的女人也親暱。巾，還是兩人用。

天氣，異常熱，真是六月三伏天。

太熱，不做夜工。日頭一落山，大家便結羣的向河中洗澡去。沿岸，是停泊了有不知多少的船隻，在往常。船，有裝谷裝柴的鴉尾船，有販鹽運布的「笆斗」，有小汽輪

，有划子，有……現在，大概因為熱，也少。於是，便成全了他們盡情玩水，打采子了。人，站在蘆船上，縱身一躍，嘩的一聲祇見一線黑的頭頂，在水面浮浮動，過後，又像半截東瓜飄來飄去；有些，還能把全個身子浮起，如上水衝來的淹死的「河老」。這，要會玩水的才如此。不識水性，則在沿岸淺處洗。張三在淺的地方洗；晶瑩的水花，四處飛濺。

「拿來呀！快。」李四等張三的手巾洗，用脫下的褲子圍到下身，叫。

「快。」仍不停的巾上下亂擦。

「爺！我熱囉。」

手巾，就連水的正拋到李四頭上，李四拿着下水去。

「倒運呀！李四。」

「真會倒運！」

「他，剛才在香妹處來。手巾，拋上頭！」

洗得正起勁的李四，聽到他們話，像晴天一霹靂。立時停止洗，頭亂搖，口裏急急

一口口吐痰沫。他想：啊，那巾，是一定有種骯髒的東西在上面。祇知道是那骯髒的，凡沾到身上，或頭上，便會倒運同悖時的。雖然自己親眼沒有看到，但誰也這樣同聲傳說。巾，將才恰恰拋到頭上，頭頂感到一陣涼，那是明明的事。自己，連年做苦工，拿氣力來換吃，往往尙會不得飽，挨餓，這纔是極惡劣的命運主宰，才這樣；此後，是更壞，那再有什麼力量來擔起！這時，眼前一片黑。他悔，不該洗澡。又悔，早日沒有買過得一條巾。

手上捏着巾在發楞的李四，忽然笑了。笑將才自己無端而恐怖。取，展開在眼跟，才算是實在，傳說終歸空洞。他這時是在想到他自己昨天前天也和自己的女人……而張三也就接着洗過了澡後的手巾如常洗。這樣看來，事是都一樣，極公平。分別，也祇是知道與不知道而已。所以，李四適才的不好的想象和感覺，倏然就消滅到無踪影了，心裏，一切釋然坦然！風快的用巾蘸着水洗，洗到頭上，洗到胸前，洗到腹下，洗到……。

### 辛木隨筆

一七

蜜司董的國文成績最好，無論「文言」「語體」，全非常之精通，大家公認她為××女校的高材生。有某君慕其名，到她宿舍裏去拜訪，則見書架上擺着下面這幾本書：

張資平作：苔莉 飛絮 愛力爾外 愛之渦流 跳躍

着的人們 紅霧 天孫之女 羣星亂飛

郁達夫作：迷羊 寒灰集 鷄肋集

章衣萍作：情書一束 友情

徐枕亞作：玉梨魂 刻骨想思記 雲濤淚史

張恨水作：啼笑姻緣

此外尚有「紅玫瑰」十餘本，「自由談」彙訂本一冊。據

蜜司董說：再近還預備添購郁達夫的「她是一個弱女子」，和姚蘇鳳的「少男少女」各一冊云。



# 詩選

## 夜戰

漆黑一片的空間，  
死氣籠罩着沉默的夜。  
吳淞江上瞧不見漁家的燈亮，  
隆隆的巨聲發自敵人的砲艦。  
探海燈不去探照海洋，

## 王平陵

照着敵機在雲端裏翱翔，  
紛紛對着繁華的市場，  
贈送一百磅，三百磅，三百磅的巨彈。  
巨彈突然落地，  
黑色的霧漲滿了空際；

火花伴着血花飛濺，  
塵土裏又拋起一團白色的濃烟。

青青的樹椏，

像是寒冬的枯木，  
地上沒有芬芳的野花，  
海濱看不見完整的高樓與華屋。

敵人偷偷地闖進我們的陣地，  
壯士們悄悄地伏在壕溝裏，  
他們並不知道是我們的陣地，  
機鎗掃滅了他們預定的毒計。

探海燈依然熾烈地四射，

## 別

我是輕輕悄悄地到來，

敵機不住地在空中擲彈，  
排砲不知放了幾千萬響，  
壯士們鬥爭的怒潮愈是激揚，高漲。

血線上吹來一陣悲慘的預告，  
壯士們一個個躍出戰壕，  
殺呵！衝呵！  
勇敢的將軍站在山岡上發號。

是暴雨在屋頂喧叫？  
是狂風挾走萬丈的驚濤？  
是維蘇佛的火山在舞蹈？  
是冰山壓碎荒涼的孤島？

## 沈紫曼女士

像水面飄過一葉浮萍；

我又輕輕悄悄地離開，  
像林中吹過一陣青風。  
你愛想起我就想起我，

### 薄暮的景色

旭紅的太陽，  
緋色底霞做了他的薄衣，  
又像凸出在碧雲上，  
一只奇種的金魚。

躲在樹林的深處，  
光輝不住在縫隙裏偷射出，

### 我怎能平心下去

(Franz Abt作)

小燕子飛回家鄉，  
玫瑰花飄零滿地，  
銀色的夜鶯歌曲，

像想起一顆夏夜的星；  
你愛忘了我就忘了我，  
像忘了一個春天的夢。

### 金素兮

英雄，莊嚴，  
你的本質。

你在跟着我走，  
遠處銀帶裏也有，  
漣漪盪漾出的紫霞，  
誰說沒有月亮的熾爛——健而美。

### 趙景深譯

山谷傳聲是耶非？  
我的心盈盈流血，  
想向你傾吐悲淒：

這樣的時候我失去了你，  
我怎……

唉，我怎能平下心去！  
我怎能平下心去！

白燕兒飛向南方，  
在午晝尋覓橘林，  
看西方太陽將墮，

紅光反映橘如金，  
我的心盈盈流血，

想向你傾吐悲情：  
這樣的時候失去了卿，  
我怎……

唉，我怎能平下我心！  
我怎能平下我心！

## 鐵蹄下的蠕動

袁牧之

序幕

序幕中所有各景均可不必特製佈景，僅用一幅灰色布幕懸掛台上，而用光及道具等辨別之。

第一景

景為日軍隊的司令部。極簡單的道具；幾張桌子，幾張櫛椅，桌上滿堆着文件，軍器，地圖，及其他，牆上有槍，有軍衣，軍帽，望遠鏡等，總之，所有佈置立求簡單，

只要能表現出是日軍司令部就夠。

開幕時，有十餘日人圍着桌子觀地圖，有一個似司令模樣的用在地圖上指點，其餘的都留神地注視着，這許多圍着的人中，有的着長官的服裝，有的西裝，也有的竟是日本裝。最後，司令模樣的日軍官舉目對其餘的環視了一周，各人的情緒也就比較鬆弛了些，漸漸地各自走了開去，有的坐到椅子上去吸着煙，有的依舊在研究地圖，軍官背着手在室內來回地踱着。

不一時，進來一個兵，手拿着一件文件，交與軍官，軍官視閱，所有的人也全圍着看，隔幾秒鐘之久，軍官把紙交於另一長官，並以眼向衆示意，衆會意，各取衣帽及軍器。

在此混亂之際，第一景完，幕下。

第二景

開幕前，前場先把燈關滅，使成漆暗，引觀衆用全神注意台上。

銀角聲後，幕啓，台上同樣漆暗。

靜寂，一切都在靜寂之中。

台之一角有隱約的燈光射來，但極稀淡微弱，不久又滅，不久又亮，來而復滅。在燈光射出之處，略聞騾擾聲，極微弱，不久又完全不能聽得。

遠方有犬吠聲，甚覺悽然。

除此更加以他種方法，顯示此時為夜深人靜後。

在啓幕後約三四分鐘之久時，突然一道紅光，不但在台上使灰幕成爲紅色，且使觀衆席上也同樣強烈，令觀衆在黑暗中已放大之瞳孔，突然受此強烈之光，不及收縮，以致耀目難睜。

正當觀衆在瞬目之際，隨着光而來的是一聲轟天炮聲。

接着，又是漆一般黑，但不是死一般靜；遠遠又有騾擾之聲作。

約一分鐘後，接連着是紅光與炮聲，火光似雨一般自台右射至台左，左方遠處有啼哭號呼之聲大作。

第二景終，幕下。

台上除幕而外，一無所有。

燈光用強度之紅色，白色，黃色，或琥珀色，以示在強度日光之下。

開幕不用銀角，在開幕之前即聞飛機聲，忽輕忽重，幕隨之而啓。

幕啓後，飛機聲依舊忽輕忽重作響，但並不見飛機，只在幕上見二三架飛機影子，忽大忽小，大時如桌面大，小時如橈面般大，大時聲亦隨之大，小時聲亦隨之小。

一彎腰，弓背，白髮之老嫗，背一大包，抱一三四歲小孩，由台左逃上，不時回顧後方，那小孩雙足顛着，兩手伸着向後，大聲連呼「媽媽」。

老嫗以手掩復小孩之嘴，使不作聲。

突然幕上飛機影子擴大，聲亦隨之大，漸漸影子更大，使全場近暗，聲亦大於震耳，老嫗向上一望，當即大嘆一聲，暈倒在地，小孩更大聲哭呼狂顛不止。

右方腳聲，馬蹄聲，車輪聲起。

腳聲，馬蹄聲，車輪聲近。

一羣日兵，橫執着鎗，鎗前加以雪亮刺刀，散漫着由右方街上。



小孩見之哭呼聲更大，尖銳，顫抖。

日兵踏老嫗小孩身而過。

小孩哭聲依舊有，惟弱而無力。

隨着一羣兵後的是用布蓋着的一輛重車，滾老嫗小孩身上而過。

小孩哭聲止。

右方連續着無數腳聲，馬蹄聲，車輪聲。

幕下。

第四景

台之中央後方佈一兵工廠的門首，有若干中國兵守着。

突然數響鎗聲起自台右方，中國兵均聚集一處，向鎗來處探望。

鎗聲近，中國兵均將鎗裝彈。

右方有火光射來，並有一二中國兵受傷倒地。

中國兵向右方開鎗，漸漸斂彈倒地。

中國長官自兵工廠內出，止住開槍，退守廠內，緊閉大門。

右方有槍砲轟擊大門。

中國兵奮門而出，向台左奔走，右方用機關鎗掃射，中國兵先後倒地，塞住台左走路。

日兵由右方街上，衝進兵工廠門。

鎗聲繼續不斷。

幕下。

第五景

台之週圍依舊是灰幕。

台上佈着房屋模型，有高三四尺，有高一二尺，有周圍桌面般大一宅的，有周圍桌面般大一宅的，有樹木，也有河流和橋樑。

開幕後，飛機聲忽近忽遠。

有隱約槍聲及騷擾聲。

突然間，從右方房屋模型中發出大聲可怖的呼喊，隨即見到右角有微紅的火光。火光漸大，呼喊聲亦隨之而大。

立時間右方房屋有一二間倒坍，並火勢甚烈，向附近蔓延。

飛機聲較前更大，左方房屋模型間亦起騷擾聲。

由飛機上墮下數顆炸彈落於左方，左方亦起火，房屋倒坍，木片泥土向四面炸射。

右方亦起呼喊啼哭聲，聞之身顫。

飛機聲，槍聲，呼喊聲，房屋倒坍聲，及火光，均同時繼續着。

幕下。

第六景

景為一片空地。

一羣中國兵拖着槍由右面退向左面，一個中國軍官也隨之由右面退至左面。

接着一隊日兵，持槍對着中國兵上。

有一個中國兵從左面後方衝到前面，意欲反抗，日兵即向之開一排槍，中國兵有四

五人倒地。

中國兵也想持槍反擊，被中國軍官阻止下來。

一個日軍官走近中國軍官前，欲令中國軍隊繳械，中國軍官不允，日軍官即出槍對着中國軍官，中國軍官亦想從腰間拔出槍來，被日軍官一槍中在右臂上，不能動。

日兵三四人衝上前去，用刺刀向中國軍官刺，且以槍擊之，中國軍官倒地。

中國兵見狀欲反擊，被日軍用機關槍掃射，次第倒地，餘者束手被縛，被日軍奪去槍械，並勒令中國兵將武裝解除。

中國兵的武裝均被解除，槍械均被繳下，日本兵尚以為不足，將剛才反抗劇烈之未死者用刺刀加之以死，未大傷者用刺刀割其耳鼻或手。

在慘不忍聽的呼喊聲中，幕下。

第七章

景為街路。

飛機聲，槍聲，呼喊聲，隱約得聞。

中國居民，三五成羣，扶老抱小，背包提箱，零亂地打右面逃上，有的哭不成聲，有的不敢聲張，只是欲泣。

三四日兵蹣跚地打左邊上，正和中國人民對遇，戲弄似地用槍上刺刀把小孩從大人背上挑了下來，小孩撕破着咽喉啼哭，大人跪在地上用前額碰碰地磕響，把日兵當鬼神一般求着拜着，但又不敢哭出聲來。

一个老者見狀向日兵瞪了一眼，被日兵順手一槍擊倒。

衆見開槍，皆逃奔，一女子聞小孩哭聲將絕，伏屍大號，日兵趨前用手將女子頭髮一拉，使她抬起頭來，向其臉看了一看，斜睨其餘日兵，另一日兵點首，衆乃挾之以去。孩子的哭聲漸弱，最後死絕。幕下。

第八景

景爲日軍營中。

日兵一行，日軍官及華軍官各一名在場。

日軍官注視着華軍官，華軍官被束縛着，日軍漸漸趨近之，在華軍官耳邊默語，華

軍官瞠目無以對，日軍官怒視之，再輕聲地問，華軍官依舊搖頭，日軍官怒，示意日兵，日兵即以皮鞭笞之，華軍官倒地，日兵又以刺刀亂刺。

華軍官死絕後，日兵又用油及木柴加之屍上，用火燃焚以滅蹟。

屍身着火，發出嗤嗤的聲音，在轟烈的火光中，幕下。

第九景

景為東北某大學之女生宿舍。

四五女生在一張牀邊聚作一團，臉上都現着驚惶之色。

窗外有槍聲，喊聲，漸漸而近。

女生們更畏嚇。

突然一粒子彈破窗而入，飛過女生們的頭上，打破了屋頂，磚石泥灰傾倒下來，女生們用尖銳的喊聲喊了一聲，都躲到地上去了。

立時有四五日兵聞聲而來，進屋見無人，欲退，有一個日兵見女生伏在地上，即阻止彼等退去，闖了進來。

首先搜尋書桌，又搜尋衣箱，在衣箱中取出襯衣，襯褲，及婦女的祕密用物，日軍們見之即斜睨着伏在地下的女生們看，臉相由凶猛轉為嬉皮，並漸漸趨近向之端詳，見其中最年幼的一個貌特秀麗的，用手拉了過去，日兵圍作一團，看不見那年幼的女生，更看不見日兵所對待她的動作，僅聞有類如手拍在肉上的聲音，親嘴的異怪的聲音，撕布的聲音，和那女生的被悶住的嘴的喊聲。

其餘女生見日軍未曾注意，向門溜出，日兵見女生們向外逃即過來追，但僅抓住最後一個年長的體格甚強的女生，日兵抱之親吻，撫摸，又推之倒地，過來捉住那年幼的，此時年幼的全身衣服已被撕成碎片。

年長的見狀忍無可忍，拿起窗旁花瓶，向日兵擊去，有一個日兵受傷，因之大怒，將年長的女生捉住，大加凌辱，且用刺刀向其肚下挑刺。

那女生大聲呼痛。

幕下。

景爲曠場。

兩個日兵在場的左面掘地，掘成一個深坑。

另有兩個日兵帶拴帶拖地拖着一個滿頭鮮血，微聲呼痛着的中國傷兵由右而上，像皮球一般丟去深坑中，兩個掘坑的日兵即將泥土向上填蓋，泥土一層層地蓋上，那傷兵的微弱呼聲漸漸而滅。

兩日兵即開始掘第二個，又掘成了一個深坑。

兩個日兵又拖了一個沒有兩手臂的中國傷兵上，將他去去第二個坑裏，兩個掘土的便又把土向上蓋，等土已蓋平，還聞「呼！呼！」的微聲。

掘土的掘好了第三個坑，有兩個日兵拖了一個沒有了兩腿的中國傷兵上，把兩腿的斷折處正好拖着在地上磨擦，沿路染着血痕，大聲呼着痛。

日兵將他投在坑裏，掘土的日兵將土向上蓋，蓋至土平，呼聲還是一般大，聞之身顫。

當掘土的開始掘第四坑時，第三坑裏的無腿傷兵用頭鑽出土面，七空滿流泥和血。



日兵見其鑽出頭來，用腳立其頭上，壓之再入土內，傷者無力再鑽出來，伸出了一只緊握着拳頭的右手，呼聲稍弱。

幕在呼聲尚未完全息止之前下，幕下後呼聲猶聞。

第十一景

景為街道。

來去行人甚衆，可見是一條熱鬧街道。

中國學生六七名，挾着一卷傳單，一桶漿糊上，兩三個忙着貼，兩三個忙着發給路人。

路人都聚在一起，有的抬着頭看牆上標語，有的接着傳單來讀，每個人都關心着。正在人羣漸漸加大的時候，來了一隊日兵，把六七個中國學生全數抓住。

路人們正欲逃避的時候，被三四個日軍持槍嚇住，衆乃躲在一邊。

另一隊日軍帶着另外的三四個學生上，用槍逼他們依排地站在牆腳下。

一個日軍官用指數着站在牆下的人數，然後用槍把第一個學生射倒，同時第二個學

生暈了倒去，羣衆中又一個大聲地喊了出來，立時亦被日軍用槍射死，羣衆見日軍向之射，欲逃，亦被日軍射死。

日軍依次地射擊學生，學生一個個飲彈倒地。

幕下，槍聲猶聞。

#### 第十二景

景爲日兵工廠門口，台中佈一門兩牆，將台隔爲前後兩半，後半爲工廠門外，前半爲工廠門內。

有四五日兵在門口守着。

中國短衣工人五六人打門外走過，回頭望了望日軍，日軍即持槍逼令走進廠門，工人們無奈，只得聽命進來。

一個日軍站在門口，擋着出路，用槍對着他們，不準他們脫逃。

一個日軍把一個工人用繩吊在樹上，用皮鞭抽打。

一個日軍用刺刀尖在工人的臂上割花。

一個日軍用刺刀割去工人的耳。

工人們大聲呼救，日軍即用刺刀割下工人的衣角，塞在工人的嘴裏，使不能叫喊。

日軍又用刺刀割破吊在樹上的工人的衣服，用皮鞭在赤露着的肉上抽。

日軍在作弄工人的時候，工人如有半點反抗或逃避，日軍即提手一個巴掌。

工人們忍着痛不能喊，只從鼻子裏喊出慘痛的呼聲，此外是日兵的皮鞋脚踏在工人身上的聲音，日兵的手和槍及皮鞭打在工人肉上的聲音。

幕在這許多混和的聲音中下。

第十三景

景為街道，台的中間，自後到前佈着一疊沙袋，把台分為左右兩半。

一隊日兵押着一羣着短衣的中國人自右方上。

一個日軍官數幾張鈔票給一個中國人，然後再給一把槍給他。

一羣中國人都發到了鈔票和鎗，日軍官即令之伏在沙袋旁，把槍頭都對準了左方。

日軍官又令日兵指示中國人如何使用槍。

最後日軍官在袋內摸出一只銀角含在嘴內，令日兵都退下右方，日軍官自己也退下右方，日兵退時都以槍對着中國人，不使逃脫。

待日兵退後，中國人都回首望望右方，有一個中國人棄槍爬過沙袋欲從左方逃去，另一個中國人也想效法，一聲槍聲，接着火光自右方而來，把第一個欲逃走的中國人射倒，第二個中國人也就爬回沙袋，不敢再逃。

一忽後，右方遠處吹來一聲銀角聲，中國人即開始向左方開槍。

左方於是也有回彈飛來，有一二個中國人傷而倒地。

沙袋旁的中國人不善槍法，發彈甚慢，左方的來彈反比射去的多，不一時從左方衝上一隊中國兵，向沙袋右方開槍射擊。

沙袋右方之中國人見勢不能敵，棄槍欲從右方逃去，接着是右方遠處的機關槍聲，向台左掃射，沙台左方的中國兵開聲伏在沙袋左面，有沙袋擋着，死傷尚少，可是沙袋右面的中國人無從逃避，不一時，全數倒斃。

在許多飲彈倒地的中國人混亂地在地上滾着的時候，幕下。

## 第十四景

景爲馬路，掛着中國店的招牌，可是排門關着，從光的方面可以知道是晚間。

有一個中國人在路中行走，自由而左，慢慢地，另有四個日兵，兩個一行，成爲兩行，前面一個長官，臂上都繞着（EMP）三個英文字，大踏步地也自右面走上。

走到前面一個中國人身後，長官即用力把他推到了路旁，好像跌開一塊石子一樣，使讓出一條路來，大踏步地向左方走下。

中國人怒向之，無限忿怒，但僅咬咬下嘴唇低着頭向右方走回。

另有一對男女，挽着手自右方上。

左方有兩個日本便服男子走上，與中國的一對男女面過，故意地猛力向中國男子肩一碰，使之退了兩步。

那女子本低着頭在走，並未留意是誰相碰，隨口在嘴裏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話，兩個日本人，即擁上去，一人一個巴掌，並用拳在她乳部打了兩拳，握了一把，一擺擺地向右方走下。

中國男子見狀，欲衝上前去，被女子一手拉住，四個眼對了一對，各蹙起了雙眉，低着頭向左方走去。

一輛人力車，拉着一個日本便服的男子自左而上，那男子不定地用腳頓着踏腳板，車夫拉一步，用驚懼的臉向日人看一看，從情狀可以看出他了解日人的頓腳抑是叫他停下，抑是怪他拉得太慢，他真嚇得左右兩難。

日人頓腳益重，車夫更不能了解，最後日人從車上跳下，用拳用腳向車夫亂打亂跌，車夫丟去車槓，兩手捧着頭顱，任其作爲。

幕下。(序幕完)

補序幕

在序幕中所有各景均以幕統一之，在補序幕中所有各景均以一道牆統一之，懸佈於台口，和普通人之肩頭一般高，演員均在牆之後方，僅露出頭。

開幕時，一賣報的在牆內喊着「報！報！」，行人們相爭來買。

一羣學生持着旗來羣衆中宣傳，羣衆相聚一團。

另有幾個學生在牆上貼標語，宣傳品等。

羣衆愈聚愈多，幾乎把道路阻止交通。

燈光息去，第一景完。

燈光再亮時，牆外滿例着無數人頭，各人手執一白旗，引領望着遠處，遠處似有一台，台上有有人在演說，但僅見其指手劃腳，聽不清說詞。

不時羣衆一致向上把旗舉起，口中同時地「哦！哦！」呼喊。

燈光息去，第二景完。

燈光再亮時，牆內滿着白帽救護隊女子。

手中各執紅十字會旗，同聲地「哦！哦！」呼喊，高舉旗子。

燈光又息，第三景完。

燈光再亮時，牆內滿着武裝青年，各人肩頭荷着槍。

一聲口令，應聲即是不約而同的皮鞋跟碰皮鞋跟的聲音。

不一時，鼓聲作，隨鼓聲來的是號聲。

幕在雄壯的軍樂聲中下。(補序幕完)

第一幕

一間破舊的房屋，有一窗一門，門僅是用不平的舊板釘成的，窗上的玻璃已碎成片，用發黃了的報紙糊着，室內有兩張板鋪成的牀，牀上的被窩已由白變成了黑灰，有張桌子，桌上最主要的是一堆報紙。

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穿着藍布衣褲，背着手在室內繞着圈子，臉上現着憂急，忿怒。

時在黑夜，室中亮着一盞不明的燈。

窗外叫着：「賣晚報！賣晚報！」

那孩子聞聲，一邊在口袋裏掏銅子，一邊從門裏奔了出去。

一回兒拿了兩張報紙進來，湊近燈光翻閱，臉上憂急忿怒之色漸漸加重。

讀完報，又起立，心不定地在室中徘徊。

突然一挺胸，一昂頭，奔至案旁坐下，在一張紙上用筆寫了些什麼，又把紙封進了



一個信封，在信封上題了幾個字，把信豎在桌上。

然後走近一張牀邊，擇了幾件衣服，包成一包，戴了帽子，提了包，熄了桌上的燈，出去。

室中靜寂，只從窗外傳來些夜的雜聲。

過一回，從門裏有腳聲進來，待燈燃着，才見是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也穿着藍布衫褲，也同樣的在臉上現着不安的神色，一進門燃亮了燈，就把帽子向那另一張牀一丟，由這樣子可知他也是這屋子的主人，而且是那張牀的主人。

他見孩子的牀上空着，甚為驚異，把眼在室內打了一個圈，見到了桌上的信，於是馬上拆開來看，看畢，現出怒意，把信撕成了片，重新戴上帽子，熄了燈，出去。

屋子又變爲靜寂，只從窗外傳來些夜的雜聲。  
幕下。

### 第二幕

台上相反的佈着一個屋子，台口作屋的內部，台後是門口，門外是一條街。

這屋子的一隅貼着一張白紙，上書義勇軍報名處。

有一兩個人，在屋內守着。

那十二三歲的孩子，提了包進來。

在他進來後，隨着一個高大的男子也進來，那男子搶在孩子前和守着屋子的人說話，說聲不大，台下聽得模糊，接着守屋子的兩個人拿出了一本簿子來，那高大的男子就在簿上寫些什麼。

那孩子也湊近去和那兩個人說話，那兩個人向他上一打量，微笑地搖了搖頭，用手指指那高大的人，又用手裝個手勢，意思說他太矮太小，不及格，搖了搖頭，表示不能收容。

那孩子沒法，只得提了包退了回去。

幕下。

第三幕

景爲一條街，台後佈着一井當舖。

那孩子提了包上，走進那當舖。

過一回出來，手上的包已沒有了，身上的衣服也少了一件，一手把一張票子摺好，藏入袋內，一手在數着手中的錢，慢慢地下。

幕下。

第四幕

台前是一條火車站的月台，台後佈着一節灰黑色的四等車。

月台上有乘客忙着來回。

一個手裏拿着紅綠旗的，嘴上啣着銀角的車站職員也在來回地走着。

第一幕中的那個二十多歲的男子急急地上，在找尋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

不一回那十二三歲孩子果然也來月台，被那二十多歲的男子一把拉住，接着就問：

年長的：「你上那兒去？」

年幼的：「上東北去！」

年長的：「幹嗎去？」

年幼的：『拚命去！』

年長的：『值得嗎？』

年幼的：『我想是值得的！』

年長的：『這夠力量嗎？』

年幼的：『假如每人都和我一樣就夠力量了！』

年長的：『以後怎麼樣？』

年幼的：『什麼事以後怎麼樣？』

年長的：『這樣拚了命以後，是否可以把一切帝國主義都打倒了？』

年幼的：『這個我現在不問！』

年長的：『假如你覺得你這樣是值得的，你不能不問！』

年幼的：『我現在只想有一支槍，到前線去面一面前那獸心的倭東西！』

年長的：『你這是感情的衝動，你是盲從！』

年幼的：『不！我不是感情的衝動，也不是盲從，我只覺得現在因該把所有的力

量都集中來救這個急，以後事以後再解決！」

年長的：「不懂事的孩子！」

年長的把抓住他的手鬆了。

拿紅綠旗的搖搖綠旗，吹了一聲銀角。

那年幼的向年長的說了一聲「再見。」奔上車去了。

年幼的從車窗中伸出頭來說：「我想這時是得集中的！」

車移動，年幼的臉漸不見，年長的用目送之，怒着說：「不懂事的孩子！」幕下。

## 辛木隨筆

一八

「抓得住，放得開。」當你開始去追逐一個女人的時候，應該牢記這六個字的信條；不然，你會流眼淚的。

一九

大學生甲、乙、丙三人畢業後，均預備自費出洋。甲主張去法國，理由是法國缺少男人，女子有供過於求之勢，混個洋老婆比較容易些。乙主張留日，理由是日本的女人有服從性，丈夫要她跪背挖腳丫，她決不反抗。丙則始終主張到美國去，因為美國女人多半是很有錢的。

# 失

李孟平

那是一個寂寥的下午，天空厚厚地籠罩着雲，季候呈現十足的秋天的陰鬱，雖說時光還不曾踱入黃昏，因秋空的低沉，室內老早就幽黯起來。

我正悶悶地坐在桌上攤開的書前，眼睛全然攝取不進頁上的字義。茫然的耳朵裏交響著院牆外廣大的操場上亂雜的人聲，網球場上慣用的熟悉的術語，與乎市裏嗚鳴的車叫，我感到一種無名的煩燥，想往郊野舒展一下被揉皺的神經，於是戴上帽子從寢室裏走了出去。

橫面穿過操場，走出學校的西便門，順右手轉灣便可以直達北極閣，這是女生們往學校上課惟一最近的路。因此雨後潮軟的泥上，雜亂地印着許多橡皮套鞋，跑鞋與乎高跟硬底各種深淺不同的印痕，由這些印痕令人想起那沉重的，輕鬆的腳步。但因為季候與時光的使然，這印痕落在我的視野裏，祇鋪展着一重秋日的寂寞，兩棵沒葉的大樹光澤澤地孤獨在冷落的路傍，幾片枯葉被西風飄擲在路邊的河溝裏，河水如厭世的老人憂鬱地皺着額頭……

這些事象，即刻又增益着我潛伏過鬱，我輕輕地懊悔在這樣蕭瑟的秋天的下午走了出來。的確秋天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季候，風飄落葉沙沙的聲息，冷淡的斜陽，疏疏的樹枝以及天空淒涼雁鳴，在在都是撩起一個人的思感。但自己究竟是一個有着自尊心的年青人，而且隨着朋友涉獵過一些尼采。因此縱便在怎樣容易引人懷念的秋天，我也竭力克制着情感；使或種力量與事物來估據自己的生活，眼睛注視在匆忙的現實。

在匆忙的工作中，筆便成了我頂重要的合作的夥伴了。

在許多靜寂的秋夜，筆為我打開那被包裹在深層的靈魂，為我在薄薄的紙上，繪畫



出憂鬱的影子；爲我向喜悅的人們傳達我內心的信號；爲我在黑暗的深淵投擲下石子，爲我向有着太陽的明天呈獻着希望。真的，筆是近來頂知心的朋友。

但筆究竟不及那有着熱流的血，跳動的心的或種生物那樣的討人喜悅，雖說牠可以爲我吐出千種百種我自己的語句，却不會嬌媚地裝出一個好聽的聲音，對我而且永遠是那樣平板着臉色，因此每當牠疲倦地休在我的手指上，畫出一些連自己的眼睛看了都不過意的的字跡時候，常常儘刻薄之能事地譏笑牠是：「老馬拖大車，愚蠢而且沉重！」

但一想到牠一向是那樣依戀着我，不論我是貧乏與富有，喜悅與憂愁，牠對我都是一樣的看待，不象或種生物那樣精細地懂到金錢和名位，我的苛責的心即刻內疚起來。我常常如同原諒自己的缺限與弱點般的原諒牠的沉重和愚蠢。而且漸漸地對於那忠厚的臉，直硬的身子茁長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愛好。

在悒鬱不于靜寂的路上，我意識地思念到我的筆，淡淡地感到一種寂寞中的安慰。我想縱使是怎樣怎樣的孤獨，在筆與我之間有着了解，慰藉，同情存在。我迅速地走

了回來，計畫着和筆來述說這悵鬱的下午。但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在應當把晤牠的地方，却不見牠的形跡，我匆忙地尋遍了書桌的三個抽斗，燭照了桌下的四個角落，檢查了當天用過的書本，然而，我的天，全然沒有筆的影子！我的心漸漸地爲這一向不曾預想而忽然來到的事實沉重起來。

自然，在生活裏我也曾失過比筆更令自己心戀的東西，但却不曾給與我這樣的震動。因爲我知道那個是拥有着分辨貧乏與富有，卑微與名位的腦子。但一向呈現得那樣愚僕與純情的筆，也會忽然聰明了嗎？我想着。想着，深沉地，不能明白。

一位朋友，悠悠地踏進房來，我即刻告訴他這個不幸的事故。

「那有甚麼稀奇！我失掉過三枝啦！」朋友很超然地回答。

我並無心惱怒他對於這事故的缺乏同情，祇暗暗地愈往筆的懷念裏深入，我知道在同一的空間與時間，有許多遭逢着這樣事故的人；但我敢憑着太陽保證，不是筆與人的關係不是這樣，便是人對於筆的看待不同。

「你下午到過一些甚麼地方？也許丟在講堂裏吧。」

聽着這提示，我的沈澱的希望，忽然又浮動起來。即刻奔出寢室，尋跡着由宿舍到教室的路，我想筆，會睡在路傍的草內，聞到我迫急的呼吸會觸着我的鞋尖，我想也許會被生疏的腳掌把牠半個身子踏在潮軟的泥內，我想牠也許睡在講棹內同着字紙團和粉筆頭，絮絮敘談。然而世界上想象永恆不是現實，終於在路上，教室裏我祇體驗到一個加倍的空虛！

在黯淡的天空下，我拖着一雙沉重的腿回來。如鉛般地沉落在椅上。無望地注視着筆在原稿紙，筆記簿上留下的令人感傷的殘跡。漸漸地這些字跡在我的眼前模糊起來：

……

髒髒的才子在泥濘的路上，遠遠地看見我的筆被壓輾在一個老馬架着的大車輪下，那象牙色的身子粉碎在黑色的血液裏，我感傷極了，用了我顫抖的手俯拾起牠破碎的屍身，但我仔細查看時，拾起的祇是一些細碎的石子，我的筆却完整地在另一個手裏，那髒髒是黑市大街的地帶，穢積的手指正在玩弄着象牙色的身子而且那人用了卑污的嘴，吻着牠的黑色的頂。我真的無法制止自己的憤怒，我如何能夠旁觀我的筆忍受那樣的

侮辱。我瘋狂地執着那市僧的臂膊，大聲向他咒罵。

「你怎敢這樣放肆？你這賊！趕快退還我的筆來！」

「你幹甚麼？你瘋了嗎？你知道你站在甚麼人的跟前？」

出乎意料之外我碰了一個威武的斥責，我細看我執着的却是一個富有的紳士的臂膊，事情使自己異常的窘迫而且糊塗。但我却清楚地看見我的筆如一向偎依在自己的口袋裏的偎依在別人華麗的口袋裏，露出半個臉子，帶着嘲笑的神情賞鑒。我的窘狀。忽然一股劇痛襲入我的胸懷。我感到一種超越於被壓輾的感傷，被玩弄的憤怒底認識的悲哀。使我無力地在這詰問的紳士的眼前低下頭來。

一向被看為愚樸，純情的筆，也能夠分辨出被把握的手底粗細，和被位置的口袋底軟硬嗎？

我從伏案的假寐裏驚醒過來，睜開迷蒙的眼睛細認周圍，室內祇有凝結的秋天黃昏的沉靜。眼前已然完全昏黑，我感到疲倦，麻痺，站立不起。

窗外黯沉沉的，一陣秋風又習習沙沙地飄響着落葉，我的神經漸漸清醒。在清醒中，我深沉地想到，如同我生活裏或種消失的事物般地，我的筆將永遠地，永遠地離去我了。

## 辛木隨筆

二〇

汪先生真是個好人，他好得把無論什麼人全認作和自己的感情是非常密切的。苗先生也是好人，但他不肯輕易信任一個朋友，甚至有人倒茶給他喝，他會疑心茶裏邊有毒藥。有一次，汪先生和苗先生吵起嘴來，其原因不詳，但大家都批評汪先生這人好得太闊了。

二一

男人是麵包，女人是菓子醬。

## 盜用公款的人

林 忍

這人，一樣年青，一樣到有一幅黯黃而看來又很中庸的臉，一樣是爲了證書，經商，做官，三不成而來作有事索詐無事造謠的新聞記者，且又一樣不怕肉麻地在朋友面前稱自己是「無冕帝皇」。此外如追逐女人，說俏皮話，唱京戲等類事件，他也和目前社會中一般年青人一式一樣地會做，所不同者，只是這人有一顆猶太人底心；要錢。

錢，錢，錢……這一個字在這人心上所佔有的領域着實不少，幾幾乎連僅足以安置他自己底姓名——黃臣漁三個字的小地盤，有時也有到被「錢」字長驅直

入的危險。

一個人要點錢，在原則上並不應該認作是壞事。作家寫了文章去換稿費，拉洋車的用他兩條腿去奔走銅子兒，這全是合理的要錢法則。即連作母親的爲了衣食問題而出賣她女兒的貞操，論情，也應該在極低的限度下給她一點寬恕，原因是這種行爲雖然稍稍下流些，但至多不過是斷送了一個女人的青春。祇有那些鼠竊狗偷的盜用公款的人，爲了他們個人生活的舒服，竟至危害一個集團的組合，或者是影響到社會秩序之安寧。這一類人，如果你還要姑息他，原諒他，則整個國家頒行的法律，也儘不妨讓你摔到糞坑中去。

黃臣漁先生是一個挺要錢的人，並且要錢的手法也非常之不高明，於是他很費力地造成這盜用公款的故事，獻給他底朋友們作談笑的資料：

應該倒退回去兩年的樣子，時候是每個人都想在午飯後打一回瞌睡的春天。這故事中之主人翁黃臣漁，居然以新聞記者的資格，在N城記者聯合會裏擔任工作。聯合會底組織是採取委員制的，而七個委員之中，黃先生也被臚列在內，且以某種方便之故，還



被互推爲司理經濟出入的負責人，在名義上是被喚作會計的。

會計，誰都知道這是一個權高利重的職務，但在另一面，彷彿也就是使黃臣漁先生之所以變成故事中底黃臣漁的一點重大緣因。

假使一定要敘述到這位「無冕帝皇」黃先生的身世，算來又是一樁非常掃興的事情；他是揚州附近的泰州人，也就是通常被人喚作「江北佬」的一份子，父親的職業是冬天賣烘山芋，夏天賣花生蔴姑乾的小販，有時來了勁，也像票友下海似的拉幾天洋車。母親呢，雖然是女流，却還懂得她自己對家庭應負的責任，是故每日之中，總有些時間可以看見她坐在小旅館門口替那些沒家眷的旅客縫襪底，補衣服。在這樣的家庭經濟狀況下，黃臣漁竟僥倖的從一家市立高級小學裏舉了業，且更僥倖的當了新聞記者，這，確實也是一點奇蹟。

孩子時代所感受的環境與生活，是很足以影響到一個人成年後底品行的。黃臣漁生長在這樣一個窮困的家庭中，能使他感受得到的一切，總脫不了這「窮」字的圈子。人一窮，錢這樣東西多半是特別使他歡喜，既歡喜錢，則勢必懂得要錢，因此，這世界中各

種各式的要錢方法，差不多全是由這些歡喜錢的窮人構造出來。黃臣漁是從窮苦中脫胎出來的年青人，歡喜錢，要錢，似乎可以稱作他天賦的份內慾望。

窮困，這事情能夠剝蝕一個人的幸福，但也能夠使人在另一面養成些特別的智慧和，如果利用這點智慧去經營一件事業；或者是追逐女人，往往多半可以如願以償的操着勝算。基於上述理由之下，黃先生於×年×月×日，在新聞記者這個頭銜的方便中戀上了一位滿口 Limoo 的十足道地底 N 城女學生。他們兩個人從認識到戀愛，由戀愛到發生性的關係，總計時日，虛張聲勢地說一句：也不過短短的九十餘天而已。戀愛的過程既如此之迅速，結婚這個典禮，自然照例地被他們用「革命」「新式」等字眼省去，所以黃先生與章美珍小姐偷偷地走進××旅館之夜，也就是黃先生開始為黃老爺，章小姐開始作黃太太的第一日。

×

×

×

×

向上，原屬人類本能的必然的願望，正似水之一定向底處奔流一樣。然而這願望，也應該依照人底能力的高下而劃訂其水準線；否則，不顧自己的才能而一味過份妄想，

則這向上的願望或者竟會將你送進出乎意外的沒落底途徑中去。黃臣漁先生廁身在這樣一個畸形的現代都市裏，眼見那些達官貴人擁抱着妖媚的女人，坐着汽車，度着一切優游歲月的生活，這些，無疑地激動了他那顆本來就不大安份的心，而引起他一種過高的慾望；他是熱烈地盼望着自己也有這麼一天。

由於堅決地肯定了世界上的各種企圖是完全維繫於錢這個理論，黃臣漁先生在實現自己底慾望的進程中，首一下，便打算到經濟來源的開掘。誰都曉得：黃先生自己家裏既無一椽破屋，也沒有半畝荒田，能夠算作他底產業的，除掉老父老母之外，就是那位費盡心計去勾搭來的妻，如果說是要從這點兒產業上來打算，根本不會有什麼辦法的。然而可以走得通的路是決不止一條，黃先生眼前正做着記者聯合會的會計，整筆的錢常常從他手裏溜出溜進，要想沾一點光也並不困難，不過像這樣弄來的錢，數目當然不會大，欲藉此以完成黃先生的慾念，未免相距過遠。但是回過來說：這終究還是一條路，自己能從這條路上好好地籌計出一點法則來，前途也許不缺少可觀的希望之在着。因這，黃臣漁近數月來的思念，老是在這條路上躊躇着，擲躅着。

當某種適巧的機會底降臨，並不像法律那樣權衡人之善惡而分別出不同的待遇；一個偉大的英雄果然應有他成功的機會，那些不正當的人却也未嘗缺少機會讓他們去作惡，行凶。所以在這裏，竟然也有這樣一個似同天外飛來底湊巧的機會，掉落在黃臣漁先生的雙手之中。

事情是這樣的：——在一月之前，當地有一位企業家受了金價低落的影响，幾乎把全盤事業都失敗。因為這企業家平素為人非常善良，記者聯合會便竭力用新聞政策來維持他事業的信用，結果這企業家竟以此而得到補救。事後，爲了感謝這場有力的援助，這企業家特地送五千塊錢來捐助聯合會的經費。當這筆款子起初送來的時候，聯合會的委員是多半主張不受的，無奈這企業家的意見很堅決；沒辦法，只能暫且收下來再說。且以會議通過，將款子交給一個姓趙的常務委員和會計黃先生共同保管。

錢是五千塊之多，倘使把牠換了現洋，一塊塊在地下平鋪起來，所佔的面積着實有點可觀。這，在天天爲了錢而煩惱着的黃臣漁想起來，總難免有點兒臉紅心跳。跟着，黃先生也未始不轉到盜用這筆大宗款項來完成自己底慾望這念頭上去，然而理智立刻在

他眼前演出了登報緝拿，坐監等類不名譽的結局，在先他彷彿還缺少犯這樣一樁大罪的魄力。等到日仔稍稍過久一些。黃先生原來就很薄弱的一點理智，也慢慢地被日漸在增激着的慾望所克服了，於是他開始堅決地下了決心，要盜用這筆公款；這五千塊錢。

僅僅下了決心當然不能算什麼數；如今橫倒在黃臣漁眼前的是用什麼方法去動手這回事。在這點上，黃先生也明知道關鍵是側重於那位和他共同保管這筆錢的趙漆園身上；要覬覦這款子，非得先用點功夫去拉攏姓趙的不可。平時，黃先生與趙漆園的感情也還不錯，並且黃臣漁的能夠混入新聞記者之羣，能夠充任聯合會的會計委員，這之中，差不多全是仰仗於趙漆園的提攜。由於這點關係之種因，往常他們兩個人有很多時間是在一起的；有時打打牌，有時喝點酒，每逢星期日或者是假期，黃臣漁照例總拖着那位夫人，陪了趙漆園先生出去逛逛馬路，看看電影；不用說：一點小小兒的東道，在黃臣漁這一方面是不惜破鈔的。

趙先生那一邊呢，存心倒並不在乎佔這點便宜，祇不過自己雖然結了婚而以妻子過份的鄉土氣之故，家裏總缺少一種足以使他愉快的空氣，沒辦法；只得拔起腳來往外邊

跑。黃臣漁的家裏雖無高堂大屋，以及各種都市化的娛樂設備，然而較之趙先生自己的家，總稍微有一點生趣，而且那位黃太太章美珍女士，在趙漆園那雙短視的目光中看來，也是很多值得垂涎之處。所以趙漆園先生之常常和黃臣漁在一起，細細分晰其動機，當以變態的性底衝動為特別利害。此外尚有一點最大的原因；適是章美珍女士還有一位長得很漂亮的姊姊，是常常來探望她妹妹和妹婿的。

見了值得愛慕的女人而起一點近乎不正當的妄念，彷彿也可以算作現代青年天經地義的流行習慣。趙漆園先生既不滿於自己那位老實的妻，則掉頭過來追求黃太太的姊姊，其間未始沒有相當的理由與可能性，但是眼前的問題却又徧徧發生在這點上；因為趙先生是新智識非常缺乏的人；行動也很迂腐，要他體貼入微地去應對這位閱人甚多的狡猾底章美珍小姐，顯然是不可能的事，這樣一來，事情可就難辦啦！不僅此，趙漆園先生的經濟狀況也並不十分寬裕，要同現代的摩登小姐們談戀愛而缺少錢，在事實上是絕對不會發生効力的。由於這種種，趙先生不覺悲哀起來了，不旋踵，這悲哀也就於很露骨的动作中開始被黃臣漁夫婦二人所感覺到。

爲這一種敏捷的感覺所啓示，聰敏的黃先生隨即從趙漆園的悲哀連想到他自己的企圖，更進而想到那筆五千塊錢的公款。

——這是機會啊！——

黃臣漁先生很迅速地認識了這機會；而且堅決地肯定了這機會，他將雙手握緊；以全力去抓住這湊巧的機會；死都不肯放鬆。

x

x

x

x

經過黃臣漁先生同他妻子好多回的周詳商酌，便產生了這樣一場嚴重的宴會：參加宴會的人物是趙漆園和黃臣漁夫婦兩人，時間是一個幽鬱的晚上，地點當然是黃先生的家。

「老趙，你近來有什麼不稱心的事情吧？」

喝過幾杯酒之後，黃臣漁先生依照他自己規定的步驟，開始向趙漆園撩撥。

「不，沒有什麼！」這一邊稍稍驚訝一下，彷彿被人發見了他底罪孽似的。然而隨即他又覺得這態度有點不妥當，於是故作鎮靜，搭訕一般的反問起來：「難道你以為我有

什麼煩惱嗎？」

「是啊，我總覺得你近來的態度有些異樣。」

「那裏？我自己一點都沒有感覺到，而且根本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可以使我煩惱！」

雖然是這樣完全被趙漆園否認了，黃先生却並不着急；他懂得這是一種做作，一種遁辭，猶之乎妓女臨床前的扭捺是一樣的。因為每個人是都有一層虛偽的行爲包裹着的，在沒有揭破這層包裹之前，誰都不肯將自己的真情暴露出來，而這層包裹又是維繫於內心的理智，只要理智一動搖，一泯滅，無論什麼隱情都可以從他自己的嘴裏說出來。黃臣漁想到這一點，他立刻做了個眉眼給他的妻，意思是要她勸酒。

於是，章美珍小姐慫恿起來了。

「趙先生，我看你真有一點心事的樣子！」說時，順手給趙漆園滿滿地酌上一杯酒：「喝一杯吧，喝乾了這一杯！」

因為是黃太太也這樣說，趙先生便感到一點興奮，他眉花眼笑地瞧着對方，一口氣喝完了杯中的酒：「噢！你也覺得這樣嗎？那末依你們看來，我究竟是有些什麼心事呢？」



？」

「臣漁！你看這人多麼不老實啊！明明有了心事，偏不肯說出來。」

女的作出一個很動人的姿勢，指了趙先生；手指幾乎要碰到他的鼻尖，趙漆園很想乘機拖住那隻手吻一下。然而他立刻覺得當着她的丈夫的面前而對她這樣輕薄是不大應該的；他制止了這個邪念，竭力分辯着：

「實在沒有；有了什麼還不同你們講嗎！」

「不，老趙，你不應該瞞過我……」黃臣漁很嚴重的說：「你應該明白告訴我，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一切總可以幫助你的。」

「唔……唔……」趙先生被這點假作的熱情所感動，咬着低下頭去，接着是長長地嘆了口氣。

「也許你對於你的家庭不十分滿意吧？」

「是的，」這邊雖已被征服，却還躊躇着不大好意思直說，然而本身的理智，此刻已完全被酒和熱情所剝蝕，忍不住；終於大胆地公開了：「是的，是那個討厭的妻。」

「聽說夫人不是很精幹嗎？」

「所謂精幹者，不過是會燒飯，會縫衣服，像母猪一般的會生小孩子，若說是要她對丈夫有一點溫情，使家庭中有一點樂趣，那簡直只能算作夢想……」

「不過這樣的太太，對於家政是很好的。」章美珍小姐過意做着反面文章。

「單是會處理家政有什麼用呢？每月給她幾塊錢零用，連糖都捨不得買一顆吃，老是藏着積蓄起來，甚至身上的藍布衫都是破得東補西綻的，至於那副臉相是不必說了；鼻子是扁的，眼睛是黃的，頭髮裏邊充滿着一股臭氣，尤其是那雙腳，啊啊……那雙腳……簡直不像個人樣，簡直使我連帶她出來玩玩的勇氣都完全消失了，這樣的妻，你想，還有什麼意思呢？」

「你不能想法把她改造一下嗎？」

「不行，不行！這樣的醜東西那裏能夠改造呢？這是一塊朽木，『朽木不可雕也』！所以我看見你們的家庭，就非常之羨慕，你們真是太好啦！」

聽了趙先生這一番牢騷，黃臣漁夫婦暗地在歡喜着自己底計劃的初步成功，於是他

們更迫緊了一層：

「的確的，這樣的家庭是太使你痛苦了！據我的意思，倒還不如乾脆地和你夫人離開了好得多！」

離婚，一說起離婚，趙漆園就有點躊躇起來，平素，趙先生也深知道如果要使自己能夠有一個愉快的家庭，除掉這種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而外，確實無其他辦法可想，然而真要這般做，自己却又却少這種勇氣，是故眼前趙先生的煩惱，有一小部份也是爲了這一點。

「辦法是對的。不過在妻那一面，恐怕很難容允下來，即或強制執行，事情一定弄得非常麻煩。而且新的途徑，又是非常的……」照趙先生那樣順口說下去，下文自然是「非常的缺少希望」，但是他立刻覺得自己的話說溜了；趕快帶往，很踟躇地接上「難於找尋呢……」這句語尾。

「難道趙先生沒有什麼新的目標嗎？」這是黃太太說的。

「是的，簡直沒有！」

「那末你看我們美瑛姊姊如何呢？」

「令姊嗎？」聽見章美珍這樣單刀直入的提到她姊姊，趙漆園先生不禁震驚一下。他覺得這女人實在太利害了！就這麼輕轉的一句話，頃刻像霹靂似的暴露他內心的一切，他痛快，他滿足，同時他也不大好意思了：「令姊是天仙一般地高貴的小姐啊，我怎麼敢妄想呢？」

「你簡直太客氣了。上次美瑛在這裏看見你之後，她就很稱讚你，說你是一個非常和氣的人哩！」

「真的嗎？」

「真的！」

這一下，趙漆園先生可真樂透啦，他拿起那杯酒，一口氣使喝乾了。

「這樣說起來，美瑛小姐也可以算是一條新路徑嗎？」趙先生一得意，說話立即露骨了。

「是的，如果你願意，我同美珍兩個人，決計用全力幫助你。」

「豈有不願意之理？說老實話：我早就有了這個念頭，不過直說出來，總覺得有點難爲情！」

「哈哈……你這人真不老實！」

「趙先生真不老實！」

三個人各懷着不同的愉快，相視而狂笑，又喝乾了幾杯酒。

計劃進行到這樣地步，黃臣漁先生也不能再耽擱他本身的企圖了。一轉瞬，談話便變了方向：

「不過進行那條新路徑，你總得預備一點相當的經濟纜行。」

「錢嗎？不錯，這倒是一個問題？」

想到了錢，趙漆園有點發窘。然而這情形是剛巧給予黃臣漁以一種機會；盜用這五千塊錢公款的機會。因此黃先生大膽地公開了他的計劃：「你不能把聯合會裏的五千塊錢挪用一下嗎？而且我自己也想動用一點，反正這錢是由我們兩人保管的，要做手脚也是非常之便當的。不知道你以爲如何？」

一個罪惡的羅網展開在趙漆園之四週，眼前的趙先生是在楞住了，也默默地低下頭去，思量着。「慾望」與「名譽」在他的內心鬥爭起來，然而趙先生的理智畢竟太軟弱了一點；他終於贊同了這盜用公款的計劃。

x x x x x

由於黃臣漁夫婦之竭力拉攏，趙漆園先生與章美珍小姐的感情，有似臘月中的雪花一般地非常迅速的濃厚起來。於是，相隔兩星期之後，一幕非常之有趣的喜劇在××旅館演出了：——

三十七號房間的電燈熄了。黃臣漁先生同他的夫人章美珍躲在板壁邊，把眼睛湊準了板上的隙孔，拚命在張望隔壁三十六號趙先生和章美瑛的動靜，連大氣都不敢出。

「坐在一起了！」

「嗯……」

「握手了！」

「嗯……」

「呵！他們 Kiss……」

「……………」

「……………」

「……………」

隔壁的動作愈弄愈親暱，黃臣漁的情緒也愈看愈緊張，直到最後，黃先生瞧見趙漆圍把兩套襯衫褲從蚊帳裏邊拋了出來。他頓時好像獲得了什麼寶貝似的高興着；他彷彿覺得這五千塊錢已經裝進他的口袋了。

「美珍，我們成功了！」這裏的兩個人也擁抱在一起狂吻着，驟雨般的狂吻着。

### 辛木隨筆

二三

某同教徒養了一條狗，他每逢出去買豬肉來當飯菜的時候，總帶着狗一同去。然而那隻狗吃到的只不過幾根骨頭而已。

二四

纔失戀的人，絕對不宜看電影，也不宜逛公園。

二五

同朋友在一起吃飯，如果你身邊經濟短絀，應以吃得慢些為上策。



## 結婚與聖誕樹

(Dostoevsky原著)

左 晨譯

過去的某時候，我會見到一次婚禮，那婚禮的設備是非常鋪張的，使我感到一種興奮，……不，這還是讓我先告訴你一件關於聖誕樹的故事罷。這件事似乎一直留給我一種深刻的印象，我自己也有些覺得莫明其妙，爲什麼我每逢見到婚禮就會聯帶使我想起聖誕樹這回事來，事實是這般發生的：

在五年前一個聖誕節的晚上，我給一位在商業上很有些地位的紳士請去參加他家裏的兒童聯歡會，那紳士，因爲他有他環境中的友朋們，以及有關他們間的互相策畫一類

事的，所以，這兒童聯歡會，由明顯而直裁地說，這不過是作那些父母們會集起來討論些關於有利于他們自身事情的一種藉詞罷了。

我是個生客，同時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可以在他們面前誇耀，只能孤獨地去消磨那一晚，那時，但我另發現了一個也好像是同我一樣是初次參加這集會的客人，他起首引起我的注目，這是個身段長而清瘦的人，而且態度很嚴肅，服裝也很整齊，不過看來並不像是一個出身高貴的人物，顯而易見他是很少心緒來參加這次集會的樣子，每逢獨自踱到一個角落去的時候，他縲着他那烏黑的眉毛，笑容就會從他臉上消失了。除開主人以外，他是什麼人都不相識，他處處顯露出他煩厭得要命的神氣，雖然他自始至終似乎毅然保持着十二分歡樂的模樣。

過後，我知道他是爲了一件比較費腦筋的事情，剛從鄉裏帶一封介紹書來見主人的，主人呢，是毫無誠意地把他留下了，而今夜主人將他請來參與這次集會，這好像有些不大相宜似的。他們大家既不同他玩紙牌，也不遞一根捲煙給他，甚至，連誰都沒有和他去攀談一下，他們也許早經猜摹出他是怎樣一種人似的，于是，那位客人異常感覺

得無處可措置的手掌，老祇是撫摸着他的腮鬚，他那簇髭鬚的確很生得光美，他是那樣孜孜不倦地扭捻着牠，簡直好像那人生來就是來服侍他的鬚鬚的。

同時，另外還有一位客人同樣引起我的趣味，他的一切形態恰和巧那個人相反，他的風采很不差，大家都叫他瑪司脫科維契，一望而知他是位貴客，至于他和主人間的關係，正和主人和那個鬚鬚客人間的關係一樣，我們的主人夫婦倆，全是說着不少悅耳的話來逗趣他，慇懃他，主人把各個客人領來介紹給他，我注意到，當瑪司脫科維契表示今晚的享受是充分滿意的時光，我們主人的眼裏是在閃耀着歡極的淚水了。

於是，我開始在這位大人物面前深感不舒服起來，因此，我和主人的一個又肥斷又活潑的和其他四個孩子玩趣了一回之後，我就十分無聊地跑進邊間裏去，我坐在一隻保險箱的角間，這幾乎占了這小室的一半。

孩子們是非常敏靈的，他們絕不願像大人的那麼安靜，雖然有他們的保姆和媽媽看守着，但是不到一刻工夫，他們早經任性地把他們的玩具弄破過半了，聖誕樹亦給剝壞了，一直等到他們尋着各人自己的玩具為止。

其中有個非常美麗而具有深烏瞳子和捲髮的孩子，揹着木槍頑皮地對我描準，那孩子是由他姊姊愜意地看護着的，她年紀大概有十一歲光景，她是像 Cupid 一般的令人可愛，態度很沉靜，幽嫻，有一雙大而充滿着神祕意味的眼珠，大約是因為這孩子有什麼使他困難惱了她，她撇開了那孩子，也跑進我坐的屋子裏來，抱着一個洋娃娃在那一角上坐了下來。

「她爸爸是個大財主哪」，客人們大家都在用驚羨的口吻談論着：「已預備着三十萬盧布做她的嫁奩費呢。」

當我轉過頭去向這聲音傳來的方向瞧，我的目光剛和瑪司脫科維契的相觸遇，他正直挺挺地立着，用一種淡漠態度集中神意聽着他們的議論，偏斜着頭，把手反在背後。

逾時，我是幾乎爲主人運用敏捷的手段來分配禮品所神往了，那位有豐富嫁奩的女孩分得一件洋娃娃，其餘的贈品，則按照各人父母在社會上的地位高低而作爲分配物品優劣的標準，最末一個是個面部帶有雀斑，紅髮蓋，瘦弱的孩子，他分得一冊連卷的首尾裝飾畫都沒有的小說書，他是一個女教師的兒子，她是個可憐的孤婦，孩子穿的一件

不十分好看的小紫花布短衫，看上去已有了破舊的痕跡了，他捧着那本書，一璧用目光轉向四周慢慢地凝睇着別個孩子們的玩具，似乎他甯願犧牲一切以求玩一玩牠們，但是他有些猶豫不敢，你們當然知道，他是很洞悉自己的身份的罷。

觀察孩子們的動作這是我的一種嗜好，爲堅持各自的心願而力爭是有些魅惑性的，我知道別個孩子們的玩具，在那紅頭髮孩子的心裏生了一種誘力，尤其他是多麼希冀去參加他們演戲的玩意兒，於是，他決計向別個孩子面前去獻一次媚，他開始現着歡騰的容色和他們一起玩，並且掏出他僅有的一隻蘋果送給一個袋裏已裝飽了糖菓的肥孩子，甚至，叫另一個小孩駝在自己的背樑上，一切都是很簡單的，他祇希望他能跟他們一起玩要。

並沒有多少工夫，有位老面皮的孩子向他無緣無故的擊了他一掌，而他簡直連作聲却不敢，他的媽跑來叫他不應該去參入他們一處玩的，這樣，蹣跚地，他離開了他們走進那女孩和我所在的房子裏來，她邀她在她旁邊坐着，互相忙碌地從事替那個美麗的洋娃娃穿飾起衣裳來。

幾乎一點鐘過去了，我近乎有點兒瞌睡起來。但我們隱約還可聽得那紅髮孩子和富有的女孩喋喋的講話。

突然，瑪司脫科維契在孩子們喧鬧聲中打客廳裏溜了出來，這，不會能逃出隱坐角裏的我的注意的，他靜靜地站了一回，一壁喃喃地唸動嘴想着，好像他的指頭在計算些什麼。

「三百……三百……十一……十二……十三……十六……在這五年之中，假定說是四分利的話，五乘十二是六十，以五年計算總數便是四百哩，嘿！嘿！但是這狡猾的老狐狸四分利是不會滿足的，大概總得要八分或十分利吧，假使說數目是五百，那末就會變成五千，祇少，一定的，當當零用錢總倘然有餘哩！……」

瑪司脫科維契捏了一下鼻尖，正預備要離這房子，但當他瞧見那女孩子的時候，立刻又站住了，因為我是暗角面，得避去他的視線。我看他似乎很憂鬱和煩憤的模樣，這一定是他的計劃引起他無限的煩惱了，他擦着手掌跑來跑去的踱着，保持着一種異常苦悶狀態，最後，他似像獲得了某種意覺地停止了他的踱步，瑪司脫科維契投射一種決意

的眼色瞟着那未來的新娘，他想要接近她，但他先向她閃視了一下，於是，像是帶着一顆悻悻心理似的輕輕地跨動脚呆走近她去，微微的現出笑容。彎下身子去吻了吻她的額角。

他來得這樣的唐突，致使那女孩子驚恐得呼喊起來。

『你在這兒做什麼呀，親愛的？』他柔聲的問，並是撫摸她的面頰。

『我們玩呢。』

『噢，同他一起玩嗎？』他說着，輕蔑地瞧了下那女教師的孩子：『你應該到客廳裏去哪，孩子！』瑪司脫科維契說。

那孩子默然睜大眼睛望着他，瑪司脫科維契又謹慎地向她周身看了看，重番灣下身。

『你分得些什麼東西，一個洋娃娃嗎？我的小乖乖？』

『是的，先生！』女孩的形狀顯得有些畏縮，同時，她的睫毛閃動着。

『你知道嗎，親愛的，洋娃娃是用什麼東西做的？』

『不知道，先生！』她低下頭，出聲很輕的說。

『是用廢布做的，親愛的……你，孩子，你快回去呀，回到你們孩子們一起去罷。』瑪司脫科維契以嚴酷的目光對着那孩子，然而孩子還是牢牢地捲緊着她的手互相纏着眉不忍分離。

『那末你可知道，他們爲什麼把洋娃娃分給你？』瑪司脫科維契的聲音降得異常的低。

『不知道呢。』

『因爲你是這星期裏最好最守本份的女孩子哩！』

瑪司脫科維契轉動激燒的目光溜視四周，發出一種近乎低弱得不能聽見的煩惱而且不耐煩的聲息來。『假使我常來探望你的爸爸媽媽，你喜歡嗎，親愛的？』他想要和這女孩子接吻，但是紅髮的孩子已經看見那女孩幾乎快要急得流淚了，孩子捉住着她的手，由于內心的交感而不禁咽鳴起來，這樣，使瑪司脫科維契發了怒。

『滾開！滾開！滾到別間屋子去和你同伴一塊去！』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我不願意他離開我，我不願意，……你走開去！』女孩叫着，幾乎要哭了出來。

門外有了腳步聲，瑪司脫科維契立刻驚吃地整直他可尊貴的身幹來，那紅髮的孩子，愈加像煞是恐嚇地放棄了女孩的手，站着牆壁穿過客房，溜進餐室裏去。

爲避免引人注意起見，瑪司脫科維契也向餐室跑去，臉上漲得像海蠣姑一般的通紅，這，他自己感覺得他是被無限的苦悶所包圍着，大概是爲了他熱情衝動和不耐煩的緣故而造成的煩惱，他不曾顧到自己的高貴尊嚴，他的計策引誘他，驅策着他，使他懷了一種小孩似的迫切心情，只願直接在擷取他的目的物，……雖然，這並不是件什麼難達到的目的物，僅僅只要五年工夫就行了的。

我跟着這高貴的人物踱進餐間去，那兒，我又瞧到了一幕活劇。

瑪司脫科維契猝然地翻起着激憤猙獰的臉色，開始在威脅那紅髮的孩子，孩子祇是往後退着，退着，一直退到無可再退爲止，他不知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恐怖。

『滾出去！你在這兒幹嗎？滾！我說，你做不出好事情的，偷菓子是嗎？嘿，偷菓

子，滾出去！你這黃斑臉的小鬼，滾到你們下流東西一起去！」

這被驚嚇威脅着的孩子，急忙往櫃下攢便是他最後的抵抗方法了，瑪司脫科維契拉出手帕來當作鞭子趕逐着那孩子。

這裏，我應當先告訴你們那個瑪司脫科維契去是個有相當肥碩的傢伙，體量很重，營養亦頗佳，有兩片浮肥的面頰，像榛菓一般圓短而粗大的腳踝。他喘着氣，而且蒸着汗，他是刻骨地刺恨（或者這是種嫉妬）那孩子，他的行動漸漸變得有些入於瘋狂狀態。

我心裏覺得在竊笑着，瑪司脫科維契的反常的態度，他近乎異常的神經錯亂得忘形他自身的地位，那時，我們的主人在門外出現了，那孩子即忙從櫃底下爬出來，拭拭他肘臂和膝頭。瑪司脫科維契也匆促收起剛纔捏着角擺動的手帕來捲抹着鼻子。

我們主人狐疑地看看我們三個，在這種情形下，像我們這久經世故的主人，他立刻就乘這機會向這貴客面前提出他所需要的請求來。

「這孩子就是我和你會談過的。」主人指着紅髮的孩子說：「我不揣冒昧地恃着你的仁慈來替他懇求你。」

「哦！」瑪司脫科維契神志尚未十分清醒地回答。

「他是我的家庭教師的孩子。」我們主人繼續懇切地說：「她是很可憐的，一個正直的公務員的孀婦，你以為怎樣，假使這對你是可能的話——」

「不可能，不可能！」瑪司脫科維契急速地叫着：「你應該原諒我，非力蒲，我的確不能，我已經審察過了——我很抱歉的。」

「這倒是件憾事，」主人說：「但他確是個十分謙誠的孩子。」

「是個頑皮的小賤胚！我說。」瑪司脫科維契無意地說。

「跑開去！小鬼，你老是呆站着幹嗎？」

瑪司脫科維契不能保持常態地用目光斜睨着我，我也忍不住地對他笑了起來，瑪司脫科維契轉過身來問我們的主人；那怪氣的年老人是誰，聲音很輕，但我很可聽得，接着，他們不再留意我，互相說着耳語離開這屋子。

我，笑不可仰地隨即也離了那屋子走近外室去，那兒，這位大人物已經給主人夫婦以及一般父母們圍繞着了，瑪司脫科維契很想親切地和一位他剛纔喚來的女人說着話，

那女人攥住那女孩子的手，瑪司脫科維契正在把她稱贊得令人作嘔，他是完全為那女孩的美麗，溫柔，和優秀的態度所神往所陶化了。煞費苦心地去諛諂她的媽媽，總是去抑止不住地滲着快感的淚水了，當時，父親也泛起着快悅而滿足的微笑。

快樂的空氣像煞有傳染性似的傳至每個人的臉上，甚至，孩子們都願意停止他們的遊玩來免去擾亂這談話的空間，我聽得女孩子的母親由于內心深切的感動地笑着，並熱情懇勸的問他，是否再肯枉顧他們以增榮寵，瑪司脫科維契真摯而誠意的容納了他們的請求，於是客人們相應地在室內各部份散布出一種頌揚的聲調來，他們的言語之中，都好像帶一種尊崇的口吻來頌褒這主人夫婦和他們的女孩子，尤其是對瑪司脫科維契。

「他可曾結過婚嗎？」出其不意中，我高聲地向一個站在瑪司脫科維契旁邊的熟朋友問。

瑪司脫科維契憤意的朝我瞟了一眼。

「沒有。」我這種唐突的故意的發問，使那位朋友好像有些不勝愕然的樣子答覆我。

.....

在最近的過去，我無意中經過一處會集了很多人們的教堂，那是在開始一個堂皇的婚禮，那天天氣很慘澹，好似快會落毛毛雨，我穿過人羣跑進禮拜堂去，新郎是位圓圓的臉而營養豐富的大腹賈樣的人物，衣飾穿得非常考究，他不斷的手忙腳亂按排着雜事，最後，大家同聲說新娘來了，我衝過人叢的重圍，於是，我觀察到那位新娘是個活潑而美豔的姑娘，可是在她美麗的臉蛋上刷滿着一種慘白的憂色，看上去似乎是很痛苦的模樣，我覺得，他的眼皮也許不久前剛淌過淚吧。在這憂鬱的形色間，還閃爍着他的無瑕的天真，那希臘式的面網，更顯達出她的特有的莊重和嚴肅。她的外形是說不出的樸實和純潔，沒有什麼是可以來議論她的完美的了，他們都說，她不過剛十六歲。

我重復很留意的瞧了瞧新郎，忽然，他給我認出原來就是瑪司脫科維契，我已有五年不見他了，我再看新娘，天哪！……我立刻趕緊盡我可能的力量，很快的逃出教堂去，我還聽到那些人們都去喋喋議論那新娘的財產——關於她那五十萬盧布的嫁奩費的那回事——這，儘夠做零用錢啦。

『如此，大約他的煩悶總可治服了罷？』當我步出街去的時光，我這般的想着。

矛盾創作  
叢書之一

潘子農作

乾柴與烈火

本書搜集作者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的短篇小說十二篇而成，內容豐富，文筆流暢，堪稱作者近期的代表作。定價四角五分

矛盾戲劇  
叢書之一

辛予譯

愛與死底角逐

這劇本的原著者是法國文壇的巨子 Romair  
Ralland 氏，內容緒述法國前期革命時代的一個戀愛故事，情節甚奇。譯者是根據原文及英譯本參照譯出的。定價三角

## 累

樓竹人

陸遜叔是咱家裏過去的大房客。至于咱憑什麼理由喊他叔的一回事，說來也似乎很尋常。照例一個所謂被人尙認爲屬於孩子的人，當一個素非親誼，或是相識的男人，因某種場合而偶然和自己家庭間發生了一重極淺薄的關係的時候，在孩子們尊他一聲叔或是伯等類似的稱謂，這好像是無條件地歸納到應有義務的方面去的事情。陸遜叔的年紀還很輕，嘴唇皮上的鬚鬚也只是稀稀落落的幾根，大約是先天不足的緣故，他有个狹而長的骨骼，且因過份短少了脂肪和肉，臉皮老是很潔白，更因爲瘦的關係，在面頰上也

總似乎特別顯得平坦坦地，整個臉廓變得十分狹折也是很有理由的了。他的額角上已有幾條淺淺的縐紋，因為皮質白，遠看還不很容易辨別，此外，額角以上有一簇整而潔的髮蓋，這也許是種奇蹟，陸遜叔是個不修邊幅而且是十分懶散的一个人，獨獨對於他頭上的一叢頭髮服侍很周到，總是梳得整整齊齊，精光光地，靠右邊修出一條白哲的線縫，光鑒的髮，很服貼地向兩邊分開，配在細長的頭上，烏黑的髮，皙白的臉，一種不十分調和的色素，使人瞧見會起種異樣的感覺來。咱很喜歡陸遜叔這個人，但咱就怕瞧他那枯板得像什麼似的臉，即使笑着，可是他臉部上所表幻出來的笑容，總不大能引起人家一些通常的快感，自然，這很可以邏輯到是因為他面頰缺少些肉潤的結果，他笑起來，只是像桑皮紙上起了不規則的縐痕般的枯澀，在陸遜叔的外表，除掉這一堆烏光的髮蓋以外，其餘，都似乎每部份暴露着他的弱點，處處充分顯示着他感傷氣氛的濃鬱。

陸遜叔和普通人們一樣，他同樣有個典型的家庭，一個帶有些神經不十分清楚的老母，與一個年紀比陸遜叔更輕的孀，以下，除在陸遜孀肚皮裏預約着的一個在外，尚有兩個孩子，這樣一個家庭，在某一點上說起來是應該說並不怎樣複雜的一個組合，但是



這何常不是增加陸遜叔額角上條紋的一種原動力？雖則，陸遜叔向來常在任何形式下表示過他負擔沉重的苦煩，甚或也許他在時刻計劃着怎樣把他自己責任下的家庭平穩地支持下去。

他的家，有一點，在局外的人們時常在替他們顧慮到這不調和的家庭份子，雖然，這份子僅僅是這般簡單。比喻，他的娘，這位曾經受了某種刺激而致耳聾，神經異樣的老太太，在倫理上，當然她是占有一個家庭裏特殊地位的人物。她，也有個白哲的平靜的臉，唯其因為聽覺不十分玲清，所以她具有一個和善的心，然而，在另一方面，她又具有一副古怪的性情，她喜歡常常哭，哭的理由是很不容易給人家把握得住的。不過，在她哭後，慣常的嘮叨話她可以說上一大串，她老是帶着一味的口氣，敘述她丈夫生前的闊綽，以及目前兒子的經濟力量是怎樣的不能使自己快意，更而，說至那個現在鄉間做着郎中的大兒子化錢手段的伶敏，和那個懦弱的陸遜叔怎樣受人們的欺騙而致結果迅速地形成家境的零落；于是她會像孩子氣般幻起一副傷感的臉淌着淚，甚或她會放聲的哭。自然，這是麻木神經狀態的一種，有時她也很快樂，快樂得似乎她左右的悲哀

影子撒開得乾乾淨淨，時常在她枯老的臉上閃着溫柔的慈容，懷抱着她的孫兒們，顯着一種神祕的態度，踱到咱家裏來閒談，老太太瞧着正和他們父親成個反照的肥胖的孫子們，這是很可以使她快樂的一件事，其次，她感覺到她的兒子——陸遜叔對她的孝順，這，亦在某一種情況之下使她認為滿足的一點。但是，最顯著的是她和兒媳陸遜嬌的不能調和，無形中，這給陸遜叔一個磨難。

陸遜嬌，她還年輕，雖然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她依然有個孩子的脾氣。她有個傾向于時流虛榮的心，她喜歡吃，喜歡玩，而更喜歡賭，她就缺少了治理家務的耐心，所謂一個女子應有的技能，她是什麼都沒有，她不會服侍男人，但是她很有些各種技巧來向她的男人要錢。

陸遜叔就是生成這樣一個懦弱性的人，妻子有了不十分節省錢的性子，而在他呢，除掉自己經濟上的支配日形趨于窘迫之外，總似乎覺得沒有一種能力去限制她一些，這樣，陸遜叔身邊的錢也就很少有剩留的時候了。

每月四十五元的薪金，一個儲蓄公司裏的小職員，這便是陸遜叔的職業。他，爲了

種種條件的註定，是不得不格外勤謹忠誠于他一家生活所維繫着的職務的，早晨，當我們大家剛還從夢裏清醒，我們就會聽見他從後樓下來開門的聲音。晚上，回得很遲，爲了陸遜嬌和老太太間的不能和睦，以後的時間是很多消磨在婆媳間的磨難中的。其他，因爲家裏一切缺少整理的人，蕪亂不潔是必然的現象了，陸遜叔于是也須要做做雜役上的事，拖地板，倒痰盂一類的瑣事，爲了妻子喜歡做消閒的事情，他也就兼帶的代庖了這一些事了。自然，在這社會層裏生活着的人，體面是誰都需要的，陸遜叔當然不會例外的，也許他是更需要些體面的人，這我們似乎很有些知道的，逢到他要打雜或有損於一個中流社會男子體面的事情，他總做得很悄悄地，惶恐給別人發覺，唯其因爲他自己職位和收入的微細，所以他越發顯得處處要掩蔽自己認爲近乎寒酸的事情。像這類情形，在陸遜嬌當然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情形下，他們不久以前添進一個奶媽，雖然事實上他們是很知道家庭裏添進這樣一消費者，對全家的經濟上該會受到怎樣的一種影響。

當陸遜嬌第三個孩子在她肚子裏一天天長大的進程中，已被生活的力壓榨得儘够可

憐的陸遜叔，無疑的又在開始暗暗地估量着他生程上負擔又須激增的苦惱，然而表面似乎仍不很願意把這種意態有絲毫暴露出來，陸遜叔總希望十分免強的要顯示他並不如何顧慮的樣子，然而這種可憐的苦趣總不會逃過他自己心目的。

某一天，這第三個孩子終於是出世了。又是個又肥又胖的孩子，這多少又給老太太一個歡欣的機會了。當她鼓動着她羊蹄似的腳，用很匆促的步調，跑下樓來宣佈這在她認為無上喜訊的時候，照例，她的繃紋的臉浮起神祕的笑容來，陸遜叔這是有了一多個跑腿的機緣，而且，從這一天起，他的臉面是又加上了一條鞭痕了。人們，爲了世故，道賀是少不得的事，在陸遜叔接受了這種道賀，他是很希望能像自己所希望着的還他們以像真的一笑，無奈這笑就是這樣的會引起人的反感，自然，他自己也許不會知道他自己臉孔上所幻現着的永遠只是傷感的枯容。

在這孩子滿月的那一朝，爲了人情，需要做一次儀式。更以陸遜孀在產褥中所需的費用，已足夠使陸遜叔走上某種困苦的路上去。事實是如此，他的形骸的孱弱與消沉也同樣的更有進步了。

積鬱的心理上急迫的促使，陸遜叔是這樣地病了。病的起始，他總還竭力支持着希望到公司裏去繼續做事，早晨是滲着滿頭的虛汗，從樓上撐到樓下來到公司去，晚上回來總是好像全身冷得像什麼似的，最後，終於是無可奈何地只好睡在床上呻吟着。

一天，二天，三天，陸遜叔病的第三天，事情便這般地發生了；在那天下午，我們家裏來了個蓄八字鬚的人，他開口便問到陸遜叔住在那裏，當母親告訴他說就住在咱樓上後樓的時候，他便急得甚麼似的跑上樓去。

約莫三十分鐘以後，那人回下樓來的情景，使我們感覺到一個意外的驚奇，便是病體剛有些轉勢的陸遜叔，亦由奶媽扶着，漲紅着臉，用十分艱難的步闊跟下樓來，母親給一種突然本能的衝動，很詫異地問那個八字鬚的人。

——沒有什麼事，因為公司裏的帳有些不清楚，需要陸先生去說明一下……

那八字鬚的人，似乎帶有嚴重的口氣狡猾地這般說着。接着就露出高傲的神氣跑了出去，那時，我們很可以見到病弱的陸遜叔的臉是多麼緊張得利害，好像，人世間人們一切苦難的形狀，他那時的臉上似乎完全是表現着了，等平時慣會撒野的陸遜婦和老太

太踉踉跟跟地跟下樓來的時候，陸遜叔病得尙未有自主力的身子，已被按挪在一輛車子裏在移動着了。

於是，這剩餘下來的家庭份子，立刻起了一種了不起的騷動來。

四小時以後，消息是傳來了，陸遜叔已被押進到法院裏去，原因是爲了在公司帳目內虧空了一筆很有限的款子。

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足夠使陸遜婦和老太太涕淚縱橫了一天。結果，由陸遜婦拿一些稍稍值錢的東西和她最近逼着要她丈夫買的一串金鏈都去典質了，隣居們相互間再湊借些款子，到法院裏把陸遜叔保了出來。

一切都沒有異樣，陸遜叔仍舊由一輛人力車拖了回來。但是，但是他頭上那簇光鑿的頭髮却忽然沒有了，只變做白禿禿的一個頭顱，這是老太太的命令，剃去頭髮，是象徵除去晦氣的意思，不過，陸遜叔的臉，終於更覺得變得沮喪得可怕了。

據說，陸遜叔抱着一顆自己覺得是萬分愧疚的心，從押所回到他家裏，見到他年邁焦急的娘，不期然在她面前跪了下去，淚是像麻絲一般滲着。他，覺得他已在這世間犯

過一次罪了。這可憐的人物！

半個月以後，爲了職業的吊空，他們一家不得不計劃着由都市搬到鄉間去。當臨行的一天，陸遜叔現着十分自慚的臉色來咱家裏辭了行，於是行李，人，車子排成一長條，孤淒地慢慢地離開這排擠他們的都市。

那最後一輛坐着的陸遜叔，這光禿的和尙頭，它已在我意識界裏留下一個不易消糊的印象了。

辛木隨筆

二五

結婚誠然是愛情的墳墓，但愛情也就是青春的墳墓。

二六

我坐在朋友座汽車裏的時候，往往要痛罵那些人力車夫太混蛋；拖着車子懶洋洋地跑，好像是有意在阻礙交通。但是當我坐在人力車上的時候，則又覺得那些汽車夫未免太囂張一些了。



## 張大帥的故事

潘子農

說起張大帥，誰都知道他是何等英雄，何等威武的脚色。有的在照相館的櫥窗裏見過他底像片，有的從新聞紙的東三省專電欄裏知道他和他底部下最近的動靜，有的是間接或者直接地曾經在大帥所統轄的衙門和軍隊中幹過一些小差使。並且，每個人全曉得：張大帥是有一雙凶獷得發亮的眼睛，和兩撇含有三分殺氣的翹角鬚髭。

這樣一個印像的張大帥是普遍得不能再普遍地刻劃在一般人的腦海中，大家把他認

作同「三國志」裏的張飛，「水滸」裏的武松一類的人物，是碰也碰不得的。其實呢，大帥是世間最爽直的人，唯其太爽直，有時性格稍微暴躁一點是免不了的。譬如你想要問他借一點錢，或者是謀一個差使而恭維他幾句，那他一定非常的高興；立刻就答應你，不過如果你恭維得過火時，說話說溜了嘴，張大帥可不能饒恕你啦；他馬上會生氣，有時順手刷你一個嘴巴，有時指着你的額角罵幾句「媽勒巴子」這一類的臭話。但是對於張大帥這種動作，你千萬別以為是侮辱了你而認真起來；你要忍耐着，因為只需一轉瞬之間，大帥的脾氣一降落，他又立刻要向你道歉了。並且你所獲得的，往往會因此而遠超出你所希望的水準線。

大帥不識字，他生平最可惡的就是唸書這回事情了。好好的一個人，搖頭擺尾地讀那些「撈什子」書有嗎用？他以為中國之所以要被外國鬼子欺侮，也就害在那批咿咿呀呀的讀書人手裏。雖然是這樣，大帥對於讀書識字的人却又十分恭敬；他覺得這些傢伙確實有點兒神祕，會做什麼詩啊，寫什麼對聯啊，那年大帥自己五十歲的壽辰，楊參謀長親手撰寫了一堂壽屏送給他；他雖不知道裏面究竟寫了些什麼？但拿來掛在廳堂上看看

，倒也怪有意思的。所以他曾經說過：——要是世界上沒有了這些酸溜溜的讀書人，說不定會減少許多花樣的玩意兒哩！大帥雖不能讀書識字，但他有到一身好武功。大家都知道張大帥是出身於綠林之中的，自幼便跟着前輩學會了當鬍匪應有的本領；營似打關棍，劫財神，用袖箭射開口雁，站在馬背上趕路程，這些功夫他全很精通。尤其是大帥能夠反坐在馬背上用兩手同時開鎗這套武藝，簡直連他們的同夥都個個稱讚的。

張大帥從十九歲那時候起，就做了大股鬍匪的頭目，此後十多年的光景，始終是率領了數千個弟兄在山海關外的山叢中過活。大帥對於自己這種擄劫的工作，也時常有利那間的詛咒；他明知道這是一種為國法所不容，為人類所不齒的行爲，長期繼續下去是總不大適當的。然而一旦放棄了呢，却又找不到適合於自己的職業，一個做過鬍匪的人是早被擯棄於社會圈圍之外的，誰有這樣大的膽量，敢同他生活在一起？其實，人類生活的競爭，原和盜匪的搶劫沒有多大分別；商人的投機謀利，官吏的剝削人民，其方式雖各有不同，而目的是一式一樣地奪取別人的所有，倒反不似鬍匪來得乾脆。思念轉到了這一點，張大帥彷彿問心無愧似的決計繼續幹下去再說。

大帥對於他部下弟兄的愛護，簡直較之父母的愛護兒女還來得利害；他寧肯讓自己餓一天沒有飯吃，却不願意使弟兄們有一個人缺少酒喝。每逢做着了一筆好買賣之後，他總是很公平的分散給大家享受，從來不會使自己拿得多一點，或者揀一些珍貴的東西私自藏起來。因此，弟兄們對於大帥的擁護，也永遠是忠誠可靠的。

雖然是一夥幹殺人越貨勾當的鬍匪，他們相互間的情感以及一切行動，都由大帥定下鐵一般的紀律來維繫着，統率着。就拿打劫這種事情來講：大帥只准弟兄們去擄搶過路的官吏和富商紳士之類，對於窮苦的百姓是連一草一木都不准碰動的。在可能範圍之內，大帥也常常勸戒弟兄們要竭力避免傷害事主生命的動作。但設或偶然帶住了外國人，則因大帥從小就可惡「洋鬼子」之故，從來沒來一個是僥倖生還的。此外尚有姦淫這種事，也是大帥所痛恨的，某次有一個弟兄乘醉強姦了鎮上的一個年青寡婦，大帥甚至氣得親手把他鎗斃了。爲此，在關外一帶鄉村裏的居民，對張大帥部下弟兄們，一點不因爲他們是鬍匪而顯得害怕，並且彼此間還有到極親密的感情。每遇官廳方面派了軍隊要來剿匪的時候，鄉民總偷偷地先來通風報訊；好讓大帥這一夥人避到安全的地方去。這

樣，在無形之中，張大帥彷彿已經是關外百姓所公認的統治者了。

時間儘是埋着頭向前邁進，張大帥在山海關外的勢力也日益擴大了；他們這一夥已經佔有了很多的地方，人數也越聚越多起來，組織比先前更為嚴密。這情形，漸漸為朝廷所注目，他們知道對張大帥這一股驕匪用武力去征剿是不見得有什麼效力的了，於是轉變計劃，派人和大帥商量將他的部下收編成正式軍隊。這辦法剛巧與大帥歷來想棄邪歸正的念頭很脛合，他就毅然答應下來，但另外附帶的條件是求朝廷給他一個紅的「頂珠」戴。所謂頂珠這東西，適是清朝官吏品級的標識，是戴在帽尖上的。大約紅色的頂珠是九十品的下級官吏用的，職位非常之卑小。當時張大帥却並不懂得這些；他以為戴紅珠頂的人勢必是大官，因此，便拿這事情當作條件要求着，朝廷的代表很聰敏，也馬上將錯就錯的答允了他，那時的大帥，可真樂得要跳起來啦。

戴了紅頂珠以後的大帥，對於自己部下的約束是更為嚴厲了，並且在士兵的訓練工作上，也比從前進步得多。另一面，大帥又儘量招兵買馬，竭力擴展他自己的實力，這樣一直到民國成立後的十二三年，張大帥竟一躍而為全國最有力量的大軍閥了；他的一

舉一動足以左右當時的政府，在全盛的某一時期中，大帥的勢力曾經支配到長江流域的幾個省份裏。從這時候起，張大帥的威名也就遍佈全國而為人人所震驚了。

至於「大帥」這個尊稱，其實也是在那時方纔開始的。

## 二

算來是宣統二年的光景，張大帥還統率舊部，坐鎮在關外一處彷彿叫做「濟寧」的縣城中。其時大帥已經是三十五六歲的中年人了，他的精幹，猛勇，均不稍減於昔日，而在談吐舉止這一方面，還有到很大的進步；他從過去底實生活的多方接觸之間，學會了不少的世故，增長了不少的機智。因此，在當時一般做官者應有的氣質，張大帥也逐漸宣告形成，雖然在學識上他却依然和以前一樣的「目不識丁」。

自從庚子年八國聯軍一役之後，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好像蛇一般地在中國的領域中抬頭起來。每個地勢比較重要些的城鎮，全充滿了外籍僑民的足跡，他們仗着自己國家的暴力，時常毫無理由地來欺凌當地的中國人民，而中國的官廳則又踞於帝國主義者的淫威，始終不敢提出來交涉，於是僑民的氣焰，也就一天囂張一天了。張大帥所統治下的

濟寧，由於鄰近海口之故，也在同樣的情況之下，受着日本僑民的蹂躪。夙來就痛恨「洋鬼子」的大帥，對於這些不平的事情真是憤懣到極點了，他老是期待着有一個日仔可以報仇；痛痛快快地同「洋鬼子」幹一下。

如果用現代的眼光來觀察當時濟寧這地方，那簡直還是一個限簡陋的村鎮；全城中僅有一條比較寬廣些的大路，路的兩旁多半住着日本的僑民，以及一些日本人開設的店鋪。這條大路的建築當然也不會怎樣講究；祇是用點黃沙泥來鋪鋪平而已。所以在平常天晴的時候，路面倒還像樣些，如果一遇下雨，立刻滿路全是泥漿，溜滑得連一步路都不容易走。隨後經過許多行人來往踐踏，於是慢慢地纔有一條狹仄得只能容一個人走的小路，在泥漿之中顯現出來。這樣的情形，於每次一下雨之後，總得延長到四五天的樣子。

有過一回，一樁不平凡的事件竟然在這條泥濘的路上騷動起來了。事情是這樣的：在一天大雨之後的第二天下午，張大帥部下的兩個兵士從這條路上經過，剛走到一半的時候，對面湊巧來了一個日本女人，兩方越走越近，終於在路的中段堵住了。在日

本女人這方面，一向就很卑視中國兵士的，她故意站着不動；意思是要兩個兵士讓她，對方這兩個傢伙呢，個性也非常強硬，對於當地的日本僑民當然不會有什麼好感，女的態度既然是那樣不客氣，他們也就站定了不讓。

局面稍稍延長了一點時候，女的忍不住罵了幾句，這一來，那兩個兵士也發起脾氣來了，順手一推，就把日本女人摔倒在旁邊的泥漿裏。女的自然不肯甘心，一壁蹲在地上叫罵，一壁搥了大堆的泥漿向對方拋過去，兩個兵士的全身被弄髒了，因之又重與走回頭來，把女的狠狠地打了一頓。這其間，住在路兩旁的日本僑民看不過意，他們集合了一羣人，也把兵士包圍起來痛毆。

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兵士回到營理，又把這事情加上些色彩告訴同營的弟兄們，不用說，這樣重大的侮辱是無論那一個頭腦簡短的弟兄都聽了也要發氣的，結果竟糾集全營的同夥，把所有在路旁的日本僑民住宅和商店全搗毀了。於是，這件原由很細微的事情，就被釀成了難於收拾的場面。

案情報告到日本領事署之後，照例當然要向張大帥這邊提出抗議。然而那位日本領



事一向就知道大帥是爽直得很難對付的，萬一不湊巧，說不定會把事件弄得更棘手。爲此，他預備將肇事的始末情形報告駐京底日本大使，直接向朝廷交涉。如果事情真的要照此辦法，這對於張大帥自然不大有利益的，於是消息傳佈開去，濟甯的百姓們全很替大帥那顆「紅頂珠」耽心。但大帥本人却鎮靜得似同平日一樣，他對於這非常的禍患，彷彿早已籌劃好用什麼樣的策略去應付了。

## 三

事情發生後第三天的早晨，張大帥帶着兩枝手鎗，連衛兵都不要，獨自騎了馬上日本領事署去了。

領事接見了大帥，便開始這場非正式的外交談判：

「關於這次我部下弟兄們肇事的案件，聽說領事預備報到京裏去直接交涉，所以特來拜訪！」才坐定的大帥，就這樣伸述自己的來意。

「是的，因爲謀手續上的便利起見，這裏確實預備這樣辦理的，不過張先生如果有什麼意見，我們也不妨從長計議一下。」

「意見嗎？哈……哈哈……」大帥毫無理由的猶笑起來，臉色非常可怕：「我是一個帶兵的粗人，根本就不敢有什麼意見。但是我以為這回肇事的人是我的部下，那末領事爲什麼不能問我辦交涉呢？」

「因爲事件太複雜，恐怕我這裏辦不了。」領事很偏促的答覆着，連頭都不會抬起來一回。

「那有什麼辦不了的道理呢？只要領事明明白白地對我說，什麼都可以照辦的。如果一定要堅決地報到京裏去，那就顯見得領事是有意要和我作難啦！」

聽到這樣單刀直入的口吻，領事簡直有些不敢相信大帥是說着真話；他以為對方也許是有意來開玩笑的。然而看着大帥的臉色，却又非常地誠懇。這樣，領事又覺得很可以利用這機會來佔一點便宜，於是他也開始來試探大帥的態度了。

「假使張先生一定要把案子在這裏交涉，也並非絕對不可能的。像這樣瑣碎的事情，只要你能夠依照外交的手續辦理，其實也是很容易解決的。」

「對啦！對啦！」大帥裝出樂得要跳起來似的樣子：「領事真是最夠朋友的人，不過

我不是外交家，什麼都不懂得，只要領事什麼說，我就什麼辦得啦！是不是？」

張大帥這種直率到不能再直率的態度，幾乎使領事要忍不住發笑了。他更相信這回交涉的勝利是無疑的：「依照外交上的規矩，那末你的部下無故毆打我們的僑民，首先應該道歉，其次是被打傷者的醫藥費，應該由你們負責，至於被搗毀的一切損失，也應該由你們那裏賠償。」

「就是這三條嗎，沒有別的？」大帥好像懷疑這條條件太簡短似的追問。

「只要這三條就可以了。」

「好……好好……」——准照領事所吩咐的辦，毫無問題的，絕對沒有問題的……」張大帥竟然很輕鬆地答應了領事：「不過我是早就聲明在先的，我不是外交家，所以什麼都不懂得。但是你的僑民無故打了我的弟兄，首先也應該向我們道歉，兵士被打傷，醫藥費也得由你們這一邊負責，此外還有很多弟兄的衣服全給貴國僑民撕破了，這當然也應該賠償的咯！這三種辦法，我全是根據了領事方纔所說的外交規矩而提出來的，大約領事也總可以答允的吧？」

出乎意外地，直率的張大帥如今居然也不大直率起來了；他是用了更狡猾的手段來對付這狡猾的領事，使對方自己陷落於無理的矛盾中。然而這樣的辦法，當然也不是日本領事所肯答允的。

「這樣豈不是雙方對銷了嗎？那我可不能答允的！」

「笑話！」大帥的態度驟然嚴重起來：「外交的規矩難道只是爲了保障你們日本僑民而定的嗎？領事既然沒有誠意解決，儘管可以向京裏報告，那是最好沒有的事！但是我想問一問領事，可會知道我姓張的從前是幹什麼的！」

張大帥拍着自己的胸脯，走向領事這邊來，他彷彿急待答覆似的死瞧着對方的臉，眼睛一動也不動。這事情可真使領事爲難啦，張大帥是鬍匪出身這一點，到現在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領事當然也很明白，然而眼前要他當了大帥的面說出來，則又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領事祇能沉默着不回答。

「老實說：我姓張的是當鬍匪出身的……」大帥看見對方膽小得不敢回話，他就自己直說了：「所以這回如果你一定要報到京裏去，至多是把這顆紅頂珠攪掉了。反

正我也不大願意幹這撈什子的差使，等我重做了鬍非之後，我再來同你攪一下吧！」

張大帥說完之後，頭也不回的就往外邊跑出去了。這一來，領事真的發急起來。他知道大帥是一個說幹就幹的傢伙，萬一真的再來攪一下，這裏全體僑民的生命財產，勢必非常危險。於是他立刻傳令給領事署門口的守衛，趕快把張大帥攔回來商量辦法。誰知機警的大帥，早就想到這點，在將近門口的時候，他就摸出帶來的兩枝手鎗，同時把兩個守衛都打倒了。跟着便跳上自己那匹停在門前的馬，似飛一般的奔回營去。

當天晚間，日本領事親自來拜訪張大帥，立刻答允把這件案子雙方註銷。至於被大帥擊斃的兩個領事署守衛，領事也沒有提到。

#### 四

張大帥在兩年之前，彷彿是遭了日本浪人的暗算；被炸彈轟死了。

大帥一生留下來的故事真不知有幾多？然而這裏所紀述的一件，却並不像大帥討過幾位姨太太那樣的故事一般地爲大家所熟諳的。或者，這也許就是張大帥生平最光明的一樁故事吧！

散 記

奚定文

人類底同情，往往同瞎子算命一樣的要使你失望的。  
生活枯燥的人們，將長成青松。生活閒適的人們，將  
長成白楊。

時常罵人的人，不知不覺，便會罵到自己。  
愛一位姑娘，如果你能爲她而作出幸福的夢，也夠得  
滿足了。

## 三雙絲襪

——四（羅曼諾夫著）

惟明譯

羅曼諾夫 (P. Romanof) 是俄國現代的文學家，但他是革命前舊文學的承繼者。他模倣着從歌德到托爾斯泰止的名家文調。他以描寫心理和兩性關係著名，而他所以享有盛名，還是因為他善於客觀的忠實的描寫。他並不在他的作品中表示主觀的見解；而只是把客觀的情形描寫出來。他第一部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是「沒有櫻花」（見小說月報），全書描寫性愛。但「三雙絲襪」不僅描寫性愛，且把一般人在蘇俄新制度下所感到的苦悶，尤其是智識份子的苦悶，把一般人在機械生活中單為物質慾的爭鬥，把一般婦女在物質慾支配下的追求，都毫無掩飾地描寫出來，所以比「沒有櫻花」更堪注意。該書英譯本著者 L. Zanine 君在序中說：「……蘇俄的婦女已經喪失了一切道德觀念，給她三雙絲襪，那末她就是你的了。」這小說中的一句話就是這小說的題名的涵義。……這小說中的女主人翁死於蘇俄現制度的輪下，實在是耐人尋味的……」

## 發端

十月一日發生於薩托伐耶街科學家阿爾加台·倪斯奈莫夫寓所的神祕的悲劇，經調查而無結果。究竟這是謀殺抑是自殺，仍無從斷定。

靠椅底下發現的高加索式短劍，顯然是屬於常常到那層樓上來的一個中央博物館裏的工作人員，這個事實似乎指示着謀殺。那個人原是在他有一次來訪的時候死的，而那痛叫聲也正是在他進了臥房的門以後聽到的。

可是如果這是謀殺，證據却否認他對於那悲劇是有任何關係的。

有些人相信，八月間在那悲劇前六星期早就發生了的那些事情，其中是有線索可尋的；可是由雙方關係人偶然的會台而作許多推測，那不是實際上可能的事。但是，倘使我們以最受嫌疑的人假定為無罪，那末此案中其他人的作為可以更加明白，那是可能的事。因為訴訟進行時所找得的信件，很明白地表示了其他二人與那死者的關係；那兩人就是杜洛甯，和豐明，阿爾加台·倪斯奈莫夫和他的妻子通常是稱呼他們梅夏伯伯和呂伏欺加的。此外，還有一個名為密勒的外國人也是牽涉到的，而且就他與那死了的婦人



的關係看來，關於那件犯罪案是有得到一個很確定的原理的機會的。

這一切都拿來考慮一下，就可以明白那樁事情不是八月間在莫斯科開始的，而是很早以前在斯莫倫斯克就開始了的……

在事情發端時，報紙就說要求解決非於犯罪的動機外找尋某種別的動機不可，這種話也許更切實罷。新聞記者固執着那些信，認為不獨可以顯示死者當時的心情，且也可以顯示一般智識階級的心情，同時又指示出一種根深蒂固的可怕의病來，說是這種病正在侵蝕智識階級甚至於在我們的制度下爲我們工作的人們的頭腦。

有一個報紙還說：「智識階級應該把自己的政治的地位重新考驗一下，以爲永久的解決。在這種社會主義進展和增激階級爭鬥的有歷史意義的當兒，一個人應該做奮勇的爭鬥者，否則，老實不客氣說，就應該離開政治舞台。」

雖然當局竭力調查，而這個悲劇的事件的犯罪方面却依然不得解決。

那一年的秋季頗爲暖熱，而且近似夏天。早晨的太陽穿過藍稀稀的晨霧照着莫斯科

那些閃爍着的鍍金的圓屋頂和無數房屋的門戶和窗扉。

清晨灑了水而潤濕着的鋪道，在陰暗的方面發出清晨的冷氣來，而在陽光的方面，則像在灼熱的陽光中迅速地晒乾了的石子一般閃爍着。

當每一班本地的和幹路的火車到了的時候，那些旅客便帶他們的籃，篋子和衣箱，從車站裏躑躑踴踴地走到那廣場上來，彷彿從玩具箱裏滾出來的玩具似的。這裏面幾乎全然看不到文雅的臉孔，『布爾喬亞』的帽子陽傘和禮帽，這事真是堪驚詫的。戴紅色頭巾和帽子的人們向那些經過的電車擠過去，或者和那車夫的羣衆講價，然後慢慢地穿過那都城的喧鬧聲向各方面流去了。

不論那個人離開莫斯科有數年之久而一旦回來的時候，一定要被這種鬧聲驚駭起來的：沉重的公共汽車不斷地怒叫着沿街衝行着；裝滿行人的電車在十字路口轉轉地過去；從鄰近的邊路上傳過鋼鐵建築上正在開工的鑄釘爐的震耳的鬧聲來。

伴着這種不斷的鬧聲，人羣便在人行道上擁擠着。

偶爾有一個陌生人戴着帽子帶着糧食袋，在人行道較狹仄的地方停下來，好讓走近

來的人們過去，可是他依然不繼續前進，因為他們總是川流不息地向他走過來。

「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媽，什麼地方有個水管爆破了嗎？」他要左右顧盼而惘然地說了。

街上也許將有某種鋪張罷。常時有執旗旂的青年的遊行隊走過。走在前面的那些人，扳着嚴肅的臉孔，走在當中和後面的却對彼此私語着，跑到他們的行列前面和後面去。

有許多紅色旗旂橫着街道掛着，用繩繫在電燈桿上；過路的人們走過的時候，便抬起頭來讀：

「無產階級的鐵似的意志會建造社會主義，」或者「我們必須把所有對敵的以及外國的份子從我們的組織裏排除出去。」

「向那面走上去；不要耗費你們的光陰，你們在家裏也可以讀到的。」後面的人們叫着；可是不久他們自己也站在街道中央觀望某種外國造的機器了，這種機器是由兩個穿油膩的套褲的人管理着而且正在搗毀馬路的地氈青。

在一條邊路上，在木板和木料的架子後面，有一幢巨廈正在建築着。從這裏面可以

聽到斧鉞以及工人們高叫並且咒罵的鬧聲；這些工人已經把那邊路下面的人行道用那些載有木料和建築材料的車子阻塞住了。

「向那邊上前去！」一個車夫將叫道：「你爲什麼把這全條街阻塞起來？」

「我怎麼上去得來呢？你要我飛嗎？」來了那個回答。第三個車夫的聲音是被湮沒在木頭落下來的鬧聲和木板從架上扯下來的磨擦聲中了。

「這裏是一個魔鬼的莎托姆 (Sodom)。」那車夫將說而唾吐了。

一小隊穿藍色短衣的開路兵，由一個鼓手領着，慌窘地停住在那些車子前面了。

「你們到那裏去？」一個車夫叫道：「你們看不見路不通了嗎？你們有幾個人是沒有事做而只是走走罷了。」

幾乎在所有的邊路上都有木架高聳起來的，而在那些以前有發着惡味的小店的方場上，地氳青是被削去，而那自然的土地是佈置着花床了。電燈桿正在設立着，舊的鋪道正被搗毀着，街道正在放寬着，而那些通大車站的碎石鋪的路，現在是用地氳青鋪着了。

鋼鐵和灰石的新式建築，帶着狹長的洋台和扁平的屋頂，在各方面高聳起來。

一切都有着一種集中的熱烈的力，使站在邊路上的教堂的鐘聲湮沒了。

## 二

在這種新的建設之中，有一幢屋子以其缺少這種熱烈的活動而非常惹眼的。牠那些狹長而尖形的窗子，以其有鐵柵和灰暗沉寂的形相，使牠看去頗像一座教堂，而屋頂上那些無數的小塔樓和螺旋形屋頂使牠顯得更像教堂了。

那些有精緻的鐵把手的沉重的橡樹門，開起來是艱難的，而且開了就要用牠的重量把進來的人拖進去的，因此他便不得不退回轉去。

這幢奇異的建築的門，彷彿和街上的生活成了個對照似地，還是關着，每天早晨要到十點鐘才開。十點鐘光景來開門的，是那個門廳裏的關人，一個可敬的似已年老的人，穿着白色短衣和擦得很亮的靴子。他在那門底下放了一塊石子，使牠不致重新閉上；他把他的眼鏡從他的鼻上移到額前，挺直了背，向那些樹和屋頂望過去看着天空。

「天氣多好啊，」他說，向那走進街中來掃路的清道夫轉過去。

「再不會有更好的了。」那個人說，隨即回進屋去，到那靠近一根屋柱的書桌邊去讀報了。

那龐大的門廳，有高大的棟樑，繪畫的拱形天花板，和那有白色人像的無限地長而闊的樓梯，呈現着一種暗澹的莊嚴，使觀者發生沮喪的感覺。

依稀的光線從屋頂上有些地方的彩色玻璃滲透進來，照亮了樓梯上的人像。

每個回音或陰聲在這些大門口發着遲鈍的回響，彷彿在教堂裏一般，使發聲的人充滿了不安的感覺。

經受了街上的悶氣，便覺得那些石頭的拱廊的冷氣和那種教堂似的氣味，也許是由牆上和天花板上的油漆來的，彷彿暗示着一種永久的沉寂，正在向街上的喧鬧的活動挑戰似的。

這便是中央博物館。

十點鐘過了不久，那些雇員便開始來到了。他們大多是和那幢屋子有一種共同的特牲；倘使在街上占優勢的是那些戴帽子和紅色頭布的喧鬧的人，那末在這裡却是容貌文

雅的人們，男子戴着帽子穿着大衣，而婦女則穿着樸素的服裝，頭髮是留心地梳過了的，而且在未上樓以前她們總要把頭髮對着鏡子重新整理一下的。

那門廳的司閘人。蕭久利·依凡諾維基，急忙地把他的眼鏡從他那可敬的禿頭上移開了，然後異常欣喜地趕上去，幫助那些進來的人脫衣，而且時常用恭敬的口語招呼這個那個。

「上帝給我們一個多好的天氣啊！」

那些大都穿着裁製入時的服裝，有條紋的夏季襯衫，半靴，並且袖口上還有鏈扣；在這些智識階級的人裏面，沒有一個是胆敢破除禮俗而穿着翻領捲袖的襯衫走出來的。

祇有很少幾個容貌頗不相同的人，是不穿大衣不戴帽子而走進來；並且彷彿直衝到樓上去的。這些人便是共產黨童子軍隊隊員以及工人代表。

別的人們都是默默地觀察着他們。

通常每個人走來的時候，都是脾氣很好的，謙和的，正像主人們與同事們在他們自己的屋裏相見似的。

「報上有什麼新聞，蕭久利·依凡諾維基？」

「一切都在改組，」他將回答，語氣有些譏刺，聲調與那問語相同。

那些男人謙恭地致敬並且吻那些女士們的手，而吻那些較年長者的手時則特別謙而尊敬。在這裏墨守禮俗而對於一切都謙恭的，不是那些年青的而是那些較年長的女士們。這些人不時說着：『蒙你的好意說』和『勞你的駕去通報』等等。

蕭久利·依凡諾維基歡喜他的屋子並且對牠覺得驕傲。他所以驕傲者，是因為牠的清潔，也因為那些雇員都是有禮貌的舉止文雅的受高等教育而知秩序的人們；在天氣潮濕的時，沒有一個人是不穿套鞋而來的，他們並不把香煙頭到處亂投，並不吐痰，而且每月底都給他酒錢。

可是今天，那些雇員的臉上沒有那種慣常的甯靜：他們並不急忙趕上樓梯去，而在那些棟柱底下分組聚合，用低聲的興奮的耳語討論着什麼。

有一個身段強壯而眉宇軒昂的婦人，帶着波形的灰色頭髮，還有一副雙眼鏡在她腰下一條長索上搖動着。她比任何別的人都來得興奮，伸着雙手以示驚訝，聳着肩膀，同



時抬起眉毛彷彿被某種困惑的不可解答的問題攪亂了心情似的。這是瑪麗·柏佛洛佛娜  
• 巴克慕托伐，在那圖書室的外國文部裏担任工作的。靠近她站着一個身材頗高而儀表  
高尚的老人，帶着分開的灰色鬚鬚，戴着一頂帽子和一個老式披肩，這個披肩他還沒有  
時間來脫去的。他就是管理圖書和磁器部的安特萊·依那替欺·安特列夫斯基，他們對  
他是像對一個有權威的人一般，爲了聆教而招呼着的。

「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瑪麗·柏佛洛佛娜說。

「這就是繼續並實行過去早已開始了的一種事情，」安特萊·依那替欺回答。「黑  
包利脫·格里郭維基在那裏呢？也許他知道的詳細情形更多一點罷？」

「蕭久利·依凡諾維基，季斯立安郭夫來了嗎？」

「不，他還沒有來。」

隨即大家突然沉默起來。一個奇怪的人，過門而入，穿着長靴，藍色運動衫上還穿  
着一件雙胸短衣；他大約有三十五歲，帶着一張瘦削而雜淨的臉孔。他的太陽穴上有一  
個疤，以前有顆鎗彈擊碎了他的顱顱骨而且毀壞了一隻眼睛，那個疤也就是這樣發生的

，不過那隻眼睛現在已經用隻假眼來代替了。因此，他的臉孔便有一副特別兇狠殘忍的形相，因為那毫不閃動的玻璃眼睛的嚴峻的樣子加強了那隻活眼睛慣常的兇相。

一種奇怪的寂靜散佈在那門廳裏，當這個人在近門的簾上心灰意懶地擦着他那雙佈滿灰塵的靴子的時候。於是，他把他那灰色帽子遞給蕭久利。依凡諾維基，說道：

「早安，莫洛喜金同志。」

蕭久利。依凡諾維基拿了帽子，鞠着躬回答：

「我希望你安好，安得萊。柴哈洛維基。」

當他把那帽子拿到架子上去的時候，他對那些雇員瞟了一眼。

那新到的人略帶驚異地看着那些分組站着的雇員們，然後略帶醜態地猛然點頭而上樓去了。

瑪麗。柏佛洛佛娜從她的雙眼鏡裏望着他的背和靴子。

「有張通告貼在圖書館裏，」蕭久利。依凡諾維基等到那有玻璃眼的人在一個轉灣角不見了的時候才說。

「通告上說些什麼？」瑪麗·柏佛洛佛娜興奮地問，把她的雙眼鏡轉向着蕭久利·依凡諾維基。

「事情決定在明天了。」

「已經開始了，」她說，移開了她的雙眼鏡，並且垂下她的雙手來。「好，先生們，我們一定要走了。也許季斯立安郭夫並不在那裏來呢。」

他們個個都開始上樓了，婦人走在前面，男人謙恭地讓她們過去然後跟在後面。

樓上有一長列大廳呈現在他們面前了，樓板都是石做的，拱形的天花板上則有鍍金的裝飾物。這些廳房都裝滿着巨大的黃色的樹，櫥窗的玻璃後面站着穿各種服裝的蠟像。別的地方可以看見古代的馬車，昔沙皇時代各種建築物件，以及古時的農具，靠牆有裝着鑲金剛鑽的鼻烟匣的箱子，而牆角裏則站着高高的大理石和碧玉的器皿，還有些廳房，是裝着保爾和亞歷山大一世時代的家具，粗陋的婦女石像，有幾個廳房則裝着各式各樣的物件，不加佈置地亂放在那裏，或者堆積在牆角裏。數目特別多的，是彫刻的木做的鹽桶和鹽屏，像在俄國古時劇台上表演宴會時所能看到的。

有一個廳房是充滿着俄國古代畫派的畫，這些畫已經久而變灰暗，而且看來頗似偶像了。還有一個廳房，牆上是傾蓋着帶有古式串珠的偶像。第三個是充滿着一堆古代的書籍，書邊已經腐爛得發着霉氣了。

蕭久利·依凡諾維基所說的通告，就是掛在這個廳房裏的。初看起來，其中並沒有重要的事情，通告上祇是說，星期五將開會議，請各雇員出席；簽字是「安得萊·普魯金，博物館長。」

雇員們看到這通告，是帶着新兵看到不期而來的動員令時的表情。大家都沉默着，因為在欄柵旁邊坐着一個穿藍色外褲的新委任的「陌生人」。祇有那些女士的眼睛表示着，她們怎樣強烈地感到這一切；男人們大都帶着僧士所有的委屈而消沉的表情站着，而實際上那個身高而臉黑的賈拉霍夫，穿着寬鬆的衣服，帶着他那狹小而疏秀的鬚髮以及他那雙老是垂下的眼睛，看起來真像一個僧士。

事實是這樣的：這幢建築所代表的智識階級的小島，從來是無人過問的，現在快要被目前現實的巨波所湮沒了。一月前一個新的館長——普魯金同志——委派了出來，於

是「那條街」，據瑪麗·柏佛洛佛娜所說是指那些童子軍和工人代表的，也便跟着他混進來了。

幾天前有人傳佈了一個謠言，說是有人提議要使全體工作人員無產階級化，並且要求館長召集會議發表訓話。如今牆上竟現出了館長署名的那張神祕的通告，那末那個謠言也就證實了。

「黑包利脫·格里郭維基有一封信，」蕭久利·依凡諾維基說，手中拿着信走進來。沒有人對他說話，他向四面環顧一下便把信放在一張桌上，做了做鬼臉，搖着頭看信上的地址，這地址不是像慣常那樣寫的，而是從信封的一角到另一角亂塗着的。

「現在，先生們，我們一定要去做這個工作了，」有一個人說。「我們一定要看牠進行得怎樣。」

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就是瑪麗·柏佛洛佛娜所問起的那個人，曾經做過工程師，現在是中央博物館的雇員。那天他到公較遲，而所以遲的原因則有兩個。第一，家

裏有了煩事，第二，他必須去訪見醫生，而醫生則發見他的神經系統已經損壞而且眼膜已經變硬了。他急忙地跑來，好使他能於十一點鐘左右來到，他穿着一件已經被日光晒得褪色的橡皮夾裏的外衣，戴着一頂帽子，腳上靴子上面還帶瓶形的裏腿布，看來像長靴的上部。

他不時在被絡繹不絕的汽車和馬車阻塞了的街頭停住下來；於是他脫了帽子敏捷地一動把頭髮裏的汗用手帕揩去，從他那夾鼻眼鏡裏不耐地憤慨地看着那些過路的車子。

他有一雙樣子頗美的小耳朵和尖翅的短鬚，一張蒼白的神經質的臉孔，和一種彷彿被驚恐似地急速轉旋的習慣，這就表示他缺少內心的均衡而且意志薄弱。倘使他和誰衝突，他便要急速地道歉；有一次一個車夫用他所要從車子裏帶到一月店裏去的木箱撞在他身上的時候，季斯立安郭夫的臉孔有一種苦痛和憤怒而無能的難堪的表情。

他看見他前面有一個身高而老年的女乞丐，一個舊時的貴族，倚在一根手杖，垂着眼睛默默地站着。

他掏出一個二十戈貝的錢來給了她。那老婦抬起頭來，用一種感動的聲音說：

「謝謝你。」

季斯立安郭夫覺得喉頭有一種激動的感覺，而且立即煩惱起來，因為他給她太少了。他一面走一面想着，倘使他給了她一個盧布甚或五個盧布，她該是怎樣快活。自然，他一定要這麼做的。向四下裏環視了一會。那老婦正向他那方面看着。他因為某種理由而覺得一種快樂，因為他感到自己的慈善，但在路轉彎的地方他見了另一個同類的女乞丐。他老是給她什麼東西的，而她也已在期待着他走近來了。他祇剩了一個盧布了，而且也沒有另錢。「倘使我不給她什麼，這未免不好意思，而給她一個盧布又是可惜。」他假裝他在找尋一爿店鋪，於是在走到那老乞丐前使跑到街的另一邊去了。當他走近博物館時，一種模糊不清的煩擾的心情在他心裏覺醒了，也許因為他遲到了而且記起欄柵邊坐着一個穿藍套褲的人，這個人老是刺探着經過他的人們的；也許因為別的原因。可是現在連最瑣屑的事情也要使他神思顛蕩了；例如，在他前面的兩個人占據了整個人行道，而他便不能走過去，因為對面有人走過來，這事使他無限地惱怒起來；或者他的外衣的背部已經撕碎而由他妻子補綴過了，這事使他畏縮起來，他覺得彷彿所有走在他背

後的人都在看着這個補縫的地方而且想着：「你看，有一個勇敢的智識階級份子在那邊走。」

在一個地方他不得不從邊路上退回來而大繞圈子，因為人家正在把那些鐘從一座被拆的教堂上卸下來，而警察又不准任何人走過去。在另一地方一隊共產黨童子軍肩荷糧囊而穿過他的道路，因此不得不等待他們走過。他不耐煩地看着他們那些被日光薰得黧黑的快樂的臉孔，同時覺得那穿藍色套褲的人一定在看他的空椅。

最後季斯立安郭夫終於找到了一條路，於是他的臉孔呈現出比較泰然的表情來了。

到了門廳他脫下了外衣，把牠反轉來，把夾裏反在外面，俾補綴之處不致顯現。他穿着一件裁製頗佳的也許是舊的藍色短衣，帶着一個軟領，穿着一條膝上有鈕扣的灰色小緊身褲。那侍者蕭久利·依凡諾維基急忙地拿去了他的眼鏡，放在報紙上，然後接了季斯立安郭夫的外衣和帽子。當每月月底祇給他幾個銀錢的小職員來到的時候，蕭久利·依凡諾維基祇是把他的眼鏡從鼻上移至額前，但當每月給他一個甚或兩個盧布的較重要的人員來到時，他老是拿下他的眼鏡來，從他幫助他們脫衣時的急速的程度看來，就



可以估計他對各種人的尊敬了。

季斯立安郭夫在鏡前神經質地把捲髮整理一下，同時從他的夾鼻眼鏡裏看着他的反影；然後跑上樓梯去，經過圖書室的門，爲的要看看那穿藍套褲的人究竟在那裏。他在慣常的地方坐着。季斯立安郭夫走進了那個廳房，裝着這樣的神氣，彷彿他早已在這屋裏不過剛才因公而到另一部裏去的，而現在回到他所遺下的工作來了。

所有坐桌旁的雇員的頭都抬了起來，他們都看着他。這時那穿藍套褲的人離開了房間。季斯立安郭夫向瑪麗·柏佛洛佛娜走近去招呼她，吻着她的手。她吻了他的前額。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是出身於一個貧苦而簡陋的家庭，而且已有極端派和平民化的傾向的，有過良善的教養的他竟接近了一個高貴女人的手，這便感到特別的快樂。瑪麗·柏佛洛佛娜是慣於使用法語的，這也使他非常滿意。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在被抬舉時不傾向到他年青時所醉心的一方面，而傾向到禮貌的一方面來。

瑪麗·柏佛洛佛娜，握着他的雙手，凝視着他的眼睛（她是坐着而他是站着的）說道：

「你沒有得知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呢？」季斯立安郭夫問。

瑪麗·柏佛洛佛娜用法語把事情解釋給他聽，還用俄語添說了那個新辭語「Orabotchivanie」，這字的意思就是工人化或普羅列塔列亞化，同時指着那張通告。

季斯立安郭夫默然無言地聽着這個新聞，外表上看來很是鎮靜，可是他又自知心中的愁煩，於是他臉色蒼白了。一想到經濟的危機不久要來到，他覺得不必再做他的工作了。可是他並不驚恐，在這種境况中他反而感到一種離奇的樂意。

季斯立安郭夫走到他的桌旁，從他的夾鼻眼鏡上面看了看桌子，便見一封信在等着他。他立即認出了他朋友阿爾加台，倪斯奈莫夫的傾斜的筆蹟，這個朋友他已有幾年不見了，因為他在省城裏一個生物學院裏擔任工作。

季斯立安郭夫在桌上找尋裁紙刀，可是找不到；於是他把他那帶在腰帶上的高加索式短劍拿了出來，把信封開了。想到阿爾加台的開名的特性，他不禁笑了起來，原來那個人做事總是反乎常規的，甚至於像寫信那樣瑣屑的事情也是這樣的。

阿爾加台寫着：

「恭喜恭喜，老朋友。我偶爾得知你住定在莫斯科了；也許因為你對自己不忠實也許你已經變了。這是我必須問你的，因為我們智識階級的人除了我們所信仰的工作以外是不能做任何其他的工作的，這也是因為思想和感情的忠實是我們的一種偉大的傳統的慣例。因此，我要問：你現在是什麼人？怎樣的人？還像往前一樣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抑或已是一個局外人了呢？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希望聽你口頭說明，因為我以大學教授或所謂科學工人的地位將移居莫斯科了，而且已經在薩托伐耶街租下了一個兩間房的寓所，這是我的一個朋友，一個可敬愛而最有趣的人——我們稱呼他梅夏伯伯——給我找到的，原來他也已到莫斯科去住了。」

「在物質方面，我的一切都很好，而且我所喜歡的科學工作也可以有一個廣闊的範圍的，可是……思想和感情的忠實就在這裏發生了問題。一個人覺得沒有安靜地做工作的權利，因為我們的生命所基於其上的一切，那就是說……可是這一切且留到我們相見時再說罷。我很欣慰，十月一日，就在我的生日（已是第四十個了）我將和你在一起

了。

「最後我必須告訴你（對你是怎樣突兀的消息啊），我有了一個年青而嬌俏的妻子。可是且待你自己看罷。也許在四十歲的時候，像我這樣的熊在理是不該和一個少女結合的，可是你且看她是怎樣的少女，那末你會了解並且寬恕我的無理。」

看到信的這一部份，季斯立安郭夫想起了他那健碩而年長的妻子，愛倫娜·薇克托洛佛娜，隨即妒羨起來，覺得阿爾加台，一個性格優美而醜陋儒怯的人在這一方面幸氣居然比他還好呢。

他感到一種磨難着他的不耐煩的願望，要早一點見他的朋友和他那年青的妻子。於是他藉着阿爾加台的知己朋友的權利，而不知怎樣一來對她懷起一種溫柔的感情來；他自己的晚上的生活被一種浪漫的友誼和對於一個少婦的堂弟似的感情所溫馨着，一定不會像如今一般乏味的。

他讀完了信。

這時安得萊，伊那替欺走近他來，拍着他的肩膀，說道：

「哦，老朋友，你想現在的情形怎麼樣？」

「我早就料到了，」季斯立安郭夫回答。

「是的，但是這正如你所謂理論上的事，但如今我們碰到事實了。」

「啊，那也一樣，」季斯立安郭夫搖了搖頭帶着奇異的表情說。

他所陷入的悵惘不安的心情所以更加惱人者，也是因為那天正是他妻子的命名日，而她又要求他邀請朋友們。兩天以內她必須出門去訪彬住在伐爾加岸的親戚們。他期待着能和她分離的時候，期待着他能獨自振刷精神而想出人生的意義來的時候。

現在他不但不能孤寂且又感受着那種不安和神經的刺激，這已成為他最近的生活的特點了。

當工作完畢後，他便去領取薪金，兩百盧布，外加五十盧布公事旅費。他希望把這五十盧布保留給自己而不給他的妻子。這五十盧布可以使他稍稍寬裕一點，無須計算戈貝而向他妻子要求一切了。她在銀錢的事情上是很留心的，每個盧布都要上賬的。

現在他想他先時爲了博得她的歡心而告訴她將領取五十盧布，那是多麼可惜，可是

他決定不會記住，因為他告訴她已經好久了。

當他按照來到的次序站着的時候，他感受着他那最近時常感到的習熟的煩厭的感覺。人格個性與行列中任何人不同的他，竟會站在那裏，使他感覺到慚愧。這裏面有什麼可恥，他也不知道，可是這個感覺正和他對於外衣背上的補縫所感到的是一樣強烈而難受。也許原因是這樣的：自從他離棄了他的真正的職業以後，他覺得自己是一種逃亡者。在新環境中一切逆意的事情，使他痛心地想到他現在的生活內部的空虛。

他邀請安得萊·伊那替斯，賈拉霍夫，顧善武參加名日的慶祝會。

「什麼，去安慰你嗎？」顧善武開玩笑地說：「不論如何，總要謝謝你了。這是最好的機會了。我要把妻子帶來嗎？」

「當然，當然，」季斯立安郭夫急忙地說，隨即回家去了。

四

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所住的巨廈，是以其正面的莊嚴而令人驚異的。此屋共有五層，每層都有莊美的洋台，台上還有裝飾物和形似花籃的鋼欄。整個屋子油飾着新

鮮的粉紅色，從外面閃爍着，沿着鋪道都有擲香煙頭用的盆；晚間從五層樓的窗子裏輝煌着燈光。

那龐大的門廳有着花玻璃窗，裏面擠滿着很多的小兒玩車。這廳裏還有一塊黑板，寫着居戶的姓名，黑板近旁有一張有蒼蠅污迹的紙，上面寫着：

「市民們，請保留你們的精力，乘升降梯上樓罷。」

升降梯上面也有着蒼蠅跡同樣多的一張紙，上面寫着：

「升降梯已不適用。」

當升降梯開始上昇的時候，牠就損壞了，因為那些剛由歡樂的集會回來的住客，一定要試試看，究竟升降梯能否載負比規定的更多的重量。因此，所有的住客不得不徒步上樓；倘使晚間樓梯上面的電燈被偷去了的話，他們便不得不摸索他們的路，在黑暗中顛蹶着互相恫嚇着。這些電燈，雖然用鐵網保護得很好而且安置在很高的地方，却依然是時常被偷竊的。這幢巨廈的理事會早就決定取消這些電燈，而住客自己也不願再去購買。

每扇門上都有一張寫着居戶名單的卡片，而對着每人的姓氏都有一個號碼，表示應該按幾次鈴。

那些鈴通常在牠們存在的過程都經過四個階段的。先時，門邊現出新的塗漆的圓形木框，中央有一個白色開關，後來木框和開關都不見了，祇剩下兩個銅片在一個圓形木盤上面。後來木盤也不見了，祇有電線的尖端突出在外面。於是要按鈴祇得把兩端接起來了，倘使連這兩個線頭也不見了的時候，那末祇得用拳頭拚命地敲門了。至於以拳擊門，次數是時常要弄錯的，因此便引起各住戶間無數次的爭鬧。

季斯立安郭夫從街上走近門廳來時，意思原是要急速走上三層樓去的（因為醫生除了別的勸告外還勸他做事要迅速，這是必須說明的，而且午餐後還想休憩一下以免工作過勞。）可是走近門廳時，他煩厭地唾吐了一下。大門已經上鎖，玻璃門裏面貼着一條紙，上面塗寫着：「大樓梯正在掃洗暫不通行，請走後梯。」

雖然樓梯每星期祇洗一次，季斯立安郭夫却覺得彷彿每天都是如此的。他橫穿過庭院到後樓梯去了。



這幢屋子的庭院四面都有高聳的屋峙立着，因此要從院裏仰望天空必須把頭伸向後去，正如仰望高塔一般。

庭院裏最觸目的東西是晒着的布類，掛在四面縛着的繩上的，此外就是為數極多的小孩和狗，幾乎所有的小孩都是出身於無產階級的（門廳裏的小兒玩車看來也是屬於無產階級的小孩的），而那些犬却大都於資產階級的典型；捉狐狸的瘋狂的獵犬在庭院四周跑圈子，驕傲的哈叭狗，「阿沙與」狗在那裏像狼一般。起勁地奔跑，還有幾隻白色長毛的「斯辟正」狗，看來頗像羊毛球，一律繫着藍帶；此外也有幾隻雜種狗。

這幢屋子的住戶一半是智識階級份子，一半是無產階級份子。後者領有許多小孩，而智識階級的人則領有許多狗。

當那些狗放了出來的時候，庭院立即變成了獸穴；那些狗一旦釋放了，便像瘋狂一般亂跑。一個毫無疑慮的訪客把鼻子放進院門去的時候，便看見五六隻狗在那裏跳，因此不得不把門急忙地關上；於是主人們便異口同聲地喚他進來，因為那些狗是不會咬人的。

倘使訪客畏縮地走進庭院來，另一羣各種各樣的狗便要向他衝上去。有幾隻搖着尾巴，別的嗅着他的外衣，也有幾隻仰着頭吠着。主人們繼續敦促他進來，說是那些狗是不會接觸他而只是吠着歡迎他，不是暴怒地吠着而是要他拍拍牠們。

在那後樓梯上，那訪客立即被包圍在那從廚房裏發出來的煙霧和煎油的氣味中，正像在洗熱水浴時被包圍在蒸氣中一般。在每個梯頭的角落裏，在通廚房門的對面站着木箱和木桶，堆滿着廚房裏的各種污穢的廢物——胡瓜皮，蛋殼，甜瓜皮，——有幾隻木箱或木桶裝不下這麼多的雜物，因此零碎的東西狼籍地散在樓板上甚至於梯階上，而那些小孩就在那裏遊戲着，把瓜皮向彼此亂蹴着。

這裏也有齷齪的貓兒。

黑包利脫，季斯立安郭夫所住的屋子包含着十個家庭——二十七個人。

那兩面有門的迂長的走廊，充滿着箱子，籃和碗櫥。

物件的數量竟使那走廊灰暗了，而從盥洗室或廚房回到自己房裏的居住者，常常要撞頭或挫傷他們的膝部，於是便咒罵那些把廢物放在那裏的人，雖然他們自己的東西也

佔據不少的地方，而且究竟他們把頭撞在自己的抑或別人的所有物上也是難於斷定的。樓上和外面成了個對照，使人發生這樣的一種印象，以為這是一爿木器店或者當舖，因為剛才舉行拍賣才把一切亂堆在那裏的。

靠近大門便是電話的所在，四周的牆上都塗寫着電話號碼並且畫着婦人的臉孔，衣架上空無所有的，彷彿所有的居戶都不敢把衣服掛在那裏，深恐牠們將被竊取。

在廚房附近的一個走廊上便是盥洗室，早晨日裏晚上都是有人佔據着的。

「坐在那裏的魔鬼是誰呀？」一個人將失望地說，因為他從房裏盥洗室來往地跑得太疲倦了。這事在某一限度內是可以這樣解說的，因為連着那盥洗室還有一個浴室。

樓上居住者的性格是這樣地異趣，彷彿他們是在某次洪水氾濫時有了任何可以拿到的東西而逃到這裏來的。實際上，這裏有三分之二的智識階級份子和三分之一的無產階級份子。無產階級份子中間有兩個鎖匠及其家屬和一夥泥匠，泥匠在從他們的房門走到盥洗室裏去的時候總是留下白色足跡來的。

接近門口電話處便是潘孔景娜的房，她是次中等階級的婦人。穿過她老是開着的門

可以看見一座鐵床，鋪着一條用各色花樣組合的被和一堆毛墊褥，還有一座梳妝台，上面擺着一隻石膏貓和一張被蒼蠅沾污的她丈夫的放大照相。這個婦人每聽到叩門聲時便伸出頭來，而且常常知道是誰來訪誰的。

她隔壁住着季斯立安郭夫家人，他們隔壁則住着一對年青夫婦，名爲徐弗尼郭洛特斯基，學識卓越而被認爲全樓的主臬的。兩個都是身高而壯健的。他是一個建築家，常常戴着帽子，臂上挽着外衣東走西走，她戴着一頂緊湊的小帽子，低低地覆到耳朵邊，穿着一套緊身的藍色服裝。他們是以不可分離的戀人著稱的，所以常常一起走出去；而且他們對於禮貌是異常拘謹的。

他們隔壁就是狄安可諾夫夫婦的房間，先前全樓都是他們兩人所有的，丈夫是一個身高的沉默而消沉的人，每天購物煮咖啡一類的事情都是由他做的。他的妻子，一個身高而健碩的婦人，從來是不早起的，而且一天的生活總是以高聲絮聒開始的。她對誰都要高叫，對於那些在盥洗室裏留住得長久的人，對於把敲門的次數弄錯了的人，都要高叫起來的。她討厭所有這些人，因爲他們住在她的樓上。倘使那個次中產階級婦人把貯

藏着的碗櫥借用了而不願放棄，她老是要和她爭鬥而且向法院起訴。他們有一個大約十五歲的兒子（全樓智識階級的唯一後裔），他們不知怎樣安頓他，因為沒有人願意雇用他。他定然是屬於犯罪的一類人的；他不願聽受勸告，不怕懲罰，甚至於威脅着他的父母，說是要割去他們的喉嚨。

過去更遠的地方住着一個年老的大學教授和他的妻子。他是身短而禿頭的，常常穿着寬鬆的褲子走來走去。他的房門正對季斯立安郭夫的房，他每天早晨總在房門外抖擻他的褲子，所以是自討人厭的。愛倫娜，微克托洛佛娜覺得這是最討厭不過了。那大學教授的妻子有兩隻其鼻如狎的「傑潑」狗，耳朵長而垂下的。牠們是很馴順而胆怯的，不作聲地把每個牆角都弄得污穢不堪。

走廊的對面住着一個統計學家，一個身材頗高的人，每天早晨總是蓬着頭髮離開浴室的，因而所有的大狗都向他吠着，而那小的「傑潑」狗則疾速地跑進牠們的房去。

最後的兩間房，九號和十號，是住着一個美貌的婦人，每天早晨總是披着一件淡紫色斗蓬到浴室裏，還有一個婦人也住在那裏，她是以卹金過活的，但是她天天恐怕有

人把她的卹金奪去。據她的意見，她所以恐怕卹金被奪的原因有兩個：或者因為她經查驗後被認為有工作能力，或者因為人家也許會發見她據有很好的家具。因為這兩個原因，她整天總是吸着香煙，好使她的神經衰弱起來；她把她那些最好的家具給了那大學教授的妻子，而使她自己的房看來簡陋得不成樣子。她房裏的樓板傾蓋着灰塵，因為她怕擦樓板；而且她老是邊幅不修的，穿着拖鞋和襤褸的晨服徘徊着。領取卹金時，她穿着一件特殊的衣服：一件很古舊的服裝並且戴着一個黑色頭巾。平常她是披着一件斗蓬，自然不是新的，不過是絲夾裏的，並且戴着一頂帽子。

距離頗遠而有特別的進門的地方，住着一個高級的蘇維埃官員，名為奈丹孫。每天早晨有輛汽車接他，而且在窗底下要叫好久。人人對待他都是謙恭而尊重的。

一天的開頭便是那些狗吠聲。一聽到那送牛乳的婦人在後樓梯上的步聲的時候，奈丹孫的狗便吠起來，用腳爪抓着門。那些「傑潑」狗便和應着牠們，先時從門背後吠出來，後來被釋放了出來的時候，使用牠們的短腿跑進走廊去，頭向左右轉動着，仰着頭吠着。

回應着這種吠聲，有人便怒氣沖沖地把一扇未曾閉緊的門砰然地關上了，原來吠聲就是從這門口傳進來而驚醒那個居住者的。關門的人通常總是那個統計師；而且他還叫道：

「這個地方已經弄得狗窠了。這裏日夜都沒有安靜了。」

那次中等階級的婦人，便要走到廚房裏去，穿着一件舊的印花衣服，赤着腳拖着鞋，她那稀薄的頭髮用髮針在後面梳成一個髻。

因為某種理由，她走過的時候總是和那大學教授開門而抖褲的時候相符合的。兩人常常有口角；那大學教授，穿着睡衣，躲在房裏，祇用手把褲子伸在外面；因此他看不見誰在外面走過。

於是那些門都先後地開了，而那些居住者也開始出現了。

那身高而愁容的狄安可諾夫便帶着他的咖啡壺到廚房裏去。那領卹金者便把前夜堆積在房裏的香煙頭從她的門裏掃除出去。

早晨的時候，樓上的居住者對於一切的不便利和鄰人的說話特別敏感，彷彿他們在

夜間的夢中飄飄欲仙地進入了更高的境界，而早晨醒過來又發見自己在他們鄰人的可嫌惡的環境中。

那些狗幾乎每天早晨都對那統計師吠着的，當牠們看見了他頸際圍着毛巾從浴室裏出來時所有的蓬髮的時候，他漲紅了臉了，對奈丹孫夫人叫道：

「如果你的狗咬了我的話，我到法庭上去起訴！」

「可是牠們是不會咬你的。」

「天曉得，要是牠們咬了我，那真該死了！這裏不是房間而是狗窠了。你爲什麼不在別處租一所茅屋，把你的狗養在裏面呢？」

於是一個在走廊上走的人，突然滑了一下，隨即向背後樓板上一看，激怒地開始察看他的靴子而向空中高叫起來：

「把這種垃圾和那幾隻「傑潑」狗弄乾淨罷，否則我要擠死牠們呢。」

那些「傑潑」狗，倘使是在走廊上跟着一般人醒轉來的話，便會立即懂得這叫聲是對誰而發的，於是牠們便垂下了耳朵跑進牠們的房去了。那大學教授的妻子聽到走廊上



的鬧聲便開了門，接待那些狗正如對待受傷的小兒一般。

廚房裏的生活開始沸騰起來。牛乳婦送來的牛奶是被放在各式各樣的有柄小鍋裏。煤油爐點着了火；倘使那張用電表已經交還了的話，廚房裏的空氣立刻變得濃厚了，並且裏面可以聽到犬吠聲，嘈雜的閒談和醜詆語。

在這個擁擠過度的空間，那些狗和小孩常常絆住在每個人的腳上。有時候響起鈴聲來；如果鈴聲是長而帶命令式的，那末有幾個人便要蒼白起來，尤其是那領卹金的婦人和莎菲，柏佛洛佛娜。有時鈴聲是短而胆怯似的，隨後還有兩次短促的響聲。這也許是一個早客在樓梯上的黑暗中摸索而不確知應該按幾次鈴。

於是裏面爭論起來，不知究竟鈴是響了一次，兩次或充分的三次！有人便偶爾回應去開門了，可是如果看起來那訪客是弄錯了的話，他便要高叫起來：

「你瞎了眼嗎？你不見嗎？找狄安可諾夫家人是應該按三次鈴！」

「但是我正是按三次鈴的。」

「天曉得你按了幾次鈴！」——於是對着那訪客的臉孔把門砰然關上了——「我跑來

開門，連鞋跟也跑破了！」

祇有兩樣事物全樓的人是一致同意的。第一就是書籍，因為大家顯然沒有錢來買書，書籍借來借去的。這些書（大都是外國人著作的，他們是不信仰本國著作家的。）不久便變得破舊而污穢了。第二樣東西使他們聯絡的，是磁器；凡是有客人來的時候，磁器是可以隨意地互相借用的。

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是在爭論之中的。在某一意義之中，這可以說是一引火藥店而不是一層房屋，沒有一天是安然過去而沒有小小的爆發的，而裏面的火藥可以說是常常保存得很乾燥的。

爆發的藉口隨時都有。第一便是那個盥洗室：從早晨起那裏便聚集着一排居民，都是趕去做工作的，有幾個呈現着不耐煩的表情；當前面的一個還來不及進去關門的時候，就有拳頭在敲門了，使他就知道他並不是在他自己的會客室裏。

倘使那個最鬧的人隱沒在裏面，並且在那裏留住了些時候，其他的人便開始譏罵他了。

那個浴室的情形變得這樣地惡化，只要忍受了別人的一種責罵的目光，很少的人是願意使用牠了。不論如何，在他們還來不及脫衣的時候，別的一二人已經在敲門了。

不但如此，那個地方是黑暗的，而且天花板上就是上樓的盥洗室，因此有川流不息的水落到頭上來，在地板上積蓄成一個池塘，有時高漲到褲邊，因為這個原故，那裏常常有幾塊磚頭的；每個居住者在盥洗室的地板上跋涉的時候，都是踏步在那些磚頭上，同時竭力保住着身體的均衡。

誰也不願去叫鉛匠來，因為他們的原則是：「讓把牠弄髒的人去叫罷！」這層房屋的原主對於這種情形只是淡然處之，說是這些豬仔在這裏，什麼事也沒有希望：他們強佔了別人的房屋而不知怎樣像人那樣住在那裏。

還有一個爭點就是廚房，那裏自從早晨起便像一個忙碌的工廠那樣，有六個汽爐同時點着噲噲作響。煙霧裏祇見身披晨服，足穿拖鞋的婦人的後背和裸肘。她們在那裏總是手忙腳亂地使用鍋壺或拋棄廢物。當那原來的房東到場的時候，那個地方真變成莎托

姆 (Sodom) 了。

但是齟齬的焦點却是整個屋子的污穢；誰也不願去弄乾淨。公用地方是全然不加修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居戶中間無日不有失竊的事情發生的。甚至「潑利姆」狗也會不見，於是人人都說竊賊就前屋主的兒子，可是話雖這樣，即使他不在的時候，東西依然是會不見的。

因此他們在廚房裏都安置了自然的箱子。水壺，菜鍋，一切都在食物預備好以後鎖了起來，或者交替地拿回房裏去。

最後，為預防污穢與失竊起見，他們規定每人輪流擔任監督。

——第四節完，全篇待續——

## 國際文壇情報

時 甫

### 「白倫姆戲院」寫出之經過

自從克禮曼斯但尼女士 (Clemence Dane) 的「白倫姆戲院 (Broome Siago)」出版後，英國一般批評家全公認爲近年來一部少有的良好小說。這本書的內容是敘述一個家庭的故事——自十八世紀一直說到現在，情節大概是這樣理：查白倫姆起家於一七一五年，少以做掃帚爲業，後轉而習演戲，生有一女



，嫁給一個公爵爲妻，直到現在的兩百年間，白倫姆的家經過了不少變故，但總脫不了演劇員的生活。這樣的題材並不見得如何新奇，然而作者以體貼入微的筆姿在人物底個性描寫上得到了可驚的成功，尤其是刻劃婦女心理那一方面。然則但尼女士何以選一個演劇員的家庭來做她的小說的材料呢？這問題，我們可以看她最近答覆某記者的問話：

『我寫這本小說，覺得有無限的興趣，書中的事實就是離這裏五十碼以內的地方發生的，那邊是聖保羅禮拜堂，多娜（書中一人物）就在裏面結婚，再過去是柯梵園，狄魯里蘭，黎西庵諸戲院，「白倫姆戲院」裏的格羅里安娜是我杜造的，那不消說，但也得這幾間戲院的提示不少。』

我們看了她這段話，再看戲院的生活在她的作品裏佔有一個怎樣重要的地位，就可知道她這小說和她的環境是有極密切的關係的了，誰道偉大的作品是完全可以憑空虛造的？

隨後，那記者問她這小說的意思是不是忽然間來的，她答：

『哦，不！我這意思不知有了多少年，其實在小孩子時便已有了。大約十年前，我

會開始用勃蘭托更納的一家作過一篇編年劇，把一個父子的題目一代一代的紀述下去，婦人只做了裏面的附屬的人物。現在我這書裏的白倫姆就是根據於這勃蘭托更納一家的。但我寫作時並不因此而受到妨礙，人物方面也略有改變。惟故事的主體，和這家庭裏面的主要性質還是相同的。

「這多少還是一個父子的題目，是一個家庭裏面幾代間的故事，婦人方面比較注重了些，但也只有四個，即海拉烈，辣蒂斯，多娜和愛里諾。

「只有戲院才能夠做我移植勃蘭托更納的世界，我的小說不能用一個近代的背景，除掉戲院，什麼地方都已不許有一個君王和王后的存在，戲院是現在唯一的專制國家。

「我的小說著手於這裏，完全於這裏，但大部份是在德房寫的。」

由此看來，她這小說的材料又並不是偶然想起的，不過她的環境給了她一個完成的機會罷了。以下是她寫作的方法：

「我寫作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我也和阿儂思一樣，寫開了頭便要繼續寫下去，直至完成為止。」

「我在未聽見我的人物說話以前，是永不動手的。我們要好好認識他們，必須懂得他們說話的聲調，他們一說話我便覺得安心了。」

「我們要用種種的方法令他們快一點說話；愈快愈好，報告他們的說話是比較容易的，最苦的是等他們說話。」

「我初次的草稿有一部份是由我口述，請人記錄的。我細改後即用一蓄音器錄出。這錄出的東西就用打字機打出，以便第二次的修改；因為我的字跡很潦草，恐怕人家看不出來。」

「初寫時，每天能寫一頁已令我心滿意足。我好慢慢地潤飾。但寫多了，便漸與材料習慣，不用怎樣的修飾，這是很重要的。到了那時，我們漸覺得非寫不可。材料在這裏，我們要把牠寫下去。如果心中清明時，我覺得用口述的方法比較簡捷，鮮明，比較近於我所想的。」

「我不直接由我的經驗採取人物和配景，牠們都是我自己杜造的。」巴比昂斯「裏的居宅有人疑是真實的，實則都是我想像的。」



「我發表時好用假名，我覺得對於一個新作家，假名是一個極好的遮掩！並且我覺得「克禮曼斯但尼」這名字是一個很好的「作名」，比我的真名好。」

「我自然也作了許多報紙的文章，但我覺得非常吃力。比較起來，我其他的著作都只是一種遊戲。如果我能夠的話，我願什麼都不幹，單寫戲劇。我對戲劇擁有一個特別的熱情。」

「我起初也學過繪像。這幫助了我不少。」

「我現在有了五年的腹稿，想寫一部小說，一篇關於白蘭德的戲劇，和一本歌劇。這小說現在還不能完全地寫出來。戲劇和歌劇，我打算到德國去寫，我想到那邊去寫兩個月的東西。我現在手頭還有兩篇戲劇。」

「我寫「白倫姆戲院」花了整年的工夫。我寫作時什麼事都不幹，心裏只有一個問題，就是快一點把牠結束。有時也完全停下來。到城裏去過幾天，一事不理。其實，我的工作沒有定規的，我沒有時間表，可是寫開了一件東西，便要把牠寫到結尾，這只算是一種掙扎吧了。」

我們於此可以看出但尼的性情。

編者按：但尼女士的「白會舞戲院」，現由辛予先生在着手翻譯，不久可脫稿，將編入本社出版之矛盾戲劇叢書中，附此預告。

### 在歐洲譯出的幾本中國小說

歐洲人之研究我國的學術，本不自今日始。自馬可波羅以後，他們已漸注意到我們這龐大的文化之邦，德國學者格林于一七六六年說：「中華帝國現已成了我們的注意的，研究的，探討的和推理的特殊對象。」大哲學家叔本華於十九世紀初也曾說過：「我們於十九世紀認識這東方的舊世界，將不減於在十六世紀時發現希臘羅馬的古代。」他們的注重，於此可以想見。

其實，在我國明朝的時代，已經就有許多天主教的神父把我國的經，史，子諸重要書籍譯成拉丁文了。元曲「趙氏孤兒大報仇」於一七三一年譯出，一七三五年刊行。法國文學巨子維多雨果曾據此編成「中國孤兒」一劇，於巴黎上演。其後英國大偉譯了「老生兒」，法國茹里安及伯盛譯了一部「中國戲曲集」。小說和詩，如：「好逑傳」，「玉嬌梨」

，「花鏡記」，「今古奇觀」，「百美新賦」等，都先後譯成了西文，鐵中玉，水冰心等人物，一時在歐洲的讀者中出了不少的風頭，直至現在他們還常常說到。最近則如「聊齋志異」，「水滸」，「三國誌」，「紅樓夢」等，都已有了英文的譯本了。

但直至最近，這些中國書籍的翻譯，都只限乎於一班天主教的神父和在中國居住過的外交官。英國的劍橋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和里昂大學等，雖早已設有中國文學的講座，但都未能惹起一般人的注重。歐洲從來沒有一個專研究中國文化學術的機關。直至數年前德國衛禮賢博士（對中國古學極有研究，曾任我國北京大學教授）在佛朗克府設立了一間「中國研究院」，風氣總為之一變。這研究院出有刊物一種，叫做「Sinitica」（拉丁文即中國之意），現已出至第六卷第五號，無意中竟成了一個歐洲人研究中國學術的中心。法國今年也在巴黎設立了一個「中國研究高等學校」，想將來對於中國學術定有一番新貢獻吧。

大屋博士（Dr. Vincenz Hudhansen）是德國一個研究中國著名學者，最近擬刊行一種中國名著叢書。前曾把「西廂記」譯成德文（譯名為 Die Westzimmer），現在譯

的「琵琶記」(Die Laute)又已出版。「琵琶記」在法國於一八四一年就已由伯盛先生譯就出版，「西廂記」也於一九二七年由穆杭先生(George Soulié de Morant)譯出在巴黎 Flammarion 書店刊行(譯名為 L'amoureuse Orville)。但比較起來，似都不及大屋博士譯的那麼忠實美麗。據說他將來還擬繼續翻譯呢。

如上所述，西洋人之研究我國的文學，實已由來很久。但直至最近，他們所注意的多是我國的「線裝書」。至於文學革命後的新文學，真是鳳毛麟角，不易多得！這固然因為我國現在還沒有一個足以使他們特別注意的偉大作家；而他們學習我國語言很感困難，一二深懂漢文的作家，只知注重我國的政治，以及古書的考辨，尚無餘暇顧及我國的現代文學，也不是無因的。在東方方面，好像有日本和一二在中國刊行的西文報曾零星譯了許多如魯迅，郁達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在日內瓦出版的世界語雜誌似也譯過些冰心女士等的作品，但發表的地方多在各報章雜誌，流傳既不普遍，自然無從引起他們的留意，真正的介紹，實談不到。在法國方面，兩年前曾有一位名叫 Basile alexandrov 的俄國人作了一篇「中國的現代文學」論文，登載於巴黎評論雜誌。文中也只論到林紓和梁啟超

諸人的作品，最後說到五四運動和我國的文學革命，並譯了幾首胡適之的「幹！幹！幹！」的小詩，此外在歐洲無論何國，找不到一本我國現代文學的繙譯，無怪乎他們對於我國近代的民情會這樣地隔絕了！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近來忽然有了一本我國現代的小說呈現於歐洲讀者的眼前。這就是冰瑩女士的「從軍日記」的法文繙譯，出版處為巴黎的 *Valois* 書局。譯名為 *Une Jeune Chinoise à l'armée révolutionnaire*（革命軍中的一位中國少年女郎），此書出版後，立刻引起了法國批評界的注意，大家評為中國現代浪漫派的代表作，大有「相見恨晚」之概。大文學家羅曼羅蘭也認為是「一個人類的文件」（*Un document humain*）我國青年於最近革命時的熱情，藉這本書給歐洲人認識了不少。這也許是歐洲人認識我國現代文學的一個開始吧？我們拭目以俟之。

散 記

奚定文

把一切歸附於命運的人，他的一生不是在作著一個長的夢嗎？

自私自利的心理，連瘋子都有的。

一個人到死的時候，方知還反省，而且，這一個反省才是最真誠的。

窮人的腦子裏永遠會有個富人。但是，在富人的腦裏是難找到窮人。

化子要錢，現在已漸漸有人把他當作職業了。

## 矛 盾 陣 營

### 七 所謂「民衆戲劇」

于展

歷史的車輪展開了十九世紀這個偉大的而且是嶄新的時代，於是「民衆」這東西，居然也值錢起來了。馬路政客要上台做官的時候懂得請「民衆」來捧場，辦教育事業的人也懂得利用「民衆」來做報銷公款的單據，自稱爲中國普羅文藝的大作家們也懂得找幾個下流青年來喊口號，說是「民衆」在擁護他們了。此外甚至開一月小小的包飯作老闆，竟也堂而皇之的榜其招牌曰「民衆」食堂。這個要「民衆」，那個也要「民衆」，要「民衆」的主

們雖然是如此之多，然而「民衆」的數量到底是有限的。因此這廣大的「民衆」漸漸有些像臘月二十三日的灶神齊慶一樣，只見大家湊備了轎子送他上天，而他自己反覺得分身不開，無所適從了。所以，「民衆」這口號盡管讓人家亂喊，可是真有幾個確實找到了「民衆」的，還是問題！

雖然，事實僅是事實，喊口號則始終還是在喊口號。不久的以前，南京市政府教育局的諸公務老爺，於「等因」「奉此」的官腔之餘，居然也來提倡「民衆」戲劇了，並且不僅是提倡而已，簡直還要「實驗」。漪歎盛哉！多麼響亮的金字招牌啊！此即所謂「南京民衆戲劇實驗團」之由來焉。

敬查「戲劇實驗團」之組成份子，適是將教育局的幾位能夠做雙簧，捧捧戲子的大職員，以及夫子廟各清唱茶樓之頭二牌歌妓為基本團員，此外則如身為小報記者而兼稱所謂票友也者的文人雅士，混身脫得精光好似紅頭蒼蠅戲燈草一般的歌舞明星，大世界京戲場上的「京胡聖手」，照相館裏的小夥計，影戲院裏的收票員，一切等等，固無不各色俱備，樣樣齊全，聚這樣一大羣牛鬼蛇神的「民衆」於一團，則其所「實驗」的「戲劇」



之必定爲了「民衆」，當然「貨真價實」而可以無庸疑問的了！

然而，不然！在該團借座南京大戲院「實驗」第一次的「民衆戲劇」而順便籌募基金的游藝會上，我們却看見了這樣一張節目單：

苗姦如 郭紅媽：「坐宮」

姚玉蟾 汪曉峰：「賣蟻送酒」

姚玉蟾 彭菊牧：「梅龍鎮」

梅花少女歌舞團全體：「後台」

自然，像這一類「白晝見鬼」式的京戲和類似賣肉的所謂歌舞，那是最迎合「民衆」口胃不過的戲劇（？）了。然而要知道所謂「民衆」的戲劇，乃是要領導「民衆」去歌賞向上底正當底藝術的，決不是盲人騎瞎馬似的跟在「民衆」後邊拖尾巴而用低級趣味去拍「民衆」底馬屁的。否則，「民衆」喜歡抽大烟，你還得特地編一齣獎勵販賣鴉片的「戲劇」來「實驗」一下哩！

本來，談「戲劇」原不是淺薄得只會唱雙簧的無聊人所能率爾爲之，更何況是「民

衆戲劇」。假使照這樣搜羅些歌妓舞女來開一次游藝會而就算「實驗民衆戲劇」，則昔日唱文明戲的陳大悲汪優游等人，早應該和 Shaw, Bernard, Ibsen, Henrik 等並肩齊驅於世界劇壇之上，「民衆戲劇」也不待今日南京市教育局諸公務老爺來「實驗」了！

寄語「戲劇實驗團」諸公，你們的「民衆戲劇」如果再這樣「實驗」下去，不僅遠離「民衆」，簡直連「戲劇」的影子都快要捉不牢了。曷弗埋頭銜下，多讀幾本戲劇理論，再來丟臉出醜呢？

### 八 說風涼話者

右謙

在中華民國的四萬萬同胞裏邊，常常可一碰到許多聰明得應該絕子絕孫的說風涼話者。這批傢伙，能力與學識多半是淺薄得要命，而慾望則又像「烏龜想登天」似的高。他們只要看見別人在經營什麼事業，立刻就起嫉妬之心，於是今天來挑剔這個，明天來譏笑那個，好像如果將這項事業讓給他來做，則必定一日千里，十足成功的。這樣的風涼話，當然很容易受人歡迎，因此，就有一大羣盲從的脚色來擁護他了。

既被擁護之後，說風涼話者便爬上台來取而代之了。無奈力量太薄弱，不僅幹不出

一點成績來；反將事情越攪越糟。沒辦法，只得賊一般的靜悄悄溜下台去。這樣，總應該死心塌地的安份一點了吧？然而聰明的說風涼話者是不肯如此老實的，他們還是和從前一式一樣地再去挑剔那繼續來辦事的人。所以這批說風涼話者，你要他「成事」，當然「不足」，請他「敗事」，倒的確是游刃「有餘」的。中國一切事業的辦不好，這批東西應該負全部責任。

這些說風涼話的傢伙，在政治舞台上也多得難以數計，孫科，陳友仁兩先生，即其十足的代表人物。方東北事件發生之際，孫陳兩先生以在野的資格，拚命向政府攻擊，罵政府昏庸，說政府不抵抗，同時還發表種種意見，使我們民衆欽佩得五體投地。就事實講，此時的政府雖不致有似孫陳嘴裏說得那樣一錢不值，但太軟弱是無可諱言的。孫陳二先生風涼話既然說得如此有辦法，於是大家都請他「東山再起」，以救蒼生了；一上台，孫先生是擔任了他自己主張的責任內閣制的行政院長，陳先生呢，自然是外交部部長。吾輩小民，滿以為從此國事可以化險為夷，日臻佳境了。誰知他們兩先生上台一個多月，除掉更換大批高級官員之外，什麼都毫無辦法，至於東北問題，也不過唱幾句「絕

交」高調而已。結果，竟又無聲無嗅地向上海溜之大吉。

孫陳兩先生回到上海，大批的風涼話又來了。什麼主張不能貫徹啊，受人牽制啊，好像他們之所以溜逃，還是理由充足得很哩。其實，掀開天窗說亮話，孫科陳友仁的能力如何，我們民衆是完全領教過了。「猴子打木樨拳」似的說風涼話，徒見其「心勞日拙」耳！

處於眼前危亂局面下的中國，我們除掉埋頭苦幹而外，決無他法？彼說風涼話的人，豈尚有一點兒「人心」哉？雖然，說風涼者假使沒有那些自自的脚色跟在後面，吹影吹聲，則縱使說風涼話者喊破了喉嚨，也不會有什麼鳥用！

### 九 摸屁股文學大發賣

予 展

「懶人的春天哪！我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

這一段「唯美」得連「三」都要搖頭伸舌的千古不朽名句，大概誰都知道是當代文壇第一號賣肉才子，連張女人「越胖越有趣」的大文學家，「情書一束」「古廟集」「櫻花集」「種樹集」「枕上隨筆」「窗下隨筆」等書的作者章衣萍先生底傑作。章先生一

生的技能，依據他自己所作的那些半自傳式作品來研究，大約最擅長的是：「把舌頭伸進她嘴裏去」，「摸粉紅色顫動的乳頭」，「低頭下去和她小腹底下的一叢黑毛凶惡」，「撕下她的褲子來」等等，而「摸屁股」這套技藝，則尤為拿手傑作。你想：「雙」微有點發燒的手」，從「褲腳管裏伸進去」，摸着那兩片「豐肥得稍微揪一下就要起白紋的屁股」。這該是多麼有詩意的玩意兒啊！世界之廣，才子之多，然而有誰能夠像「吾家」章先生那樣「淫而不俗」的好本領呢？

章先生對於「摸屁股」這樁事，他不僅屢次在他的巨著《中國文學來介紹給一般年青的讀者》，甚至不惜犧牲色相，親自和他的夫人吳曙天女士好像「春宮」似的合拍了一張摸屁股姿勢圖（圖中的吳曙天是站在石凳上的，章先生自己則站在地上，以右手摸其夫人之屁股，姿勢甚美，讀者如不信，可買一本《古廟集》來看看。所費不多，只要大洋六角。）印在《古廟集》中，俾一般青年讀者可以從理論走到事實，「無師自通」的「如法泡製」。於此，我們可以知道章先生對於這項工作又是如何「不厭求詳」地賜惠給讀者們！

雖然是如此喜歡摸屁股，章先生却也和一般文人一樣地有點「懶」脾氣，所以只要

「懶人的春天」一到，他老人家就立刻「連女人的屁股都懶得去摸了」。但是時至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吾家」章先生忽然大轉大變，一改往日常態，不僅「女人的屁股」不「懶得去摸」，竟然答應「許多男女青年」來信的要求，開辦起研究文學的學塾來了。事實上，章先生這一年來爲了替專請周瘦的這下流胚來主幹「紫羅蘭」的大東書局編輯那本「現代學生」，已經忙得連「屁股」都不大有功夫摸了。無奈這「許多男女青年」，求知慾過強，他們覺得看了摸屁股姿勢圖還是有點糊塗；不大清楚，非請章先生「現身說法」地親爲教導不可，於是「紛紛來信」請求授課；而「吾家」章先生也覺得「情難推却」，遂決計於此「懶人的春天」，集天下英才而育之。不用說，章先生所授的課當然是「摸股文學」，而供給諸「男女青年」學生來實驗的器具，也當然無疑的是吳曙天女士了。

預料章衣萍先生暨其夫人吳曙天女士這筆「摸屁股文學」大發賣成功之後，中國文壇上一定會產生出大批摸屁股的文學作家，而將來修中國文學史的人，也一定要另立一章「摸屁股文學的勃興」來詳紀其始末。至於章先生賢夫婦的大名，當然應該編入「世界文學名人大辭典」了。如此豐功偉跡，我深願教育文化當局。其速明文褒獎之焉可。

懶人的春天哪！我連這篇文章都懶得寫下去了！然而假使章先生會介紹一隻「豐肥得稍微掀一下就要起白紋的屁股」給我摸摸，則我立刻就替章先生寫一段墓誌銘道：

「長眠於此者，是中國摸屁股文學發明家章衣萍先生。」

持墓誌銘以待，決不食言，章先生盍來一試乎？

## 十 論「國三都」

于 展

停泊於南京下關江邊之日本軍艦無論砲轟十一下的次日，這堂乎其皇的首都，立刻陷入於騷動狀態中，羣情惶恐，衆心顛慄，住下關的搬進城裏來，住城裏的逃到鄉下去，甚至連往日逍遙於下關大馬路上的狗，也四脚飛騰的伸長了紅舌頭向城南夫子廟一帶直奔。當此時焉，我國民政府爲「避免暴力之威脅」，作「長期的抵抗」而「自由行使職權」起見，亦毅然下遷都洛陽之令，於是昔日藍底白字的各機關木質招牌上，一律換上了白底黑字的「×××南京辦事處」紙條了。誠可謂：「大砲數響卸舊板，紙條萬戶更新名。」

據道途傳說：遷都這回事，在先中央各委員咸認爲跡近逃避而無多大意義，故贊成者絕少。獨馮委員玉祥主張最力，他的意見彷彿懼南京兵力單薄，在洛陽則有他老先生

的重兵駐守，可保護政府不受威脅而行使職權」。所以在中央討論此事的會議席上，馮委員見自己的主張無人附議，曾拍桌大罵，說是「那一個不贊成遷都洛陽的就是賣國賊。」賣國賊，這罪名實在太大啦，誰也不願擔任！不用說，遷都這提案就在一拍一罵之下通過了。

一點也用不着疑問，馮先生之所以要堅決主張遷都，曾在不做「賣國賊」「避免威脅」「自由行使」他的「職權」。而且可以「長期抵抗」，萬一抵抗不住而南京失守，則南京已非首都，既非首都，則縱使失守也不算亡國，馮委員而能使國不亡，則豐功偉績，必定名垂後世，豈僅不是賣國賊哉？

考我國在軍閥時代雖曾建都北京，然一經革命之後，早已廢置在案。此處當然放在一邊不談。南京爲孫中山先生所指定的京都而我國民政府遵其意志而實現之，名曰首都，此第一都也，馮玉祥委員主張來做賣國賊而遷都洛陽，名曰行都，此第二都也。最近，二中全會在洛陽舉行，又議決於西安建立陪都，此第三都也。一國而有三都，原是足以編入「笑林廣記」的故事，但就馮委員的意見而伸述之，則爲不做「賣國賊」而已。蓋



失首都則政府早已遷行都，萬一再失行都，則政府尚可遷陪都，如此一遷再遷，聯續不斷的遷下去，豈非中國永遠不會亡嗎？

記得中華書局發行的「陸軍旗」，以能奪對方的軍旗為勝利。但是能安置「軍旗」的地方，却只限在畫了城牆的三格內，如果軍旗被對手別的棋子追着，便不准逃出三格之外去。大約發明人的原意，適是要測驗下棋者之智能而使每盤棋有真正的輸贏結局也。

照此說法，則馮委員主張一國有三都，豈亦欲使國民政府遷盡三都之後而一顯智能乎？雖然，時至眼前，上海戰事已經「協定」而「停戰」，而我們這位不做「賣國賊」的馮委員又以某種企圖不隱之故，消遙於高山流水之間久矣，所謂一國三都，彷彿將成為過去的史蹟。然而大家應該千切記牢，當你回想到這「笑林廣記」式的三都故事之時，萬勿忘記這位曾經主張不做「賣國賊」的馮委員玉祥，等於不能忘記他那件破灰布面子而用上等狐腿做裏子的軍裝一樣。

### 一一 請廣開審查之門

予 展

民衆創辦一種事業或者是製造一樣物品，政府機關先審查之而後准其設立或行銷。

此迺近代文明國家應有的規例，法良意善，殊值得擁護，服從。然而，這些擔任審查責任的人，關係重大，決不能不管阿狗阿毛，隨便拉來充數；工程事業一定要請工程專家審查，化學物品必須要請化學博士檢驗，反是則殺雞請了劊子手，造屋請了箍桶匠，其不肯離審查之原諒者，鮮矣！

溯自民國十六年革命成功，我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黨政當局對於這項審查工作，確是非常注重。單拿關於文化的一部份來講：有戲劇審查委員會，有出版物審查委員會，有電影審查委員會，名目林立，大有「不克備載」之勢。但假設細查這些委員會的負責人物，則不免令人有些好像走進了夫子廟裏的古董攤一樣地感慨；蓋袞袞諸大委員，或係出入汽車之達官貴人，或係「馬浪蕩」式的機關職員，其中幾無半個委員是對於文化藝術有專門研究的，因之「魯魚豕亥」，強不知以為知的笑話百出了！

譬似，看見了一本用紅色封面的刊物就立刻查禁，發現了有「馬克思」「社會科學」「鬥爭」等字樣的書籍就馬上扣留，此種情形，皆由於審查人員之只審外形而不「查」內容，有些簡直是即使「查」了內容也「審」不清楚，爲了審查者一種類乎自作聰敏的觀念的動

機，曲解，誤會，隱成「家常便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樣一來，不單距「審查」之原意過遠，在某種意義上簡直可以說是摧殘文化藝術，再拿審查電影這事情來講，據我所知道：就鬧不過不足以編入「笑林廣記」的趣事：——

聯華公司攝製的「野玫瑰」，審查委員以為玫瑰是色「紅」而多「刺」，且又是「野」的，大有宣傳赤化嫌疑，故硬生生的替牠加上「我的」兩字。「賴婚」這片子則因為名字和本外國片子相同，跡近不愛國，於是牛頭不對馬嘴地替牠換上一個「禮拜六」派的名字，叫作「失足恨」。一部俄國電影「亞細亞底狂風暴雨」硬把牠改作「國魂」而在後邊加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因為一部美國歌舞片子譯作「蝶甜花醉」而科以罰款，以及任意剪片等等，莫不錯誤百出，荒謬絕倫。原因無他，審查者之不知藝術為何物耳！

說句老實話：像南京戲劇審查委員這批仁兄先生，請他們到夫子廟清唱茶樓去審查那一個歌女臉孔白，那一個歌女的板眼唱得准，這倒是很適當，至於這些真正「審查」的工作，大可以低心下首，聘請幾個有研究的人來指導指導纔是。

黨政機關的大人先生們！請你們廣告審查之門吧！否則，我們的牙齒和嘴巴要保壽

險了。

歡迎讀者們大量的供給  
我們以本欄的稿件！

## 從編輯部播送

子農

爲了「發動號」那幅插圖，以及某篇文章之作者的關係，這本刊物幾乎弄得不能再和讀者們相見。然而「真理」究竟是有力量的，經過好多天的辯駁與爭執，我們總算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不過本期的出版日期，却不能不因此而延誤幾天，這點，只好請讀者們原諒！

從本刊發動之後，我們接到很多讀者的來信，全是熱情而且誠懇的貢獻給我們以不少的良好意見；總括起來，大概可分作三點：——

## 一 編輯方式要脫離「開展化」

二 另設一個供給讀者們討論與研究的通訊欄

三 增加「矛盾陣營」的篇幅

對於第一項，我們並不預備什麼答覆，原因是在我着手編輯本刊之始，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去模仿任何一種刊物的方式。倘使有人以為編排形式之近似「開展月刊」而即認為是「開展化」，則這種觀念的本身就有點講不通。事實上，每個編者總各有一種自己認為適當的編輯方式，這正似讀者們見解之不能一致是同樣的。以前我編過幾期「開展」，現在又來編「矛盾」，則兩者之間就難免略有近似的情況，不過這種外形上的近似如果並不妨害到內容的健全，作算完全相同，也無多大關係的。更何況「矛盾」與過去「開展」的性質，態度，均有很明顯的軒輊之在着。「開展化」這名辭是我們絕對不能承認的。

第二項的「讀者通訊欄」，我們在發動以前也曾想到過。但名義上既稱「讀者通訊」，則開始來「通訊」的就應該是真實的「讀者」，像「生活週刊」的編者韜奮先生那樣自己寫了信請自己答覆的玩意兒，我們總覺得有些近乎「說真方賣假藥」的江湖氣派，因此便沒有

設置。此後如果讀者們有興趣來作這樁工作，則我們決計讓出地位來另闢一欄。但通訊的題材，應以討論文藝上底各種問題，及中國社會一般現狀之批判等為範圍；至於什麼解決三角戀愛這一類的通訊稿件，還是請讀者們寄給「生活週刊」之流的刊物去，較為妥當，因為我們底一羣全沒有像韜奮君那樣「淵博」。

至於增加「矛盾陣營」的篇幅這一項，我們自當在可能範圍中虔誠接受。本來這欄的文字是很容易開罪於權威者和牛鬼蛇神的醜惡之羣的，遭羅禍患，自在意中，但祇要被我們「開罪」的人物確實是社會大眾所痛恨的，則縱使「白刃加頸」，我們也不肯稍微放鬆一點的。「以我們鋒利的矛，去刺破一般醜惡者拿來遮隱他們底罪孽的盾，更以我們堅實的盾，來抵抗一般強暴者用作欺凌大眾底凶器的矛。」勇敢的讀者們，請一齊參加到這陣營中來，這裏是大眾的前鋒，這裏是大眾的法庭，我們將以血和力去換得「真理」！

此外，我們還得向外界鄭重聲明一樁事情：——自從「矛盾出版社」成立後，有很多人誤會這組合是以前「開展文藝社」的化身。究其原因，不外兩端；第一是「矛盾」的組成份子多半是「開展」的社員，第二是社址的同為一處。其實，「矛盾」與「開展」不

僅沒有組織系統上的連繫，即我們這幾個發起人，也是在脫離了「開展」之後纔來進行這組合的。且以性質而論，「開展」是文藝愛好者的集團，而「矛盾」則純粹是出版合作機關，至於地址，不過是「開展」遷移後，由我們繼續住下來而已。所以此後如有關於「開展社」的信件，及訂書，稿件等糾葛，我們一概不負責任。希大家注意。

近來，我個人好像交了「挨罵運」，有的罵我是「滬寧路上的一條狗」（典見「文學雜誌」第三期「南京文壇通訊」篇），有的罵的我是「強出頭的烏龜」（典見「紅光」第十四期「民族主義文藝作家論叢書」篇），名目甚多，不克備載，而與我同樣挨罵的，尚有朱應鵬，李贊華，葉靈風，王平陵諸兄。除此之外更有以我和王佐姦女士解除婚約這事情來作為謾罵的口實者，則尤覺生面別開，「天真」得似同三歲小孩子一樣的有趣。本來對於這種避開理論底鬥爭而專以謾罵為能事的下流動作，原可置之不聞，第恐謾罵者以為還沒有把我罵死而未能滿足，故特借這裏的一點篇幅，表示我個人決不會姑負他們的雅意，然同時也順便提醒這些謾罵者一下：優生學家還不會發明一種可以被罵得死的人哩，除非你用毒藥，用手槍。中國的普羅列塔亞作家「普羅」了三四十年，却始終不曾看見他們有半篇真正爲了



勞苦大眾的普羅作品，只有罵人這一樁工作，倒確實是「普羅」得不能再「普羅」了。佩服！佩服！

本期稿件，仍側重於創作方面。其最堪注意的是：臧君的小說「洗臉巾」，這位作者是具有非常別緻的作風；他用到一種很簡潔的字句，深深地刻劃出這羣可愛的勞働者底日常生活——「汗，混合在泥土裏來築路，那是爲了要路堅固，而永久……」——這是多麼沉痛的暴露啊！我們應該從這之中理解作者的啓示；別把這篇作品當作一個平凡的故事來看待。

其餘，祖澄的「長人」也寫得很細膩。袁牧之的「鐵蹄下的蠕動」是一個 *Decaytion of Feelings* 劇本，描寫的手法只着重於把握觀衆的視覺；訴之於聽覺的對話幾乎少到可以說沒有。這一種的劇本如果閱讀起來是不會有多大興味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效果則很大。近期歐洲的劇場中時有此種戲劇之出演，在中國似乎還沒有人嘗試過。「失」這篇散文，非常幽默，作者李孟平兄是一個熱情的年青人，這篇作品正似其本人一樣的可愛，下期將有他的一篇小說「奇蹟」刊出。

「別」這首詩是一個新起的女作者沈紫曼所作，無論在情緒與技巧方面，全很成功。過去她曾在「新時代」月刊發表過好多篇小說。她還有一篇描寫淪變後災民逃難的小說，也准定於下期本刊發表。

自這一期起，本刊開始登載惟明君翻譯的長篇小說「雙絲襪」，原著者P. Romanic是蘇俄的「同路人」作家，以擅長描寫兩性生活和婦女心理著稱於俄國文壇，他的作品經介紹到中國來的還很少。本篇的主題是描寫蘇維埃現制度下智識階級的苦痛，以及俄國婦女過火的浪漫行爲；與眼前專門主張階級鬥爭，暴動等的作品全然不同，從這裏，我們將聽到階級專政的國家中被壓迫者之呻吟。全篇二十餘萬言，我們預備在年內登完，並發行單行本。

三期本刊，或將與四期合刊，預先在此報告一下。